雲間志
九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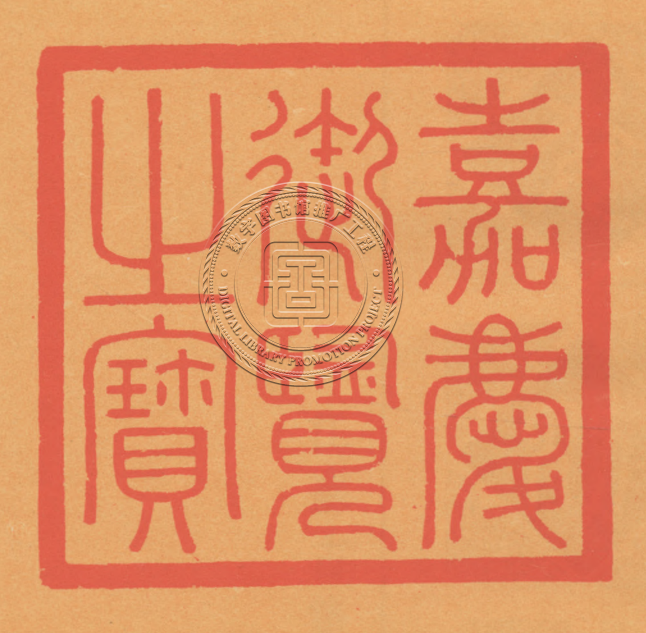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九國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揅經室外集卷一

九國志十二卷提要

宋路振撰案宋史本傳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淳化中登甲科真宗時知制誥嘗采五代僭僞吳南唐吳越前後蜀東南漢閩楚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未成而卒王應麟云書凡四十九卷其孫綸增入荆南高氏於治平中上之詔付史館實十國也書錄解題則云末二卷為北楚張唐英補撰合五十一卷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總題為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俱不及綸益綸雖經增輯而當時所傳播者則唐英

所補也此書世久失傳惟曲阜孔氏尚有舊鈔殘帙用以重錄得列傳百三十六篇編為十二卷而世家之文已不復見卷帙叢殘闕佚過半然藉此以裨五代史之漏略已不少矣

九國志總目

楚臣傳十九首

卷十二

北楚臣傳一首

九國志目

九國志卷一

宋路振

吳

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睿帝天祚三年爲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三年也歷傳四主凡四十六年

世家

太祖 姓楊名行密初名行愍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唐中和三年起兵爲亂光啓三年入揚州自稱淮南留後景福元年七月再入揚州唐以爲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封宏農王天復二年進爵吳王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薨年五十四謚曰武忠武義初改謚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武皇帝陵曰興陵

烈祖 名渥字承天行密長子唐天祐二年冬嗣位五年五月戊寅爲張顥徐溫所弑年二十三謚曰威武義初改謚景王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尊爲景皇帝陵曰紹陵

高祖 名隆演初名瀛又名渭字鴻源行密第二子唐天祐五年五月巳卯嗣位十六年建吳國改唐天祐爲武義元年二年四月巳丑薨年二十四謚曰宣乾貞元年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

肅陵

睿帝名溥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改元順義乾貞元年稱帝天祚三年禪位南唐昇元二年十月辛丑薨年二十八追謚曰睿皇帝葬平陵凡改元四順義六年乾貞二年太和六年天祚三年

列傳

袁襲　劉威　陶雅　李神福　臺濛

張訓　李遇　劉金　秦裴　馬珣

劉存　李簡　柴再用　陳璋　侯瓚

朱景　張崇　王綰　王稔　李厚

陳知新　朱虔祐

袁襲

龔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淵明偉家秦畢之亂高駢辟行密爲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襲言於行密曰高駢惓於政事聽惑妖妄彥等雖以誅呂用之爲名觀其事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贊於公耶行密善其言乃移檄諸州誘集徒衆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畢害駢襲勸行密縞素舉哀於城下衆皆義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户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今城辥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是重擾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擁衆來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大衆心持兩端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擒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霸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

欲遁歸海陵龔曰不若歸合淝繕甲兵再議攻取今楮乾
家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果自天長迓謂龔曰無子
吾幾不得歸行密平宣州獲趙鍠留與其弟同館鍠與梁
祖有素果遣使來求鍠時龔寢疾行密使人問龔龔曰但
斬首送之必無慮也未幾卒龔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必折
節下之行密哭之曰吾每恤刑而龔好殺享年不永深可
哀也

劉威

威廬州慎縣人少爲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頵陶雅俱爲
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淝上及平秦畢有功表領書州刺
史大順初與安仁義敗孫儒別將劉建鋒於武進其後儒

兵益集威與覇屢爲所敗行密將歸銅官威曰今衆寡勢殊難與爭然儒焚室掃壘絶後而來糧若不繼何從洪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窺之坐待其斃行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虔吉撫信之衆十餘萬將復鍾傳舊地時州兵無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平渭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爲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移鎮鍾陵復多專刑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幕客黃訥謂威曰公受

謫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爲先容渭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卒於鎮年五十八

陶雅

雅字國華合淝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防秋靈夏雅與行密淝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陁有功從爽鎮河陽還補廬州衡山指揮使行密據合淝遣雅平鄉盜秦定過修已等還八營主將光啟初破桐城吳迴擊李本於挪子山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爲舒州刺史爲蔡盜許勍潛兵夜至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破趙鍠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儒軍於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

團練使田頵攻歙州時給事中裴樞守新安將歸款於行
密以宣州副使魯郃往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苞歛
爲事惟雅寬厚人多便之樞因遣閒政山人聶師道往說
頵曰苟得池陽陶牧爲守州人孰不承命頵驛報行密因
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樞奇之及樞至京師奏雅
爲歙州刺史天福三年田頵以宣州叛雅以州兵助臺濛
伐之頵出戰橋陷墮馬爲帳下小卒許渥王綬所殺宣州
平兼西南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聚盜據婺源行
密以爲滁州刺史婺源歙屬邑武恃險未嘗謁雅及頵叛
武多行剽劫至是雅移檄聲言討洪饒由婺源往武引弟
姪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顧左右擒殺之緩轡入其營中無

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睦州歸欵吳越遣萬衆攻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營遁去將吏白雅欠伸不應乃下令曰明旦有軍士不在營者俱斬果遞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州刺史沈夏以功遷衢睦團練使江南都招討會宣州王茂章叛奔越雅虜茂章伏兵斷其歸路乃令大將軍金師會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衢睦婺三州復没八年移鎮武昌雅利黟川殷阜上書寢之遂遥領武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事十年八月卒於任年五十七雅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雖臨陣敵常褒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有推刃傷手及爲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兄弟以

孝敬非公宴不舉音樂踈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縣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或以陶爲字焉

李神福

神福洺州人幼執親喪哀毀過瘠鄉里異之及長沈厚勇敢唐末四境交募勁兵因隸上黨軍籍時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王重屯淮海因投於行密中和中同安賊陳儒攻刺史高澞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謀於神福對曰此羣盜烏合易與耳公但聲言赴援可不勞尺刃爲公解之乃請本軍旌旗間道以入既夕引州兵出外各持旌旗入列大陣之狀儒果夜遁行密大奇之光啟二年壽州張翱叛寇淝上神福率兵與戰敗之於楮城秦畢之亂

高駢召行密因遣神福諭曲谿劉金盱眙賈令威各以義兵來附破秦畢軍神福功居多會選卒爲黃頭軍遷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龍紀中涇縣王賞太平稽常滿俱聚盜剽鄉里神福引兵破之但誅其首惡餘皆不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溧水行密遣神福將兵禦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倍不戰況儒衆十倍於我當且避其鋭以驕之乃退舍而儒衆果怠神福乃選鋭卒躋險夜襲之果大潰又擊儒要山寨破之擒其將李宏以功改左游奕將銅官鎮遏使田頵爲孫儒所敗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彼前不得戰退無儲糧此送

死之道行密曰善因以神福爲宣池兩路都游奕使是夏儒食盡果敗以功奏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廬州刺史蔡儔叛遣何瓌來寇神福迎擊於青斗山大破之遂傳城下賊平遷左衙都校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福元年與呂師造攻臨安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令羸老行又令師造設伏青山路自將一軍殿後夜未半全武果盡銳來追神福僞北走伏軍發前迺來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鏐先塋焚其樵採及獲全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犒賂而迺二年改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年攻杜洪於鄂州大敗洪軍時城中積荻山上神福謂將軍曰今夜焚此諸將

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至灄口分焚樹僞爲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荻應之諸將伏其智梁祖遣將韓勍率步騎萬餘屯灄口又令荊南以舟師赴援成汭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舟人雖盛然首尾懸絶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別山汭果敗溺水死勍亦引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會宣州田頵叛襲昇州劫神福與帳下妻子俱歸宛陵厚養之以誘神福行密急書召神福覽書袖之揚言曰鄂州尚未下又令急取荊南因號令諸軍速闇順流而下頵遣將王壇汪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遺神福書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使擊壇建破之復戰於皖口又敗其衆浮尸棄舟蔽江而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

加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疾甚求醫於江都卒年五十

臺濛

濛廬州合淝人少爲金牛鎮將行密據合淝始來歸從征秦畢趙鍠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言爲孫儒敗於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城守未固軍士大恐濛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卒傳諭往返者數四謂大衆屯集中夜皆遁去及儒柵陵陽濛於魯江五堰作輕舟餽糧終儒之世軍無饑色從行密歸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寧三年破蘇州以濛守之越人水陸大至濛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糧盡濛拔衆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

眴山以濛爲海州刺史在任貪殘爲郡民所訴又爲田頵所譖降爲漣水制置使天復三年田頵叛於宣州行密歷數諸將無敵頵者乃謂濛曰非公莫可濛曰頵不守富貴自取滅亡濛今仗大王威武以順翦逆往必擒頵願王無慮行密大悅濛初入其境卽翻陣以往軍士俱笑其怯濛曰願宿將多謀當自過防翼日果遇陣於廣德濛欲奪其銳先以行密書遺頵將校皆下馬拜受因其擾亂濛麾衆擊之頵兵大敗乘勝遂圍宣城冬十月頵出州外求戰登橋馬墜爲外軍所殺宣州平行密承制加濛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卒於治所年五十

張訓

訓字克明滁州清流人身長八尺餘要帶十圍中和三年歸行密於合淝行密訪以方略悅之令從石令言攻同川克其城從田頵擊張翱於楮城入擊趙鍠昌山兵破之克宣州訓功居多遷左右黃頭指揮使以所部戍廣德拒孫儒於黃池從李神福襲歷陽下滁州孫儒焚廣陵悉銳攻宣州行密命訓潛軍入廣陵滅其餘燎獲軍儲數十萬以賑饑民行密命馬耎守廣陵耎叛爲諸將所殺城中大囂訓整師以出衆乃定孫儒之起也毗陵守將劉建峯從儒俱西土豪陳可兒據毗陵訓率兵奄至城下可兒倉卒出迎訓於馬上手刃殺之奪其兵入城中又率兵絶儒糧道於安吉馬頭儒敗訓論功爲最景福元年從行密歸江都

路經毗陵行密顧左右曰毗陵大城也訓一劒下之不亦壯哉即授溫州刺史乾寧二年屯兵漣水以備梁師劉知俊聚糧石碣戍守皆潰盡焚其儲積訓歸路出東海爲知俊所邀訓擊大破之清口之役吳師悉起訓帥所部迎行密行密喜以兵千人令爲前鋒會朱瑾假梁人兵鋒先入其壘訓登岸疾戰踰柵而入遂破龎從軍以功授淮海遊奕使天復三年王茂章平密州以訓爲刺史會梁祖以大軍至訓謂諸將曰城孤師少何以待之皆欲焚城掠聚而去訓曰不可如此則我師難歸遂封府藏下懸門立虛幟於城上遣老弱居前訓自以銳兵殿其後梁軍前鋒至見城上旗多未敢逼數日方入城又見府庫城邑晏然如故

亦不追之天祐七年遷黃州刺史卒於治所訓質直勇而多力嘗渡毗陵西橋馬畏不渡乃持尾鬣舉之以濟然不恃其勇故多功保全焉

李遇

遇合淝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啟中禦梁軍於慎縣遇單騎按槊卒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秦畢趙鍠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常州刺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毗陵仁義善射諸軍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窺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爲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溫怒命柴再用

將兵送王擅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逾月不克時宣王遣典客何莞說遇曰公本圖反請斬莞以狥本無反心可隨納款遇聞王命遂開門委命溫族之孫仁義方嬰爲人匿之而免李昪秉政以仁義爲縣令

劉金

金淮陰洪澤人光啟中江淮兵亂從鄉酋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衆行寇營廣陵金盡以其衆来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鍠於陵陽明年金度鍠必遁思以計擒之因偽與鍠通好約爲外應鍠大以金帛爲遺復夜迎金入卧内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鍠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爲女壻也鍠聞之沮喪果

宵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全拒之屢破儒軍以功

授滁州刺史行密破鍾離移濠州刺史未幾遷團練使天

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密女渥襲位遷過口兩城

使乾貞初授清淮軍節度使

秦裴

裴慎縣人少驍勇頗洪獷以鷹隼爲事嘗云天上黃鷹地

下黃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淝因隷帳下大順元年奏

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揚子縣有虎入

縣郛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裴賞之裴曰此衆共殺非獨能

制也行密歎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俱有

能名乾寧五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千兵守之錢鏐遣顧

全武引萬衆來復裴援絕全武以檄說裴裴封函納款全武頗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會爲僧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糧盡告降錢鏐豫設千人食以待之及出士卒不滿百鏐讓之曰軍孤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君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熟視裴曰君有蕭倈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爲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日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宇救之爲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宇易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歸鄂州荊南成汭乘大艦來援裴率兵泝流逆戰汭敗溺水死又攻田頵衆於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

口破之加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欵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蓼州時軍欲限水爲柵裴不聽匡時果遣將劉楚摝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驍銳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此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既而分軍晨出盡銳破柵既擒楚方傳於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號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戚屬爲出府帛贖還之洪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慮裴爲變急召歸及湖口遇鄂帥劉存與潭軍戰没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潭人入寇裴遣弟師鐸師虬

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望乃以平頭舫顏小校曰但乘此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愕眙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爲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溢中卒年五十九裴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治公家仰足

馬珣

珣廬江人少趫勇有機畧初以貨財商於江都會秦畢圍城乃歸鎮鄆軍畢師鐸於城南立高樓以望城中呂用之患焉募壯士摧其樓珣應募夜半獨伏劍入賊營倒之用之厚賞遷十餘級行密入城聞其名錄爲偏將與朱延壽

相友善乾寧初授珣舒州刺史移守漣水三年梁將朱友恭圍瞿章於黃州命珣率兵援之黃州陷戰不利與張訓呂師造咸和進石率等收散兵三百人自黃州間道緣分寧絕山谷而東道經撫州危全諷聞其來布四壘於路壘皆萬餘人珣語諸將曰彼謂我可坐縛也令與諸軍擊其中堅逐其軍帥取其資而食其穀可以歸矣會夜擊全諷之壘大破之全諷僅免乃飲宴於賊營擇其利兵而用之明日廣張旗幟揚麾伐鼓從山直下衝其連營鋒若雷電賊皆潰走珣凱唱而歸謁行密言其戰行密罵之曰懦豎子何不遂據其城珣拜謝不敏珣滑稽好伎樂歌舞雖出師登騎俳諧不輟既而卧疾謂所親曰若患愈當乞師數

千可以蕩平西南諸獠俄而卒衆惜其智勇部下將校見其二子無不感慨申敬朱延壽録其孫而字之延壽敗行密収其二子給與宅第

劉存

存陳州人少拳勇從行密起合淝破秦畢趙鍠皆有功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爲賊斷足三指而戰不輟翼日行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痛不止因求皮履裹足而往是日平儒以功遷壽州馬軍都尉乾寧中豫破葛從周於渒河遷舒州刺史改團練使天復中副李神福攻杜洪於江夏會田頵叛遣將汪建王壇率舟師泝流而上存與神福下灉池磯逆戰爲流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殺

獲俱多四年復攻江夏時神福病歸存代爲招討使引十數騎巡城憩於高崗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以旗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佗然有頃自退軍中服其膽畧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都團練使天祐三年率舟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囬至瀏陽爲潭人所敗執存以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昔歲宣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追鎬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贈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將軍

李簡

簡上蔡人有膽勇質瓌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鍠選武幹之士因任爲帳下親信龍紀初鍠爲行密所圍擢盡將逸簡紿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年孫儒冦廣德行密將逆戰會夜屯於行密栅及旦儒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栅拔行密以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濶簡手搴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以獻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侯先是江都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爲簡獲者必徇其部分姓名所盜之物盡黥於面於是寇竊皆息三年從田頵破蘇州虜刺史成及從行密

破龎從於清口敗梁軍於淠河副王茂章援青社從臺濛
圍田頵於宣州皆有功簡本姓陳既貴欲復其氏行密謂
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何處有陳簡也以是不易渥襲位
王茂章將以宛陵叛命簡率衆攻之茂章聞簡至率衆奔
越改楚州團練使杭人屢寇無錫以簡爲常州刺史改鄂
岳觀察使天祐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鎮西
大將軍襲復州破之俘知州鮑唐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
面招討使入覲卒於采石江年六十九簡鎮上游之地十
餘年重關洞啟敵人不敢侵軼然忍而好殺又非法重歛
鄂民之高貲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
柴再用

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龎勛亂舉族避地祖謝鼓不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以是大爲鄉里所異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爲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囬籍疆而寢旣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走遂奪馬而歸光啟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本名存嘗與軍中小校結爲死友會有告小校謀反儒斬之執再用至儒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旣伏貿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爲死友則某反矣公旣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寧中朱延壽辟爲衙將因遷

壽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於弋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大震雷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青襦袴者四人舁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楣折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凝於襄漢乘勝略淮上遣使謂再用曰茍以城降遷爾蔡州本郡爲賞再用秉闉而拜曰此州城小衆寡王若先下壽州囬當自送款梁祖信之攻壽州不拔而迈再用襲之斬首三千餘級以功加檢校太保渥襲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洲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矟伍拾戰敗艦破水滿再用爲長矟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飯千

僧爲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潭將許貞爲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旦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怠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於無錫遷鎭西將軍領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鎭武昌改德勝軍節度加中書令卒年七十二再用寛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未嘗省視廚廄寮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寐諸子娶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再用曰鷹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鎭敦尚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

一時之良將也

陳璋

璋衢州人少橫壯不羈歷事諸帥俱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於錢鏐景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使乾寧中領睦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去僞功臣天復二年鏐將許再用叛據外城召田頵爲援頵將樹栅於杭州咽喉之地鏐乘闉觀之大懼出金縑十轝募諸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頵爲賞璋應募選驍健三百假護軍白馬以出免胄馳擊往返者數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即授璋衢州刺史與軍校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連衡復歸款於行密鏐以兵圍其州踰月不能

出行密還周本援之拔璋盡室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
雅平婺睦復授璋衢婺州諸軍事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
章叛雅棄其地改璋池州團練使署淮南節度副使越將
張仁保陷東洲授璋水陸行營都招討使擊仁保於海曲
奪戰船三百艘盡復東洲舊地復乘輕舟入松江九谿偵
還越師大集圍之數重璋獨射柂工心目皆應弦而倒因
奮銳衝擊長圍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橘林意欲除之謂士
卒曰若食鱠用此木斫酸酪不假他物自有香辛味諸軍
皆爭取樹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擒刺史苑玫荆人潭
人會於江口邀璋歸路璋乃方舟並貫夜過其所敵入後
出已無及矣璋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整舟艤待令下

當行必此宿軍之所也若移帳下岸修堋習射及夜多前去越兵寇上饒璋引兵侵蘇湖上饒之兵乃解乾貞元年加鎮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溥遣王彥章苗璘舉兵西伐璋謂嚴可求曰朝廷攻湖湘何不用璋與周本彥章與璘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彥章果敗三年加使相大和二年改鎮東將軍充寧國軍節度使遇疾歸江都求醫至江陽縣卒年六十五

侯瓚

瓚字信美城濮人黄巢聚兵於曹濮瓚從之時年十六巢陷京師瓚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應命瓚爲偏將豫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

勇果聞頊之隨瑄弟瑾襲兗州瓚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兗州瓚爲爪牙梁祖攻兗州力戰以却梁兵梁祖圍時溥於徐州兗鄆兵救之不利溥死梁兵遂攻兗鄆戰於城下者數年長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瓚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瑾與太原將史儼掠徐泗瑾將康懷貞以兗州叛瑾無所歸與瑾等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瑾衙將是歲梁祖大舉兵伐吳龐從古聶金率衆入自清口葛周以精甲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於清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戰士皆擣食飲雪而行甫及梁營則豎戈植足闘志未決瑾與瓚率五十餘騎潛濟

淮入自壘北舞槊而馳囂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從古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鳴鼓西行破葛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淠河梁人大震瓚功爲多授左右隨從騎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於青州破梁兵五萬餘殺友寧瓚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於黃天蕩從徐溫却王景仁於壽陽逐劉崇於袁州朱瑾救徐州之圍及攻潁州瓚皆預戰累授滁州刺史大和三年卒年七十

朱景

景壽陽霍邱人少豪猾驍壯有膽畧爲邑中所服行客得淮南以霍邱地界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聞景之勇爲遠近所畏故以委之且伺北方奔突景招合無賴年少得

絶伎者百餘人撫禦晝與捕獵暮分巡警月餘而材技殫力無有及景者以是服從如一沿淮羣盜莫敢犯梁祖聞其名命寇彦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彦卿兵折力殫而去康懷貞之至復爲景所困王茂章來寇渡淮水可涉處立表置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爲京觀後破李進金何輒步騎數千尋拜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於任

張崇

崇盧州愼縣人少以伉勇隸軍籍光啟中始補戎職從行密破趙鍠有功乾寧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爲越人所獲行

客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崇果返以爲諸將都尉遷蘇州防遏使越人攻蘇州崇從臺濛敗越兵於小白方天復中安仁義叛崇與茂章率兵攻之擒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累遷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太傅光州軍校王言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加安西大將軍梁祖遣將合湖南兵攻荊州以崇爲應援招討使引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還遷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太和中封清河郡王卒於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暴斂淝人畏之嘗入覲議者咸言不返鄽市少年皆將頭相慶崇歸聞之因斂捋頭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重掌奏刀鎔每謂左右曰吾醉慎

勿令鎔出一日醉甚三召鎔至竟殺之詰旦召鎔左右曰已殺矣崇大悔取其首視之揖曰罪過員外其輕人命如此頗信鬼神家人求以厭息崇者先是后土廟塑韋安道配坐乃遣巫女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爲偶崇往視之巫女潛洩異香以爲后土至矣崇乃命樂對像酣飲一夕家人竊其兵器盡置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戰故遣六丁取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崇因是大爲改悔歷藩鎮二十年掠下以奉上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受賂故其肆虐凌下保全祿位終身爲橫耳

王綰

綰廬江人勇敢有謀光啟中始從行密破趙鍠下蘇豪果

有戰功署行營諸軍都尉兼漣水防遏使光化二年青州戍將陳漢賓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款於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勇士二千乘勢未附襲之漢賓設備不暇果出迎謁遂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內叛授綰海州副使兼沂密兗鄆諸州副使與臺濛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覘者曰城中偃旗臥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矣諸將曰密城既下沂易與耳綰不能禁但於茂林設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俱至師既退爲沂兵持其後綰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代臺濛爲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盧軍節度使明年改

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禦使谿洞民多爲盜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

王稔

稔廬州人少驍勇始以騎射隸行密帳下累從征討有功乾寧中梁祖遣將葛周討揚州稔與紫再用率兵禦之稔以六騎登高山覘梁軍爲梁軍所圍候者望見之請以救兵往再用曰王稔辦事不須憂也稔與其徒解鞍而卧梁兵不敢上會暮圍兵漸合稔乃步依林木轉戰而行因是解去時亡馬令峻遂重襲梁兵奪馬而還軍中壯之袁州劉崇景叛湖南將許貞率衆來援貞單騎求鬬稔獨援長槊逐走之以功授滁州刺史又從徐温破寇於山南遷壽

州團練使未幾授清淮軍節度捴好儒學性寬厚褒衣博帶有同儒者先是壽春人多尚武復警夜至嚴捴至唯閱經籍下帷肄業通宵無禁不數戰鼓篋待問者四境鱗萃每講肆開必饋以束脩旨酒鄉里薦舉歲常百餘人捴多力每選二勁弓弦加兩耳分手前引雙滿者數四乾貞三年歸授左右雄武統軍卒年六十六

李厚

厚蔡州人乾寧初歸行密爲黑雲隊長破濠壽有功加撿校兵部尚書改隸朱延壽將戰會立新軍每旗以五伍爲制遣厚以十旗擊其西偏不克而返延壽將斬之厚曰彼衆我寡願更益師以往苟不勝敢死未晚也乃增以五旗

厚力戰梁人亂延壽乘之遂大敗行密聞之召歸授黑雲都指揮使天復中從臺濛破宣州天祐三年以兵授宜春深掠越境師還以功遷黃州刺史溥襲位授泰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於金陵年六十

陳知新

知新廬江人從行密起兵攻旱師鐸孫儒皆有功屢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部多立奇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元年率兵攻邑陵破其水柵逐楚將許貞盡収其地拜岳州刺史三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江爲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慰勉之冀爲已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

揚公而反事汝耶知不可留乃殺之家悉陷歒

朱虔祐

虔祐潁川人少多力善戰初爲義興令行客惜其材召居帳下常率眾居前從王茂章援青州去爲軍鋒歸則殿後我軍背嶮虔祐以五百人當之追兵大至茂章亦留解鞍而寢虔祐促茂章亟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汞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不能及梁人執虔祐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祐請死不得瞋目大罵被害行客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妻詰旦行矣其妻沐浴禱之曰王憨我窮獨恐終不能自存當嫁我於某氏嗟乎令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君忠烈若是没豈無神遂

棄我是夜無疾而卒夫忠婦義如此

九國志卷之一

九國志卷二　　　　宋路振撰

吳

列傳

劉信　馮宏鐸　賈鐸　危全諷　譚全播

李濤　鍾章　朱瑾　米志誠　翟虔

張可琮　鄭璠　揚彪　陳祐　劉權

崔太初　陳彥謙　高澧

劉信

信字興遠兗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勍軍中勍敗自滁州奔於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罵之信

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客曰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
果逗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濠泗遷滁州刺
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尉王師範據青州客人叛師範求
濟師行密遣臺濛率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冒重瘡及青人
犒師先求匄甲軍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
年袁吉信撫州結潭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
率兵敗潭將苑玫於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
黎汾王藻聚殘黨爲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
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
南軍節度使信爲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王祺率舟師南
上信意其圖已乃乘小舟解其冠帶詣祺請罪祺大驚謂

曰奉命討譚全播於南康請公駐吉州以警潭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信爲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欵信受其質而還途次溫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英時爲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援之溫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克而還是反也令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即迓旆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譖於溫言其逗撓固縱全播至是信自獻捷於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開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冊閔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

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巵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守之觀者無不稱快信用親吏吉況輩聚斂財貨置櫃廳事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溫恐信爲變急召歸江都爲左統軍溫卒又傾心事知誥復歸鎮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上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

馮宏鐸

宏鐸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爲吏所抑因與其徒亡入海爲盜宏鐸隨之聚衆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宏鐸繼其位治水軍於金陵樓艦之盛聞於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爲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爲戰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頵在宣州嘗

欲窺伺宏鐸界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忽負抱嬰兒奔走諭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衆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發屋拔樹大石巨木皆飄於空聲言將討豫章實欲襲顥顥自帥舟師與戰於昌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衆力未損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於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衆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宏鐸左右聞之皆哭於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吏皆分部安堵嘗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烏鬬於樹行密命射之宏鐸引弓伺便

一發而二烏俱墜天祐四年卒

賈　鐸

鐸字聲遠唐相耽之嫡孫生於上蔡遇亂爲秦宗權愛將宗權暴戾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挈家夜與屬卒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行數日乃渡淮遇故人馮敬章遵之襲蘄春破其城推敬章爲帥鐸爲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方出獵延壽潛軍掩至圍其城鐸奔還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選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中因得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再以羊皮復命鐸如期領兵趣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得入延壽知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

而出令反潰圍而入如是則城安可卒平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誓書金帛與之和仍令延壽與之約婚小將柴再用應召而行鐸乃請盟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浩行密復授鐸左監門衛將軍乾寧二年加壽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黃州刺史天祐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於治所

危全諷

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爲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父母欲弗舉其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人質明秀豪勇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即其居爲軍營鄉里

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嶺聞而嘉之補爲討捕將表加憲職賊帥黃天感據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竊稱名號官軍屢敗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攻破臨川逐郡守大掠而去全諷遂入之詔即以全諷爲撫州刺史郡署及俘郭焚蕩畧盡乃悉心爲理招懷忘散興緝圮懷不數年完復如故時南平王鍾傳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爲帥諸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最強尤驕傲不遜遂爲勍敵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既傳其城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府請急攻之傳曰君子不逼人之危乃掃地而祭曰全諷之罪無害於民煙焰遽止天之惠也翌日全諷聞

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嫁傅之長子匡時傅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修支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傅卒軍中以匡時爲留後全諷曰聽鍾郎三年爲節度吾當爲之既而我師圍豫章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王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問全諷曰君欲大舉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於野與茂章登城而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衆可當下將爾盡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衆屯象牙潭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又遣將高安以爲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潭大破之擒全諷於陣諸郡皆潰楚撤高安之圍而遁於是

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荅初行密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中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議功全播泛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歡賞之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事之延昌好遊獵荒傲無度大將黎求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延昌於城外求以全播不與已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閣不出後求方欲涖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求中丸而死裨將李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圖疑之與議親姻多方以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自衛州人無

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爲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梁俄
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
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
大衆填其城壕全播令人潛爲地道運其土壕深如故信
以爲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剋遣使說之令歎服全
播請從溫聞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
威敵國命回兵攻剋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
州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
謠言曰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潭深魚正聚楊𣏌西邉
栽既而光稠有南康至子咸昌而破黎求繼求死李圖繼
攻趙鍠遣使通聘於臨川全諷報禮甚至糧運兵器皆取

給馬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第於邗溝之西因以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才叙録全諷敬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刱令城郭館署皆其遺構也

譚全播

全播南康人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衆推全播怒曰諸君擧事必望成功須藉良帥盧公軀貌堂堂真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爲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潮之衆入據虔州推光稠爲兵馬留後全播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與潭人共伐番

禺下韶州潭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牧果敗奔還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牧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衆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旗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重光稠大懼全播曰吾語劉公易與爾無足憂也光稠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定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辨之於是治戰場於城內告戰期於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虔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隍塹邱嶇之間全播方盛掷者劉也而揚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冥數之若是乎

李 濤

濤趙郡人祖達唐抗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
末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啟三年秦彥因高駢濤從行
密義舉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
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怫然曰今以
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爲前鋒
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濤
以功遷騎軍都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旣卒張顥
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
一日諸將共議四座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
皇御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
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顥獨默然投袂而去渭襲位遷吉

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太和四年卒年七十二

鍾章

章字憲明廬州合淝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和中行密據合淝名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顥弑渥將出徐温守潤州以圖自立温與嚴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顥章知之因選士三十人夜集軍舍椎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爲誓温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寧可中輟耶明日章與姚克贍殺

顗於衙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左衙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衆夜歸越人襲之章以二百人散樹旗於菰蒲間越兵退去絕糧三日章壯氣無衰章自以除顗功大賞薄會與骨言爭握槊因誶語較軍功以及之溫聞而歎曰斯固吾過也明日加章滁州刺史滁民有訴章者章詣金陵自理溫逆謂之曰前事爲理已改授公光州矣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使會疆吏告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霍邱爲名往代章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於治所年六十二

朱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呑噬四方之志光啟元年汶陽曹全晸遇害軍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瑄爲留後瑾之李仲俱爲列校明年兖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仗假稱聘禮改服甲士詐爲舁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兖州軍校王稠虜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梁祖幾至不守會瑄援至合梁祖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冦馳突往返當者無不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互爲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兖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溥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卷

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於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壍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瑄瑾勢蹙因間遣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兗州壍圍之瑾單騎求鬭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齊州納欵於梁梁祖使瓊臨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義僞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馬立橋上遥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粮盡與晉將李承嗣史儼求軍食於野梁

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兗城送款歸
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爲其將尹處賓拒闗不納
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後泊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迎
之於高郵待以殊禮立觧所服玉帶爲贈擇甲第遺財帛
鉅萬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
龐從大寇清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從意輕
吳師貪奕棊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率騎前濟突入從中
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栅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滙
河軍葛周敗走光化二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
祖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
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

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脅衆挾渭登樓發武庫兵爲亂陳於門橋北外衆屢却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爲禍因迈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己請以泗州建静淮軍出瑾爲節度先是瑾因朔望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强欲私之瑾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知訓酒方困復留刺以出既旰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踣於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於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羈紲馬果蹄嚙外人莫得聞

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訴於渭云今日爲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渭曰懦夫安足與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爲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誅其族時年五十二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便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於行密麾從寇青口葛周寨淠河志誠俱爲前鋒連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頵叛於宣州志誠與臺濛敗頵於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玫屯上高以爲全

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錢瑛於
梁谿後又破王茂章於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景
於袁州敗袁人於萬勝岡崇景棄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
人兒童聚戲穴地爲釜圈若爲甑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
以功加撿校太傅領泰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攜
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
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
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僞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
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於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

翟虔

虔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陷虔盡室南渡謁行密於廣

陵及徐溫典右衙以處爲軍佐屬張顥之亂溫與嚴可求陰計其事容遣處往傳導及誅顥處有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挈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處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襲瑾爲名處秉闔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渭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處爲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閤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爲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處父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處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爲溥救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

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徙任處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於江淮行密識其勇毅擢在左右破孫儒於宛陵先登陷陣稍遷列校時吳人初得宣城毗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擾天復中選可琮守之錢鏐忌其名揀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琮閱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驚潰而去吏士皆賀可琮笑曰彼衆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陣爾於是息燈火屏旗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以爲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盡潰去方告於郡

守李簡簡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溫之命掠東洲下之即以爲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遏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展斥候無闕謀徐温喜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

鄭璠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前後戰伐皆豫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顧全武方宇等四十餘人遷左衙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於潤州洎城陷中十餘瘡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

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司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敗及陳璋復東洲璠城而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越人戰虜其次將陳縮璠左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於象牙潭璠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緣山疾戰悉攻其巖壁焚之民皆復業十五年從王祺劉信攻虔州克之授璠羅城使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洲軍事乾貞元年就拜團練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大和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年六十六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倜儻有武幹善騎射行密見而壯之擢衣衛內散指揮使渥嗣位潭人犯邊授西南面行營護軍副將謂諸將曰彼衆我寡未欲輕動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勍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擢授江陰鎮遏使徐知誥鎮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與陳再過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弩忽發越人驚擾又竊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甚衆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決彪躍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與郭悰分直宿衛徐知誥謂之曰郭悰猛而少機警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大和三年

卒年五十二

陳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於合淝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吳師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洎入宛陵稍遷爲偏校時行密修貢於天子祐應募而行達於朝廷制授兼御史中丞從攻滁濠壽等州下重甲先登戈傷弓墜而復上敗龐從葛從周朱友寧皆豫戰有功秦裴下豫章時朱思勍范師從陳鐇以兵戍之鐇等皆渥之腹心也張顥忌焉令祐以渥命往誅之三校皆勇士也顥既遣祐行甚憂之祐踰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懷短兵入秦裴帳下裴驚其來且告之故因責裴以不能制三師而令有異謀裴懼未及對祐乃

令召思勍等晏會及至則祐已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誅張顥祐有力焉天祐七年越人侵無錫徐溫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祐告溫曰寇謂我勞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溫從之祐詭道以出賊後會大軍夾攻大敗之十三年溫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徒懷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衛士無兵仗按武庫之捷出兵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踣於地從者負之息於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尚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祐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罷去溫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溫遷金陵制宮室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

空大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於任年六十五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於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隷田頵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頵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爲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吾終不以俘虜相蓄洎通和縱之歸渥襲位補衙將渭開國以權侍衛勤肅授左衙列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蘇州回授右衙列校爲毗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頴川之役授行營都虞候時徐知訓爲帥而軍政皆委朱瑾梁將袁象先帥步騎救頴瑾晨與望西北皆昏黑知梁兵將至召權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

繇袍而至瑾問曰爾何職曰行營都虞候瑾曰是職也動
必爲諸軍先今氛興西北陰霾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
候尚爲此服且軍禮何在叱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跣而
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
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爲變權出師而瑾自殺衆乃肅然徐
知誥至丹陽遷左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
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於沙山洛社敗之俘其卒數千
七月從知誥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

崔太初

太初淮西人父亮蔡州監牧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過
人中和末以大刀長槊應募行密見偉之召居帳下歷壽

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叛行密疑朱延壽與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曾諫延壽及延壽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壽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爲多謀彊力者擄而後奏報以要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虛衔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寗審言之次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慎勿更讓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遞捧而上及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寗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

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客譜太初常蓄鄉關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潁州路出壽春且觀其意太初着烏帽草履徒步至塌山爲知訓馭馬十五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大釋太初不喜儒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也由是行路之人鮮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撿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太和三年辛年六十六

陳彥謙

彥謙毗陵人少負壯節有剸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爲潤州司馬以幹局聞徐温鎮浙右以機務爲寄彥謙亦坦然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間温欲居金陵問策於彥謙

對曰金陵昔爲王者都今實近畿關輔也作鎭於彼其誰不往溫從之遷彥謙金陵大都督府右司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費之籍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溫召謂之曰蛇豕雖亡枝蔓猶在令就廣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即位隴蜀建號彥謙勸溫諷渭建朝廷及更章服彥謙頗有力焉溫嘗閱帑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然致此盈衍公之力也因授鎭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溫疾吳越兵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彥謙即引旗鼓詭遷於左其攻稍息及敗越兵還楚州團練使諸藩郡歲時伏臘爭獻賂遺溫悉令納之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即以用嫡嗣爲請順義五年

卒年六十

高澧

澧越州人祖實唐武寧軍節度使父琨湖州刺史澧爲錢鏐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以受疑挈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副使澧嗜酒好俠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一旦醉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澧召之登而命左右去其梯操𨫼於旁而以酒虐寬寬爲所圖乃以大觴酢之澧皆推觴寬躍而取其𨫼横之於膝乃慢罵澧連以觴罰之澧辭不飲寬乃引𨫼逐之澧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十觴卧不能起寬乃下樓徐去泊上馬命以𨫼還之十五年徐

知訓爲朱瑾所殺徐温遷怒誅之

九國志卷之二

九國志卷三

宋路振撰

吳

列傳

田頵 安仁義 朱延壽 徐温

田頵

頵字德臣廬州合淝人慱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戍塞上情好愈密軍囲俱遷八營主將中和二年行密圖有淝上頵首爲輔翼光啓二年壽春張翺遣將魏虔率衆來寇行密使崔自崙敗復命頵往大破虔衆於楮城鎮三年從行密破秦軍於維揚頵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鍠於宛陵明年夏鍠糧盡舟出東溪乗瀑流

以逸將奔淮南鍠度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求
陽解甲登岸初顥疑鍠將遁密造輕舟擬之至是追及鍠
奔不暇爲顥親執以獻奏授顥馬步軍都虞候檢校尚書
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於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爲
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顥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營散
於野二年春退軍黄池廣德與孫儒軍寨壘相望顥兵屢
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營多墊溺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
揚復濟師廣德十月顥率敢死士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
沈粲二寨破之擒粲而返十二月顥與劉威大爲儒所敗
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彊
敵匝壘不用田顥恐非長策行密遽復起之明年六月盡

破賊寨顒親與其下范文感等臨陣擒之秋行密歸淮海表顒寧國軍節度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宏鐸以樓艦自將介守上元顒以厚利購得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曰馮公每一舟必遠求梗楠旣成數十歲爲用餘木性不禁水非久必敗顒云汝但以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暇多年爾因而急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於曷山宏鐸大敗舉族奔淮海時以上元地歸行密顒隨入覲會行密左右要賂者衆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顒愀然不懌謂所親曰斯吏亦欲吾下獄哉顒方求池歙爲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顒意望素高由是愈不能滿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

復經入矣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頵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鷙驍果以攻取爲務行密憚其難制每抑之是秋錢鏐游臨安其下許再思徐綰以餘杭外城叛召頵爲應鏐得夜從水路入保子城時頵圍之愈急鏐屢遣間使求哀行密行密亦以頵若得志抗越爲患必深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頵歸鎮鏐復輸錢二百萬貫以元瓘爲質頵始旋軍自是財富兵盛復以取抗越垂下爲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反意遂決三年秋頵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康儒議多忤意行密因而間之遣使授儒廬州刺史頵果疑儒私納欵遂族儒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頵反行密急召神福旋師頵聞之復以兵襲

上元劫神福子承鼎遣喻意云茍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別命將汪建以摟擄踵其後神福不顧叱左右射承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於吉陽磯顏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福汊兵皖口際水爲堅柵是時行密別遣臺濛王茂章率歩騎以往顏復委舟師於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爲臺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聞其敗困盡以舟師歸款於行密十二月顏出外州柵疾戰橋陷馬墜爲外軍所殺時年四十六顏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顏與行密微時約爲兄弟渥渭俱以子孫禮事其母顏善撫將卒通商惠民復踈財愛樂文士時遊其門者揚蘷康軿夏侯淑殷文圭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揚蘷知顏以兵賦

自恃將謀爲變因著溺賦以諷之顥終不顧以至於敗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河南隸秦宗權軍中光啟三年權爲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頵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鍠於曷山與頵攻杜稜於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從率衆十萬至高郵孫儒盡衆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敗儒將劉建峯於武進儒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鬬黃池秋冬戰廣德儒軍竟以衆勝圍行密仁義於宛陵時儒亦久戰不決貽書仁義敘舊款密欲令行密猜間之行密待遇

愈至辟爲行軍副使依前馬軍都指揮使景福元年行密
仁義及田頵背城晨戰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
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蓄性好貨雖凋弊之後
科歛尤急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
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聞仁義所爲相與悲嘆曰
獨吾郡乃得蓄人以是多無歸者天復三年仁義遣衆盡
焚東塘戰棹結連宣州田頵以叛潛兵襲常州刺史李遇
設伏於路率兵前戰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衆曰遇何敢
辱我至此是有伏兵也偵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
之至夾岡仁義立二幟於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
密遣王茂章李德誠攻仁義仁義不毀濠梁常閉門出戰

與茂章對敵無不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鋭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衆漸寡自度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衆無敢登者乃呼李德誠謂汝最福人可以委吾命擲去弓矢令德誠執之父子俱斬於廣陵市

朱延壽

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姿容未冠事行密從征秦畢孫儒皆以摧堅陷陣受賞行密征維揚授延壽以扞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寛恕求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并所盜物遺而貰之仍誡之曰慎勿使延壽知既而行密報延壽俱復擒殺之乾寧初黄州吳討

歸款遣延壽援之狥地蘄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部試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署淮南節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蘄光二州以功遷團練使四年從征葛周於淠河敗之是後梁將屢寇淮上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齎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掎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而止田頵安仁義結搆延壽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於色即詐爲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誤觸楹柱而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目軍府事大兒子輩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召之延

壽不疑遂來覲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蘄州刺史石膳既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令得之無事矣延壽善用兵有鈐畧好以寡擊衆不勝敵而返者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劒而往内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踈財每得賞賜皆分賚將士李昪建國以延壽子鄴列於環衛復其官爵

徐温

温字敦美東海朐山人少無賴入羣盜中以販鹽爲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淝遂隸帳下爲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彦虜趙鍠敗孫儒温皆有功奏

授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候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赴之議以戰艦運糧溫曰此水入吳舟楫不敢南行岸谷既變葭葦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舟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士卒甚饑惟小艇先至一軍賴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仁義於京口諸軍頻戰不勝行密遣溫率兵援之溫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溫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處有內應召溫歸陰爲之備既殺延壽營中果亂溫奮劒大呼斬其首惡者部分遂定既誅三叛以功授尚書右僕射廬州長史隨授右衙都指揮使天祚二

年行密疾病渥出鎮宣城將行溫謂渥曰公有病而令嫡嗣出外必姦臣爲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某手書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渥泣謝而行後行密問後於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既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渥歸行密疾甚召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同受顧託渥既嗣位憤大臣擅權政非已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爲心腹溫與顥頗忌之故顥將圖弒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顥既弒渥白溫議分國兵共歸欵於梁祖溫僞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章姚克贍程思忠等入殺顥溫稱疾不朝嚴兵於第以防不克是日章等斬顥溫乃入悉収賊黨紀祥

等誅之遂兼左右倚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戢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己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寢於是聞者莫不感激渭襲位遷溫昇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七年復起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勳高位重溫以一旦之功超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溫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覲耶乃密議誅溫溫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誅其族於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溫盡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

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京口毗陵宣城新安池陽六郡爲都督府溫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爲朱瑾所殺以長子知誥爲代焉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絶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溫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冊建吳國改年武義稱制拜溫大丞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溫率衆拒之戰於無錫大敗越軍越人多舟師是歲旱江河皆竭諸將白溫曰此天亡越之時也可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溫曰天下紛紜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觧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

懷之其勢不得不服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
爲樂豈不快哉多殺何爲乃遣使盡以俘歸之於是越人
請和順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通使於朝五年封溫東
海王賜車輅繖晃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
王謚忠武

九國志卷之三

九國志卷四

南唐

烈祖以晉天福二年受吳禪至後主煜乙亥歲國滅蓋宋開寶八年也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世家

烈祖 姓李名昪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初為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吳太和二年嗣溫位天祚元年封齊王三年受禪改元昇元國號齊尊溫為太祖武皇帝昇元三年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為義祖己卯改國號曰唐復姓李氏更今名七年二月庚午殂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葬永陵

元宗 名璟字伯玉初名景通昪長子昪元七年三月己卯嗣位改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臣屬於周奉正朔蓋周顯德五年也宋建隆二年六月己未殂年四十六請於宋許復帝號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順陵

後主 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六月嗣立在位十七年至宋開寶八年十

一月宋將曹彬滅其國後主降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贈太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列傳

周本

周本

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户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瘡飲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

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內强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彊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

衢州歸欵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衆來奔裨將呂師造曰賊去我咫尺而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走唐莊宗入濟陽吴遣司農卿盧蘋使於濟陽莊宗問吴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樸伎藝無能者唯軍旅

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介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
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
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歷陽閒
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
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
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
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九國志卷之四

九國志卷五

宋路振撰

吳越

武肅王以唐乾符二年起臨安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納土歸朝凡三世五主有國九十八年

世家

武肅王 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唐乾符二年年二十四起兵討賊歷事四朝累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尚書令兼中書令上柱國吳越王後唐長興三年三月庚戌薨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謚武肅以王禮葬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

文穆王 名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鏐第七子後唐長興三年四月己未嗣位先是鏐以中原喪亂於梁開平元年改元天寶私行境中凡改元四天寶十六年寶大二年寶正六年至是以遺命用舊節禮仍遵中國年號在位十年於晉天福六年八月辛未薨年五十五敕謚文穆葬於國城龍山之原

忠獻王 名宏佐字元佑元瓘第六子晉天福六年九月庚申嗣位在位七年於晉開運四年

六月乙卯薨年二十勑謚忠獻葬於龍山之西南原

忠遜王

名宏倧字隆道元瓘第七子晉開運四年六月丙寅嗣位是時猶稱契丹會同十年閏七月漢以宏倧爲吳越王遵正朔十二月晦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等作亂幽於衣錦軍傳位於弟宏俶居東府二十年始薨年四十四謚忠遜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

忠懿王

名俶字文德初名宏俶元瓘第九子漢乾祐元年正月乙卯嗣位宋開寶九年正月入朝四月歸國太平興國三年納土歸朝賜居禮賢宅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薨謚忠懿以鹵簿鼓吹葬於洛陽縣之賢相里陶公原

列傳

杜建徽　鮑君福　成及　顧全武　黃晟

杜建徽

建徽字延光新登人父稜廣明中爲鎮海軍節度副使歷

常潤二州刺史兩浙行軍司馬黃巢之亂稜歸鄉黨保聚徒衆得千餘人號武安都鏐與董昌起兵石鏡及平劉漢宏其衆漸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爲之傷心竊觀錢公每臨斬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率衆歸附於鏐光啟中從征薛朗以稜爲常州刺史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逼東陽命稜率師討之仁義宵遁鏐平宣州以其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爲腹心稜常患之密遣人白鏐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都士卒終非大王所畜願勿近鏐不聽及徐綰叛鏐思稜言遣祭其墓建徽少彊勇不與諸昆弟類嘗自署軍事押衙稜聞之頗加詬責建徽出顧左右而歎曰大丈人何止一軍校耶後隨稜歸

鏐稜治常州爲淮人所攻建崧率兵馳赴父難未及境而城已陷遂還新登後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敢稜甚嘉之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輙有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昌爲流矢貫臂而戰不輟開平中從征姑蘇與敵遇於河河梁斷策馬徑渡及岸而馬斃因葬之至今馬塚存焉徐綰之亂建崧率所部自新登來赴難或有勸鏐東保會稽者鏐未之荅建崧按劍叱之曰事若不濟當同死於此誰安東渡耶鏐甚壯之睦州陳詢叛建崧之姻也鏐疑建崧不言俄有睦州親吏來降持建崧所遺詢書以示鏐皆戒勵勸亂鏐大嘉歎賜建崧錢百萬從兄建思嘗譖建崧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爲異圖鏐遣人密視之一日

建巖方食堂上使者至徑抵卧内建巖但食不顧鏐感悟益加殊待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得賜予皆散施鄉里親族每朝使至鏐與之宴必指建巖以示之曰此杜丞相令日至此皆其力也其孫昭達爲宏佐内都監使盛治第宅建巖曰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嘗從擊鞠於廣場盤辟大呼舊所中箭鏃忽自臂中迸出人皆壯之初稜之將死也散財物於諸子至建巖但得一笏謂曰此吾所秉者唯女能保之建巖自授節鉞至於丞相封勛國公皆奏授朝命子弟多至二千石連姻公室人稱其盛乾祐三年卒年五十八

鮑君福

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少羈貧性淳厚有膽勇餘姚有井面濶丈餘横以雙梁水深不可測君福每醉必寢其上及從軍以驍勇聞初事劉漢宏及鏐東討乃率其黨來附號曰歸明都累從征討有功能馬上輪兩劍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不鬧淮人寇三衢以君福爲應援使屬刺史陳璋叛淮人入其城揚行密令其將李元嗣監守君福署以郡職君福不受鏐聞之恐其被害也乃密與絹書令其就職君福竟拒之一夕與元嗣飲伺其醉而殺之奔歸錢塘授衢州刺史淮人屢寇其境君福每擊破之及罷歸鏐勞之曰公在郡數年戰鬭而已豈爲優賢耶因復遣之任元瓘領清海軍節度辟爲副使同平章事兼侍中天

禎五年卒年七十七

成及

及字宏濟錢塘人祖克平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純厚爲鄉里所知光啟初江浙兵亂及保聚於富春稱靜江都劉漢宏作亂及以所步兵從鏐討之漢宏平鏐宴犒諸軍北關鎮將孟安亂於席上拔劍而將擊鏐坐中驚愕不敢動及徐起舉胡牀格孟安仆於地左右因擒殺之以功奏遷散騎常侍靜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丁從實叛鏐命及討之破朗軍於陽羨進圍毗陵從實具牛酒以犒之並遺美女於諸將及大怒曰我當葅醢從實而食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盡索諸女

斬之親督諸將攻陷其城從實遁走以功奏授越州防禦副使潤州刺史阮結卒命及代之遷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攻姑蘇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兵應之及不能守遂降於楊行密行密入城閱府庫多圖書藥物由是重之與歸淮南署行軍司馬及拜泣曰及以百口託於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引決豈忍更圖富貴願以一介之軀贖百口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執其手因厚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以泣署鎮海軍節度副使徐綰之叛從鏐還至北郊鏐微服將入城及代乘其車行與賊鬭鏐遂得入綰平奏授保大軍節度遷彰義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乾化三年卒年六十七

顧全武

全武杭州餘姚人少時嘗爲僧博通外學機警有才略錢每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爲裨將軍中號曰顧和尚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知兵馬使乾寧二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温李蕙率兵屯石候全武率衆擊破之臨陣斬温蕙湖州將徐應起兵以應昌與淮人圍嘉禾全武擊破其烏墩光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賓據蕭清四封九卿之地全武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賓皆乞降盡總其衆昌又遣裨將湯臼守石城袁邠守餘姚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臼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千餘級臼僅以身免去會稽三十里不敢出援復攻餘姚

袁邠堅壁自守昌遣將徐宣率兵援邠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伏軍半過橫出擊之殺二百餘人擒徐宣翼日袁邠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昌閱戰五雲門縣玉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擊之昌懼退入城中遷全武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遂攻五雲門時淮將臺濛陷姑蘇鏐欲遣全武屯西陵以備北寇全武曰賊之根本繫於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遂緩大衆耶當先拔越州後復茂苑未爲晚也鏐從之俄而越州陷執董昌以歸奏加全武檢校太保明州刺史四年與沈夏許再思率師由海路以赴嘉禾諸將欲緩入全武曰嘉禾圍閉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往慰之因倍道而進城中見我軍旗幟皆稱萬歲全

武與昌將李宗禮頓全戰於城外大破之獲頓全宗禮以歸餘衆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平時吳將田頵守吳興聞之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沈溺者千計遂督衆復蘇州吳將臺濛棄城遁走時淮軍屯崑山全武擊破之擒吳將秦裴光化二年加賛忠去僞功臣天復初淮南李神福攻衣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福領衆夜掩其軍爲神福所敗執全武送於淮南鏐方食聞之大驚以匕擊案曰喪我良將二年揚行密遣使來求秦裴因歸全武鏐大喜以秦裴報之是歳徐綰許再思叛圍外城鏐懼綰據會稽將令全武領兵屯越州全武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鏐曰何也全武曰綰急必召田頵來則淮南興

師矣鏐乃令全武行戍於吳全武又曰獨行必不濟請擇諸公子與之同往鏐乃以元璙娉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楊行密乃遣使召頵還師明年全武以元璙同歸長興初以疾卒年六十五全武寬裕有謀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也每大敵在前鼙鼓動地分布行陣頤指口授怡怡如也嘗圍淮將秦裴於崑山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自爲長檄以諭裴裴乃對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乃佛書一卷蓋以全武爲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笑曰爾不即死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爲言於鏐卒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黃晟

晟明州鄞縣人少伉勇始應募於望海鎮鎮中立表以選魁梧者晟以甡陋不中選隸都虞侯林膺膺甚倚之後潛歸鄞江募衆據平嘉埭權知州事揚撰呂補平嘉鋪將有衆千餘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劉文知明州事撰率兵擊破之其黨杜宗自寧海鎮率鄉豪據奉化晟自平嘉以所部兵擊之擒杜宗赦而不殺盡驅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於本道遷欽飛都副兵馬使徙奉化鎮將餘姚鎮將相喜率衆侵越州董昌禦之不利晟領兵追喜殺之昌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面副指揮使會明州刺史鍾季文卒晟遂據其郡晟好禮尚文士江東儒學之流多往之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為賓介頗加優待築居於城

中謂之措大營董昌將僭竊晟每移書諭之及鏐舉兵乃
率衆來應破越州晟功居多在任十八年開平三年卒時
屬郡刺史卒多遺疏請立其子晟疾亟獨上疏不請以子
爲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鏐頗歎其忠順

九國志卷之五

九國志卷六　　宋路振撰

前蜀高祖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至後主咸康二年國滅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

世家

高祖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會黃巢亂與鹿晏宏等西迎僖宗於蜀時中和三年十二月也明年赴行在僖宗以爲諸衛諸軍光啓二年三月再西幸李昌符焚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過煙焰中既至興元命爲壁州刺史大順二年破陳敬瑄入成都爲西州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曰蜀明年改元凡改元五武成三年永平五年通正一年天漢一年光天一年共在位十二年於光天元年六月薨梁貞明四年也年七十二謚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後主名衍字化源初名宗衍建第十一子光天元年六月癸卯嗣位改元乾德至六年改咸康是年十一月爲後唐魏王繼岌破滅出降時唐同光三年也明年四月己丑被殺於秦川驛年

列傳

王宗裕　王宗壽　王宗鍼　王宗佶　王宗翰

王宗滌　王宗侃　王宗瑤　王宗播　王宗鉥

王宗弼　王宗範　周博雅　晉暉　張造

張勍　李簡　潘在迎

王宗裕

宗裕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爲牙校善遁甲絕甘分苦得將士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口州還青衣刺史建伐梓潼爲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冒矢石以掖衛之東川平諸將爭功宗裕口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皆服

其沈厚爲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真命武成初召歸總成都城內外諸軍事其尊從不避成都尹崔隱懲其僕宗裕大怒入白建建曰京尹五大長官汝有識之士也不能教戒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僶俛而出再爲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携幼以迎於道封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緜谷宗裕饋輓貢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爲武德軍以宗裕爲節度使宗裕既秉旌鉞遂貪冒財貨以白金百兩作鋌鐫記年月每五鋌爲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曰牛革著物堅確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罷歸衍慰諭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爲已任築第蜀城中頗侵損民舍有酤者將訴於建宗

裕懼而止又於郊外開廣林莽壞掘邱墓立亭榭鑿池沼
樹花木携妓縱酒爲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
甚偉謂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陵太過因相顧大笑
宗裕亦笑遽仆於地寢疾不數日卒

王宗壽

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辯好琴碁篇什方
術皆臻其妙建入蜀奏署懷節軍使以所部鎮遏江原縣
嘗於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鑒屢令工人瑩之了無所
睹著巾奩中有日矣至是忽覽之光采焕發因見市舍中
一小兒青衣丱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
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怛之不懼因曰我與鐵鏡來耳公不

見還神物終當化去君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
與之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俾
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平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
得郡牧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荆南高季昌略地三峽建以
壽爲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鏁斷夷陵江季昌
戰艦不能進宗壽禦之大敗荆人季昌奔歸以功加中書
令宗壽性方正樂於貞退自歸成都以飛鍊自娛與孟繼
平許寂楊玢爲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爲金吾上將軍持法
平正阬吏周郃受贓繫獄宗壽捕鞠得其實郃以重貨求
救於犬閹爲解宗壽不聽竟棄郃市建討鳳翔以宗壽爲
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衍襲位宗壽請閑久之衍沈於酒

色時宣華苑初成數爲長夜飲宗壽在坐諫衍請以社稷
爲念少近盃酌因慼潸流涕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
奏曰嘉王酒悲無恠也乃大爲諧謔而罷後起爲武信軍
節度使破鷄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
口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寮之遺況爾賊乎遽命斬之
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
裝赴闕時衍先次岐陽宗壽請於李嚴求謁衍衍見之泣
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衍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
寺明宗即位詣闕自陳賜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
司馬上表請葬衍許之初衍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
者十八人並稾葬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斂縞素徒步親

自營護偕葬於三趙村聞者義之明年授淄州刺史卒

王宗鍼

宗鍼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遏使天復中僖宗反正建令宗鍼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授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鍼為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繼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固鎮糧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鍼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於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鍼與宗播襲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

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衍襲僞位

加太保乾德六年卒

王宗佶

宗佶豫章人本姓甘氏幼頴利建討徐堂舉於江西獲之

憐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爲養子每給事帳下後從

建爲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貔虎都指揮使遷嘉州刺

史乾寧中建克縣州以宗佶爲兵馬留後尋加檢校太溥

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佶與宗滌

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萬宏以功加檢校太

尉武成初進爵爲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佶恃其位隆地

長頗專攻伐而諸將皆避之多樹朋黨策勲録舊高下在

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擠之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騫判官李鋼謀求□爲方鎮欲爲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公罷其機務宗佶憤怨陰養死士出入卧內將圖不軌鄭騫等又教宗佶求爲大司馬盡總六軍并乞爲儲貳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建未之罪也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出終不肯去因叱衛士撲殺之騫鋼並賜死

王宗翰

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爲神策軍使僖宗封其姊爲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爲拱辰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招討

制置使宗翰好蓄妓妾後庭綵翠常百餘人性殘虐吝嗇刺彭州日部民史有胡讓莊號爲沃饒宗翰殺史民而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辯通正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堯嗣爲之佐令規正焉宗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建略地秦隴以宗翰爲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爲不法堯嗣多諫止之及爲招討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腹疾請歸府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出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漢被病若見堯嗣旣而堂宇藩溷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亟數日卒

王宗滌

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募勇敢之士以宗滌爲廳將宗滌膂力驍果輕財好施爲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爲小校建入成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進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信都指揮使邛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揚守亮於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禦之爲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破存等衆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邛州刺史爲都指揮使攻九龍守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龍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旗幟徧諸山谷昭疑

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震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抜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衆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武宗滌擊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斬顏彥暉降其兵七萬餘衆遂以宗滌爲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覲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梁祖與崔允叶通盡誅中官更相引兵輦轂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諭旨於建建遣宗滌與宗佶宗播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逐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佶等以其功高遘以飛語建疑之因至詰讓將加之罪宗滌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

昨在大謾天寨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勤尚爲隱忍令又狂率如此豈憲章之所容也宗滌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盡削奪官爵流於松州既行縊之於城外營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闢國造端門新樓名曰紅樓采繪既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看畫紅樓建以宗滌得軍情復有是讖故誅之人稱其冤

王宗侃

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世爲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爲部將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啟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扈蹕又從建起閬中賜姓名討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逆戰宗侃擊

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於浣寨縣州刺史常厚奪留東川顧彥暉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厚奔縣谷奏授宗侃雅州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内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琛冦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鐬等三將同破岐軍斬彥琛衍襲位封侃爲魏王卒年六十六子承肇入洛爲行軍司馬

王宗瑶

宗瑶字寶臣燕人也本姓姜名郅以騎射隸許昌軍籍中建擢爲隊長建迎駕山南宗瑶以勇伉得隸左神策軍能

馬上盤槊長丈八尺每臨陣馳突人望而畏之遷威猛副兵馬使建入閬州爲先鋒十九都都頭左威猛都知兵馬使賜姓王氏更今名軍至縣竹誘諸蠻酋帥蹇諫等得其兵數千人破常厚授蜀州刺史昭宗幸石門詔建赴難以宗瑤爲北路行營都指揮使奏授嘉州刺史天復中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加太子少傅後封臨淄郡王建病亟以宗瑤爲金吾使參預顧命衍襲位授太傅嘗自作高冢遇暇則酣酒高歌於其中無疾忽一旦默坐而卒年六十七人以爲知死

王宗播

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

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爲裨校宗權爲梁祖所破部下遂往依禹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荆州靜江遊奕將牟權領兵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討權於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素輕行能盡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鋭逐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牟權収其軍實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荆帥張瓌求救於禹禹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瓌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别將常厚以數千人由均房來攻夔州刺史毛湘棄城遁走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十櫂子兵寨於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韓楚言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

夜斫其營上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夔州毛湘奔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已爲妻所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常爲常司空罵郭尚書令寨柵危急鋸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爲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刃自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爲他人所魚肉也遂自刭死禹聞之大驚駭爲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泝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爲許掃土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爲萬州刺史宗播不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踘乃曰萬州必背我匀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踰垣夜遁遲明其衆稍

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令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緜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爲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乘勝傅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建即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圍西縣宗播爲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置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洞磑擊之岐軍大敗遷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兼中書令爲三招討攻隴州降李繼岌封臨潁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衍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

王宗鉥

宗鉥許昌人本姓李名武又裕爲忠武軍小校鉥少無賴善騎射建募義兵迎駕得宗鉥以隸帳下至岐山屢有戰功署爲隊長尋遷爲裨將以勇過人號爲武子路建入蜀賜姓名常寘左右遇敵必獨挑戰挾人奪馬而還遂爲軍中所推建攻成都一日城內出數騎直抵七里橋宗鉥因躍馬奪闢子門蜀將宗行能策馬援槊而至將及宗鉥佯墜馬奪槊以刺行能徑走入城宗鉥逐之至門而還建慰勞久之撫背曰吾得成都當宥汝十死洎建開國授晉州刺史性輕率好貨恃勇不法未周歲以訟免官歸成都

王宗弼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

芝尚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閬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於飛烏爲顧彥暉所獲彥暉責之曰王公見討而君爲大將不能諫正何敢來見宗弼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相公有素故敢來也彥暉笑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暉乞援於建建遣宗弼等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汝汝當報宴俟彥暉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彥暉遂以疾辭故宗弼以爲言於是厚待宗弼以爲養子及彥暉兵敗建圍之益急彥暉弟彥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沈飲自裁無爲它人之所魚肉一

日城陷彥瑶仗劍入室宗弼與諸子尚在彥暉顧宗弼曰
爾非我子可自求生也因壞垣而去彥瑶遂刃彥暉與諸
子而自剄建入梓州宗弼束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
令將上軍再授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衍
襲位拜宮城内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衍將往秦
州宗弼曰唐兵壓境秦州何可去也又上表切諫衍怒擲
之於地衍次利州唐師已入散關陷鳳州衍遂遣三招討
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縣谷
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於魏王乃還成都
斬宗光嗣等函首送於魏王遷衍及母妻於西宮貴戚納
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微有絓誤者咸遭

戮焉盡輦內藏之寶貨歸於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行玩用直百萬獻於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己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毬場軍士取其尸臠而食之先是蜀有謠言曰我有一點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弼背國歸唐果其驗也

王宗範

宗範本姓章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爲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爲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夔王加太子少師

永平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爲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崍關至潘倉大破蠻衆斬其首領趙嵯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衍入洛至長安張箋爲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箋請復姓爲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葬衍師範來弔贈宗壽不與齒後爲雍州行軍司馬卒

周博雅

博雅穎川人唐光啓中爲龍州司倉參軍考滿將歸闕以川路梗澁乃寓止縣谷建至博雅袖策謁建於軍門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賓席博雅因說建曰唐

祚將終有土疆者恣爲呑噬以疆并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衆有術臨事能斷僕昨在龍州已爲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明公親鞚乘龍匍匐棧道懷國璽以從周旋患難險阻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令端守一隅坐待窘廹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安之地若不薄人人將薄我不如果閬地奧民豪揚行遷爲陳田之肘掖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士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爲判官建赴成都爲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

豈有一戰而覇者令邛南城壁完粟支數歲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令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作奏牘朝廷嘉之下詔褒奬乃授韋昭度西川節鉞令與建同討敬瑄割邛蜀黎雅四州爲永平軍節度使建壁靈池與王師戮力逾年會糧運不繼建請韋公班師因謂博雅曰韋公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令皇綱不振疆臣掣肘朝廷命令不出閨壼明公當折節爲軍民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韋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

國召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愽雅議山陵事俄請老遷左僕射出爲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愽雅本名祥

晉暉

暉許州人父和爲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爲頭營十將從鹿晏宏迎駕至山南晏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駕將回晏宏覩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爲勤王之舉不爾爲晏宏所累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爲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然之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爲指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

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爲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都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阻朝廷慮其彊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聚一歲之中凡歷數郡蓋欲窘之也建圍梓州遂往會焉建以暉爲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貟外郎陳凝爲涪州守以暉制衙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凝責授瀘州司户暉招來逋竄剗除蠹獘州民愛之罷上表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噱爲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學執干戈者爲求飽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哉嘗拔王宗魯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爲王妃矣分封宏農郡王卒年七十九

張造

造長社人父公素齊州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募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及晏宏據褒中心無回志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帥反側或隨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衆拱衛以取美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軍及再幸褒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建起兵閬中以造爲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唱大義慰諭將士衆皆感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還茂州刺史從建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爲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

司徒子彥昭爲感德都知兵馬使從建収巴西破葛佐授
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
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於後忠勇之節出郷一門矣

張勍

勍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籍從討王仙芝以勇
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勍義勇都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
占侯之要著太一元精秘訣詞七十一首以獻僖宗奇之
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閬中破德陽寨斬王彥濤時建屢爲
山行章所困勍每臨陣拔槊蒙輪殺十餘人敵爲之稍却
奏署定信軍都知兵馬使大順中與王宗侃同破浣花寨
建將入成都城中多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勍

爲諸都斬斫使兼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鎮撫之勍旣入城索無賴者得百餘人悉鞭其背死者相藉中外帖然不敢偶語建卽位歷眉邛二州刺史卒

李簡

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有功遷爲列校建起閬中簡爲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屯犀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鍾陽簡謂諸校曰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整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等獲其軍資甲馬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爲前鋒晉原守任從

誨領步騎二萬銜枚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
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爲兩翼潜河村俟其半
過夾攻之從誨敗俘甲馬數千餓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
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彭州部將李義率兵焚
繁雒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臨陣斬義遂進攻其城連
抜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爲邛州刺史卒於治所

潘在迎

在迎字亞卿前蜀樞密使炕之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
任俠不修細行交結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建開
國以爲扈蹕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内皇城使唐
宬構難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黠者既行多以後命誅

在迎妻徐氏后兄女也爲營護之獲免衍荒於酒色在迎與韓昭輩多預宴宮中自昏達旦王宗壽泣諫衍在迎等紹以酒悲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壽鎮果州以在迎爲都指揮使知州事渠江賊杜處齊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魏王繼岌平蜀補爲右職知祥鎮成都復令典兵未繼出爲蜀州刺史董璋遣使井韜於郡中置郵回易在迎給事蓋仁達盜官麥以逃誣告在迎因井韜容餽金於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斬之尋令在迎以州兵按撫後田乃服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蜀有誅唐晟安社稷功當合秉旄鉞今逮事霸主親觀

虎變求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末卒於成都年五十五在
迎辯而多詐以財發跡至於權門要地悉啗以厚利曰未
必盡伏之但不欲其冷語爾

九國志卷之六

九國志卷七

宋路振撰

後蜀

高祖自後唐同光三年入蜀至後主廣政二十八年國滅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

世家

高祖

姓孟名知祥字保允邢州龍岡人晉王弟克讓壻也莊宗建號爲太原尹同光三年破蜀以爲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明年莊宗遇弒明宗立加封太原公長興三年破董璋兼有兩川爲蜀王明年建國改元明德是年七月甲子薨年六十一謚曰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

後主

名昶字保元初名仁贊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七月丁卯嗣位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四年改廣政至二十八年宋將王全斌軍至城下出降五月至汴京改封秦國公越七日薨時宋乾德三年六月也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葬洛陽

列傳

趙季良　趙庭隱　趙崇韜　張業　武漳

李肇　李仁罕　李延厚　張公鐸　張虔釗

潘仁嗣　龐福誠　李彥琦　孫欽　何重建

孫漢韶　高彥儔　李廷珪　王彥銖　李奉虔

王昭遠　安思謙　焦彥賓　趙進　石處温

孟思恭　申貴

趙季良

季良字德彰濟陰人父允唐穀熟令季良幼涉書史長於吏治尤善騎射王檀聞其聲辟爲保義軍節度推官楊師厚鎮鄴署元氏令從魏州都督府司録參軍後唐莊宗入鄴召見與語以季良有文武才畧即授大理評事依舊司

錄參軍充義勝都指揮使軍中謀議多以諮之時兵革屢
興屬邑租賦逋久一日莊宗召至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
何時當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掌輿賦而稽緩安問我勝
負乎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
河南非殿下所有莊宗斂容前席曰微君之言我幾失大
計自是益加禮遇遷興唐府少尹司錄參軍如故甞夢手
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繇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
納其言及即位授光錄少卿兼洛南水陸營田都制置使
明宗即位遷太僕卿會宰相任圜兼鹽鐵事薦季良爲判
官明年授檢校户部尚書爲西川官告使兼三川都轉運
制置使知祥素重其名一見遂恱奏留爲節度副使累表

不許會李嚴來爲監軍知祥深懷疑慮乃誅嚴而署季良爲副使天成三年明宗下詔從季良爲果州團練使知祥匿其詔書密上表留之明宗不能奪遂允其請自是傾心接代情好款洽或入謁稍晚知祥必顧左右曰副使來何遲也及至則讌語竟日每有謀議無不見從時朝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季良言於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犄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儻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季良曰我甲兵雖衆然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閬則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及王師入劍門而遂閬已平果無功而還及捷書至知祥匿之謂季良曰

北軍漸逼奈何李良徐曰北軍至縣州已來必道知祥問其故對曰縣師千里饋運不繼彼勞我逸不走何待知祥大笑以提書示之及克黔夔二州以李良爲武泰軍節度使董璋率衆入廣漢知祥領兵拒之李良留守成都制置經度軍用無闕先是李良嘗與知祥從容語及璋植性狼戾下多怨憤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矣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於色李良曰璋不守巢穴自來送死此天以璋授公也俄而璋果敗加檢校太保明宗崩知祥建號加特進守司空平章事宏文舘大學士判三司昶襲位加守司徒領山南節度使行興元尹廣政九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肅李良性寬厚居常無喜愠之色母早亡事從母如所生李札

季友皆從弟也並寘位清顯所上遺表言不及私蜀人韙之

趙庭隱

庭隱開封人世爲䘖家庭隱少知兵律尚氣義始事梁祖子友亮因擊鞠墜馬死庭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令結事左右末帝即位唐莊宗入鄴兩河對壘十有餘年時庭隱爲邢州都監累立戰功節度使劉重霸族之誣庭隱將所部兵降於莊宗囚械送汴州末帝知其非罪又重違邊臣之請乃貶廷隱於南陽未幾追復舊職王彥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爲莊宗所獲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壯也其材可

用遂釋之魏王繼岌討西川以庭隱爲先鋒監押自入敵境即禁兵士焼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魏王平成都録其功奏授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庭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檻送闕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因留屯成都長興初明宗將議伐蜀乃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以分其勢知祥令庭隱與李仁罕張業率步騎十萬經畧遂閬魯奇堅壁不出戰會唐師入劍門知祥急召庭隱令統銳兵五千至東川與董璋合軍以拒之至中路大寒士卒不能前庭隱撫諭勞問將士皆奮遂營於普安深溝固栅以養銳一日唐師奄至又分兵斷三亞父水及土橋庭隱密遣軍中善射者五百人伏唐

師之歸路乃領軍出營久而不戰至暮唐師退庭隱縱兵追之伏卒齊起表裏合擊唐師大敗初唐師之入劍門也內有堅壁外有勍敵遠近震駭及庭隱之捷人心乃安知祥遣使慰勞賜書以褒之明年別將平魯奇唐師至葭萌而還庭隱班師知祥親勞於郊翌日至其第錫賚甚厚即授昭武軍節度使留後以鎮遏葭萌知祥送於北郊親舉觴以勸之在鎮踰月上言三泉餘寇盡去乞假一旅之師以拓漢中及秦鳳之地知祥答書慰勉且令休息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召庭隱爲副以率勵士旅璋遺書庭隱而詐達於知祥以書授庭隱投書褚中曰此必

反間之辭不足覩也俟擒董璋而後閱之與璋戰雞縱橋前顏爲所挫庭隱偏遁璋逐之知祥與公鐸領兵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庭隱復整陳與知祥公鐸合擊之璋軍大敗斬首數千級璋領數騎遁歸東川爲部下所殺庭隱追至東川頓兵城下以待知祥梓州平以庭隱爲節度使會李仁罕自遂州至求領東川庭隱將讓之知祥以庭隱功多且恕仁罕之貪愎遂自領兩川節度使以庭隱爲保寧軍節度使以閬果蓬渠開五州隸之昶襲位李仁罕求總六軍將圖非望以庭隱爲六軍副使以制之未幾仁罕誅改衛聖諸軍指揮使明年移鎮東川廣政初加中書令庭隱久居大鎮積金帛鉅萬窮極奢侈不爲制限營構臺榭役

徒日數千計十年被病懇讓兵柄疏再上從之仍就第冊爲宋王經歲不能起賜肩輿入朝旣謁見昶感動涕泣賜金沃盥及繒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子崇祚崇韜

趙崇韜

崇韜少驍勇有父風累從征討有功署副兵馬使及庭隱卒昶以崇韜領衛聖諸軍使以襲父任廣政二年周師復至境上昶以崇韜與控鶴指揮使袁可鈞同爲北面招討崇韜率勵將士行陣整肅士卒有黥其額爲斧形者號曰破柴周師前鋒屢爲崇韜所破至歸安而退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崇韜與李廷珪等率兵拒之遇王師於漢源崇韜策馬先登我師大敗崇韜力戰不止兵器皆斷折猶手擊

殺數人爲王師所擒

張業

業開封浚儀人性沈厚有果斷事梁爲東頭供奉官時兩河兵革未息業頻領監護之任皆立戰功法令峻整士卒畏之莊宗入洛聞業有幹畧擢爲列校繼從伐蜀以業監先鋒兵補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以所部兵駐成都知祥入蜀奏授檢校司空簡州刺史時蜀漢賊盜羣起燒刼鎮戍百姓驚擾知祥遣業率兵捕之業令五家爲小保五十家爲大保旬日之内擒獲殆盡討夏魯奇於遂州以功授寧江軍節度使兵馬留後董璋襲成都業在夔州聞之率所部赴難東川平正授節鉞加檢校太傅明德初領

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會武定興元兩鎮來附令業將兵二萬屯漢水業至褒梁分布寨柵控扼駱谷秦鳳諸隘會武定軍衙將與蒲谷鎮將任漢謙同謀導晉師入武定業遣戍卒擊走之昶襲位改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是歲昶殺判六軍事李仁罕業仁罕之甥也昶慮其爲變詔歸本道未幾召入依舊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新权征稅多爲主吏乾沒業作盜稅法犯者十倍征之吏民不堪其命業多視事私第中宰相之門被桎梏者常滿昶知之遽除十倍之法業子繼昭好擊劍嘗與淨衆寺僧歸信同訪劍術士右匡聖指揮使孫漢韶與業不協告業與繼昭同謀不軌翌日令壯士就都堂擊殺之年五十七

武漳

漳字巨川太原文水人父玉汾州別駕漳少勇敢善騎射事莊宗爲定塞都虞侯莊宗以全軍援澤潞漳與裨將數攻其別寨斬首千餘級擢太原衙前兵馬使改匡聖軍指揮使同光初從魏王繼岌入蜀因留成都知祥鎮蜀補衙内右第二指揮使天成初漳與張公鐸迎瓊華公主於北都中國兵革之後盜賊充斥漳披堅執銳通夕不寐至蜀改左第二指揮使奏授檢校僕射其後東討果閬北拓劍利漳屢有功授緜州刺史知祥開國改邛州遷山南節度使漳以褒中用武之地營田爲急務乃鑿大洫以導泉源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入爲奉鑾肅衛指揮使未幾改山

南加同平章事廣政七年卒於治所年六十四璋質厚儉約所至有治迹俸入之外不營貲財蜀人稱之

李肇

肇汝陰人父璟唐神策兵馬使肇少以材勇從父征伐後隸宣武軍補左建牙都頭累轉陜虢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平梁恢復河洛割宣武一軍隸於河東時知祥爲北京留守待之甚厚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繼岌討蜀蜀平班師康延孝至普安叛擁衆回據廣漢肇在其伍中延孝敗肇被俘而知祥親釋其縛擢爲衙內都指揮使未幾奏授嘉州刺史長興初我師圍魯奇於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

駐軍縣谷明年董璋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於
肇諭以禍福肇素不知書擲之於地曰此不過勸我叛爾
因并其使殺之梓州平加昭武軍節度使昶襲位肇以足
疾不即時來朝昶怒罷其軍權授太子少師致仕於邛州
安置壈坎不得意廣政八年卒年七十

李仁罕

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少隸宣武軍爲小校容貌瓌偉梁祖
爲四鎮節度署爲衙內昭宗幸鳳翔梁祖還仁罕奔問行
在因修貢禮梁祖草命補宮苑儀鸞等使歷許蔡華三州
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伐蜀令堅先鋒軍知祥領鎮奏授
馬步軍都指揮使康延孝叛知祥命仁罕討平之以功授

彭州刺史遷蜀州夏魯奇鎮遂州稟朝廷之命繕治兵甲將圖蜀知祥與董璋謀先討魯奇令仁罕攻遂州拔之以仁罕爲兵馬留後未幾承制授武信軍節度使又以所部兵定三峽走夔將安崇阮命仁罕輔政昶嗣位令判六軍事仁罕奉幼主無隱情自以先朝舊老遇事必諫時控鶴指揮使張公鐸內醫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弓箭庫使安思謙等皆昶在東府時舊所親狎素不爲仁罕所禮皆懷怨怨每譖仁罕欲納王衍妃徐氏爲側室遂誣以姦昶大怒俟仁罕入謁令武士擊殺之年六十二

李延厚

延厚沼州平恩人父及唐邢州別駕延厚少有膽畧善騎

射從父琮爲洺州節度使率衆歸於梁祖延厚亦從焉梁補左拱辰指揮第二都頭後唐同光中以所部兵從魏王入蜀改馬軍右驍銳第一指揮使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精兵二千會李罕往討之將行延厚集將卒於營中誓之曰今出師征討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有誓國報恩不以家爲慮者立東廂衰疾怯懦厭爲征行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百人逐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以功奏授檢校右散騎常侍改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歷陵果州刺史源州押衙文景琛叛延厚討平之岐軍逼文州延厚率衆赴援即日解其圍昶襲位遷雅州刺史永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昭武軍廣政

九年卒年六十一

張公鐸

公鐸太原樂平人父頊唐儀州兵馬使公鐸身長七尺倜儻有節義好文史之學知祥爲北京留守録爲親從及出鎭成都補爲牙校從高敬柔迎公主於晉陽轉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董璋舉兵襲我廣漢先鋒兵將至成都公鐸率諸軍從知祥逆戰於雞蹤橋我師不利公鐸率所部兵力戰直衝其腹璋兵大敗梓州平以功授簡州刺史遷奉聖控鶴都指揮使知祥病公鐸與趙季良趙庭隱李肇等同受遺命輔政昶襲位授保寧軍節度使爲政嚴猛寮吏畏憚時承前蜀之弊獄訟繁多案牘堆積公鐸量其所犯

隨意裁決無不稱當在任六年民被其惠先是蜀邑連歲多逋租公鐸詰其由乃豪民猾胥乾沒賦稅時令佐已有授代者公鐸悉勒止之令盡徵其租而後解由是不數月徵錢糧數萬貫斛時論以爲嚴而不殘遷寧江軍節度使公鐸馭下嚴正宿衛二十餘年宮禁嚴謐初染心疾昶憂之爲玉局洞開靈寶壇親署青詞以醮焉廣政八年卒年六十二

張虔釗

虔釗遼州榆社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虔釗少以武勇事唐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虔釗率騎果爲前鋒屢挫賊鋭遂陷其城明

宗即位以虔釗有將帥才擢爲隨駕親軍都指揮使歷遼春二州刺史天成中鎭定節度王都阻兵連結契丹爲邊患命虔釗爲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進討契丹殺傷甚衆虜不敢南下遂圍定州百日而城陷斬王都降其餘衆師還以功遷橫海軍節度使未幾移鎭山南兼西面諸州馬步軍都部署應順初閔帝即位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異志發兵討之詔虔釗爲犄角師次岐陽人心離散降於從珂虔釗憤之乃退歸南鄭率孫韶以山南之地納款於蜀知祥遇之甚厚委以節鉞昶襲位加中書令歷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爲昭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即位乃移鎭梁州以覲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

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處釗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畧餓而趙匡贊侯益請昶出師掠定三秦因命處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度使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肅衛都虞侯李廷珪出子午谷會於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聞匡贊爲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處釗福誠保貞師次陳倉謀不相恊而侯益聞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款中變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延樞累以雲氣侯不利諷於保貞保貞惑之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處釗留寶雞以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士卒夜發部伍不整至興州自以功業不成感憤而卒年六十六

潘仁嗣

仁嗣浮陽東光人父廷訓客州都指揮使仁嗣少倜儻尚氣起家為保義軍兵馬使後唐魏王繼岌西伐仁嗣以所部兵從入蜀蜀平改左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受節鉞留在麾下康延孝襲漢州知祥遣仁嗣率兵救之連破數寨遂屯於漢州董璋與兵趨成都城外皆為敵境仁嗣以所部兵陣於赤水璋以全軍二萬擊之仁嗣大敗以十數騎潰圍而出身被十餘創臥於血中及璋敗獲免知祥親至其第以藥傅之明德二年奏授武定軍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之任卒於成都年四十六

龎福誠

福誠河東太谷人少善騎射倜儻交結豪俠傾竭家產中原兵亂福誠聚徒鄉里剽掠縣鎮知祥爲北都留守署昭爲太谷主簿令招諭福誠因相率歸附從知祥入蜀補衙內指揮使王師陷劍門從趙廷隱率兵據石橋福誠夜領兵數百人循水次東北上山攻王師夾其腹背王師不虞其至舉軍驚擾因奮擊破之以功遷茂州刺史知祥建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祖襲位歷資縣邛三州刺史奉鑾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會張虔釗經畧秦中以福誠爲行營馬步軍都虞侯克寶雞分兵吳山進攻隴州以功改左驍騎軍都指揮使武寧軍節度使廣政十五年授衛上將軍以目疾罷年七十一

李彥琦

彥琦字子温京兆長安人本姓楊氏祖父皆隸神策軍彥琦善騎射有權畧唐中和初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於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遷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劉知俊自靈武班師逐經長城嶺梁將率精銳數萬躡其後彥琦與俊同設方畧擊敗之潞王之守岐下也諸道將急攻其壘彥琦時在圍中罄家財以給軍用潞王篡位以功授檢校太傅知河陽軍府事俄授鎮川兵馬留後晉祖入洛彥琦罷職西歸家財素厚乃閉關自奉

游心釋氏專務散施廣政十年王景崇納欵於蜀彥琦因歸成都授左將軍維州刺史卒年八十八

孫　欽

欽幽州安次人性忠烈善騎射火遇亂隸安義軍節度使充衙內都頭後改補合州衙內都頭兼土客都虞侯從本州刺史徐章入蜀會知祥鎮成都長興初轉充右截山都頭董璋來寇戰雞蹤橋有功遷普州刺史廸襲位累遷東川武德軍左奉聖都指揮使廣政十五年令其所部兵北征欽將行白於都監王承丕承丕將謀亂欲害判軍府事郭延鈞曰詰朝當領部卒二千人介冑閱於雄義營欲與府公觀之欽未知其由從容謂承丕曰卒閱習舊皆木刀

竹揹令都監令執帶器甲將士臨行又是詔旨或有不虞如何承丕遂止又明日欽已具行裝入辭承丕承丕止之同詣府中謁延鈞及延鈞送承丕上馬承丕頤指數卒擊殺廷鈞自稱准詔處置軍府事即據府廳指揮放諸司罪人分遣將校領兵屯果閬綿劍州拒守劍門關發帑廩以賞將士自辰至巳亡命之徒應募而至者千餘人明日大會將校寮屬欽言於衆中曰郭延鈞既抵朝憲遠近未知其由公受命權總留務願出詔書以示軍府承丕曰作好官何問詔書欽知其已叛乃紿之曰州城內外人情未安願爲公督部下兵以伺察之因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不止馳至本軍立召將士告其事遂率衆徑趨府中承丕左右

皆奔散因擒斬之傳首成都加檢校太子賓客二十五年寢疾卒年七十二

何重建

重建其先回紇之別部居雲朔間祖允慶父㥄福從後唐武皇世著勳閥因家於太原重建初事晉祖爲奉德馬軍都指揮使歷雕睦曹三州刺史檢校司徒會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冐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累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皆以廉儉簡易稱未幾移鎮秦州廣政十年契丹犯中原敵使齎僞詔至重建不勝其憤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

主八擁旄節人臣之榮已極矣豈能交臂以事戎狄乃斬其使以秦成階三州歸款於我昶遣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馳往慰諭賜予甚厚加特進同平章事依前雄武軍節度使時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畧討平之昶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爲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堅請入覲昶不許二十一年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九

孫漢韶

漢韶太原人祖昉唐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節度使漢韶㓜有器局風儀峻整存進尤愛之起家安定軍使知祥留守晉陽屬蕃渾侵擾邊郡表令漢韶督軍進討莊宗知其

可用遂委以戎律大破敵寇擒獲甚衆以功授檢校右僕射蔡州刺史明宗即位遷彰國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累遷昭武武定等軍節度使閔帝嗣位加特進漢詔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瓌寶之文非無故事及潞王入洛遂與張虔釗等奉表歸附及謁見與知祥叙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於此何樂如之於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授永平軍節度使昶襲位加同平章事明德三年入爲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政十年爲山南節度使會何重建以秦階成三州歸附鳳州石奉頵堅守不通我使昶遣漢韶入城宣慰號令嚴肅秋毫無犯駐數

日乃還加檢校太師雄武軍節度使後以疾乞解兵柄封樂安郡王賜肩舁入謁卒年七十二漢詔忠勇有父風而重厚過之居藩閫皆有治迹始以去危即安委質於我頗竭股肱之力終保富貴識者多其淳懿

高彥儔

彥儔太原人少善騎射慷慨有大節知祥留守太原召爲軍校從入成都授親衛指揮使昶襲位遷茂州刺史廣政十年秦州何重建以城降以彥儔領雄武軍節度使領衆守其城未幾召歸領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彥儔爲北路行營招討使與李廷珪呂彥琦率兵赴援與周師遇於唐倉大戰我師敗績彥儔退保青

泥嶺周師遂克階成秦鳳等州彥儔歸成都昶釋不問改寧江軍節度使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分兵由峽路攻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將何待也乃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時王師頓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引兵與守謙戰我師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整衆將出拒戰王師已乘而入彥儔力戰於城下不勝身中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入府中反拒其門判官羅濟勸彥儔單騎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爾即

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爲計俄而王師壞門彥儔挺劒拒之殺十餘人於是登樓縱火自焚而死大將劉光乂憐其忠蓋収其骨以葬焉

李廷珪

廷珪太原人幼慧黠七歲隸知祥帳下爲給使從入蜀爲牙軍指揮使征康延孝有功遷陵州刺史知祥征東川廷珪攉領親軍以從董璋平轉資州刺史累改眉蜀二州昶襲位遷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興元節度使歷雅遂閬三鎮加兼侍中廣政十八年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儔呂彥琦爲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兵出斜谷營於白澗將腹背以攻周師又

遣染院使王巒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我師敗走王巒死之而馬領斜谷之兵聞之皆退奔高彥儔與諸將謀退守青泥嶺由是秦鳳階成之地皆陷於周矣廷珪上表請罪昶釋不問明年來朝還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仍分衛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軍節度使呂彥珂爲之使並隸於廷珪二十八年王師抜劍門加廷珪太子太傅令從元喆統兵以拒王師王師至縣州聞王昭遠趙崇韜之師皆敗元喆懼退保東川翌日奔歸成都所過盡焚其儲蓄及王師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按籍詰所在軍資將歸罪於廷珪廷珪問計於部將康延澤曰吾觀王公志在聲色苟足其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蓄妓樂遂

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歸朝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卒

王彥銖

彥銖太原人祖義方汾州長史父德誠贈太子少保彥銖性仁弱不好弄讀書究大義天祐中事知祥於太原後入蜀累補節度押衙詔使李嚴之爲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銖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知祥破董璋擢腹心有權畧者俾護其軍於是以彥銖爲東川監押及建國轉授右僕射昶襲位歷蓬嘉雅三州刺史出爲山南兵馬都監數載罷歸補左右羅城使眉州刺史遷昭武軍節度使轉右衛聖馬軍都指揮使罷歸改左金吾衛上將

軍復授昭武軍節度使廣政二十四年卒於治所年六十五

李奉虔

奉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因賜姓李氏梁人攻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州授盧龍軍節度使奉虔幼有才畧不循小節年十四爲幽州衙内都指揮使居父喪冐立數歲及知祥鎮蜀奉虔懇請從行補廳直左押衙明宗即位充貢奉使諸將進攻遂寧王師掩至劍門不守知祥命趙廷隱督兵往拒之署奉虔爲兵馬監押時衆寡不敵人心動摇奉虔與廷隱率厲士卒竟敗王師以功授檢校右僕射遐

襲位領嘉州刺史文思使遷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昭武軍都監屬夏秋多雨嘉陵江溢出城奉虔置堰開湍瀨二十餘處洩其蓄水築堤以護之城池克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自監護擁節旄自奉虔始人皆榮之入爲左右街功德使卒年六十三

王昭遠

昭遠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都僧知諲爲童子知祥入蜀飯僧於府署昭遠持巾履從知諲得入時昶方就學見昭遠聰慧留給事昶左右昶嗣位以爲卷簾使遷諸司使會樞密使王處回得罪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恣其所取不問未幾遷山南節

度使判官張廷偉言於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人致書通好并門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可坐有關右之地則君之功無不出其右者昭遠然之乃言於昶遣人間行齎蠟書以往太原為彊吏所獲及王師來伐昶令昭遠與韓保貞趙崇韜等領兵以抗王師昭遠好讀兵書頗以將畧自任始發成都昶遣宰相李昊等餞於郊外昭遠酒酣攘臂而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以此數萬彫面惡少取中原如反掌爾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時王師已破劍門昭遠大懼俄與王師遇於漢源趙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崇韜

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爲追騎所獲送闕下授左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安思謙

思謙并州人幼事知祥於太原以勤恪聞知祥入蜀補爲軍校昶襲位頗見親信歷簡邛彭三州刺史奉鑾控鶴馬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未之任改左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山南節度時鳳翔監軍王景崇以城歸順命思謙率兵應接且畧地關中會漢兵圍鳳翔燒其雙門景崇遣使來求救昶遣思謙及韓保貞等率兵救之兵次右界漢兵屯寶雞城思謙令保貞分兵趨隴州逼汧陽以分其勢又遣先鋒將申貴等分兵走摸壁設伏時冢林貴以數

百人晨壓寶雞列陣以誘漢兵漢兵爭出戰貴僞遁漢兵逐之爲伏卒所擊退入寶雞城思謙次渭水將引軍濟會羅暉保義軍與東相應掩我不備多殺士卒而漢兵復振思謙與諸將議曰糧儲將盡而賊勢且盛不如釋之以圖後舉遂班師十二月景崇又來告急昶復督司謙令進兵思謙請先運糧四十萬斛然後進軍昶覽表不悅謂左右曰古之良將因敵取資近者契丹以數十萬衆入中原豈先事飛輓耶揣思謙此意必不爲朕進取也乃發興州乾渠渡糧食及山南諸倉米數萬斛屯鳳州以益之思謙不得已遂進軍次大散關申貴以所部先進擊漢兵燒箭筈寨毀閣道遁去貴盡銳追之及安都思謙進軍玉女潭又

殺漢兵千人漢兵退屯寶雞城思謙駐軍摸壁時保貞之
師攻隴州不能下思謙遂遷延不進會漢軍陷鳳翔景崇
死乃班師上表待罪昶釋不問召歸移鎮閬州仍留宿衞
思謙以受任無狀為物議所薄頗不自安昶既誅張業宮
禁門衞悉加嚴警思謙以其疑已頗惡之言多悖慢三子
衆嗣裔恃父權恣横國人畏之會翰林王藻秉間奏思謙
出怨言將圖不軌昶懼翌日俟其入朝伏壯士擊殺之并
三子廣政十七年也

焦彥賓

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父軫唐兗海節度彥賓少聰敏
多智畧事後唐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衞

將同正四方館使出護邢州兵知祥移鎮成都詔以彥賓爲監軍使與知祥同入蜀康延孝據廣漢彥賓說知祥令召董璋與之協力討賊遂擒延孝明宗即位忿閹豎輩怙勢擅權先朝使四方及逃遁不出者皆就戮之死者殆盡彥賓爲知祥保護獲免朝廷因以李嚴代之彥賓辭疾不歸朝知祥因令判都提學院事未幾轉左驍衛上將軍以年老乞代從之彥賓乃營別墅鑿池沼植蒲芰養魚以自給昶襲位以先君舊友命全給俸祿而不令覲謁俾遂其性廣政十五年卒年七十八

趙進

進定州人少以膽勇隸天雄軍籍時河北宿兵進累戰有

功洎莊宗入洛猶在行間屯於清廩祿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者十七同光末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副趙在禮相率夜犯鄴城城中士卒莫有鬪志進等因陷其城未踰旬兵數萬奉禮署進衙內都虞候三城巡檢使莊宗遣元行欽以其言聞因詔明宗馳往招諭及入城乃共推戴遽有洛中之變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明年移典寧州屬慶州叛遣進討平之遷雅州刺史知祥入蜀進來覲謁知祥以進始謀叛逆將誅之進大懼趙季良諫曰莊宗季年天下思亂匪獨貝魏一境公國之懿親所宜責以干紀加其顯戮進自知必死歸命於我所宜撫納以責其後效知祥納之董璋之亂我師致討進戎服

謁見而言曰進荷明公不殺之恩今日有所報矣請前蹈白刃決命破賊乃署爲前鋒監陣使先登立功璋平轉左衙山指揮使昶襲位歷忠鳳邛普四州刺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修舉戍卒有疾苦者必撫問周悉當盛暑沍寒未嘗勞役將士以此樂爲之用廣政十七年督部兵戍漢中逾月以疾聞召還卒於道年六十一

石處溫

處溫萬州人本波斯之種仕前蜀爲利州司馬同光中知祥入蜀補萬州營內諸壇點檢指揮使率義兵同收峽路時通州大將王允瓊侵擾邊鄙及草寇杜景溫劫東鄉豪殺縣令牟孟剽略户口焚燒村落處溫與諸軍討平之知

祥遺書褒美轉寧江軍節度都知兵馬使萬州管內義軍都指揮使昶襲位遷奬州刺史處溫初據石市招納亡命遠近多歸之由是廣事耕墾常積穀數萬十石前後累獻軍糧二十餘萬石加之以寶貨昶嘉之加檢校司空未幾授萬州刺史移簡州卒年八十

孟思恭

思恭字近禮潁川人父彥暉嘗爲許州獄吏前蜀王建嘗隸忠武軍坐事被繫謂彥暉曰卿能免我他日將厚報彥暉遂縱之令亡去及建覇蜀還使迎之授簡州刺史遷漢州團練使思恭弱冠奇峭猿臂善射起家保信軍使建嘗集文武射苑中思恭屢中的建大悅賜衣服以其女妻之

爲駙馬都尉累遷靜塞軍團練使王行襲位爲北路行營都指揮使知祥鎭蜀以其宗姓補先登指揮使以所部兵從董璋還思恭分兵討集州誡之曰賊少則與戰賊衆則退守要害我將濟師及遇賊思恭與之戰不利退求濟師璋怒放思恭歸知祥免之明年隨趙廷隱破璋於雞蹤橋以功改清遠指揮使昶襲位加檢校司空改雄義都指揮使屯梓州累遷飛棹都指揮使歷劍階忠三州刺史思恭有膽畧善撫士卒廣政二十年爲峽路行營都指揮使屯赤英山時秋暑未退思恭苦熱食冷物浴寒水致疾卒於任年七十二

申貴

貴潞州人弱冠有勇力初事李彥珂爲帳下卒天成中歸於知祥累補定遠都頭從征伐身當矢石深爲諸將之所推許改決勝耀武指揮使昶襲位遷右衛聖都指揮使歷昌渝文眉四州刺史貴貪鄙殘虐所在聚歛貨財民不勝其弊典眉州受財鬻獄尤恣暴橫常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錢爐其不道如此初兼五縣巡檢令其子元寶與州吏許延祺誣搆民連賊枷禁以求賂被訴下獄責授貴維州司户叅軍馳驛發還至犀浦賜自盡

九國志卷八

宋路振撰

東漢

世祖以乾祐四年稱帝至英武帝廣運六年國滅歷四主凡二十九年。按十國紀年及通鑑作北漢此與五代史同

世家

世祖

姓劉名旻初名崇後漢高祖母弟也爲河東節度使乾祐三年隱帝遇弑郭威篡漢四年正月戊寅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受契丹冊命在位四年薨年六十廟號世祖葬□陵

睿宗

名鈞初名承鈞旻次子受契丹冊命仍稱乾祐七年行三年喪服除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至十二年七月戊申薨年四十三諡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

少主

名繼恩本姓薛鈞養爲子嗣位六十餘日爲郭無爲所弑

英武帝

名繼元本姓何亦鈞養子既襲位仍稱天會十二年越五年改元廣運至六年五月癸未降於宋降封彭城郡公淳化中薨追封彭城郡王

列傳

蔚進 張元徽 鄭進 衛儔 李隱

蔚進

進太原人少有膂力身長七尺日行二百餘里高祖鎮并汾進以材官給事及高祖領軍令負覊靮開運末南行留進於太原爲崇翊衛即受馬步軍指揮使鈞襲位領建寧軍節度使典親軍如故繼恩監國郭無爲受詔輔導世子無爲與進不協出爲代州刺史時無爲專政繼恩潛欲圖之進知其必爲亂自以居親衛之地頗懷危懼及有中山之命忻然即路未幾繼恩遇弑國人皆以進爲先見以城納欵歸朝授左衛大將軍領檀州刺史卒年七十二進無

他能惟掌兵方嚴所至不敗事劉氏四主以質直聞歸老中國祿二千石亦武夫之終吉也

張元徽

元徽邢州武安人少以沈勇隸本城爲兵累轉至列校高祖鎮并汾召置帳下累從征討有功晉開運末破契丹於三交以功授代州刺史歷雲州防禦使遷代州與崇素相友善及崇建號領侍衛親軍遷武寧軍節度使崇舉兵南下將圖周室以元徽爲前鋒與周師遇於巴公原元徽以東軍先登陷陣擒監軍使一人降其步卒千人而還崇大褒賞之元徽乘勝復入馬倒爲周師所擒殺之其麾下十餘騎畢力血戰奪其尸而出俄而崇衆亦敗先是前鋒兵

將次巴公一夕營中刁斗皆嗄元嶶亟遣詣崇大寨易之凡易數十皆嗄而不可擊因以白崇怒曰故要吾金鈿耶遂止是夜有大星墜元嶶營中明日果敗元嶶沈厚有將帥材善撫士卒輕財好施雖爵禄豐厚而家無餘貲既而軍吏爲立廟晉陽城西北隅塑其象歲時祀之見者必掩泣

鄭進

進開封陽武人身長七尺餘翹勇多力漢祖鎮并汾以材官給事累從征討有功即位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鈞龔位以先朝勲舊賜予彌厚進性慷慨重然諾好施家無餘貲繼元立馬峯典機密性鄙吝與進不協峯怒悉奪其兵

柄進不堪辱詬之於朝繼元怒翼日送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

衛 儔

儔吐渾族人少事鈎爲蕃落小底善騎射驍果絕倫明書計通六蕃語鈎襲位遷如京使令專掌吐渾一軍以從征討所向多克捷虜援兵每至即遣儔居前鋒軍中凡布列烽燧措置寨柵皆儔爲之繼元立爲閣人衛德貴所嫉出爲遼州刺史吐渾數千人遮道請留繼元不許自是一軍失帥不復可用矣儔少長蕃中不樂爲郡頗出怨言繼元慮其爲變潛遣人殺之

李 隱

隱鴈門人以驍勇隸緣河十寨善騎射有膽畧錫襲位以軍功擢授馬步諸軍都引進使累從征討性純直未嘗曲事權要衛儔出知遼州隱惜其忠勇爲佞臣所讒頗憤惋形於言德貴聞而惡之白於繼元即日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

九國志卷之八

九國志卷九

宋路振撰

南漢　唐天祐元年烈宗爲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斷自高祖乾貞元年爲始凡四主實五十五年

世家

烈宗　姓劉名隱父謙爲封州刺史有三子曰隱台巖乾亨元年冬謙卒士民謀亂隱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天祐元年朱全忠奏爲清海軍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封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進封南海王乾化元年三月丁亥薨年三十八謚曰襄乾貞元年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忠陵曰德陵

高祖　名龑初名巖又名洪謙庶子乾化元年五月甲辰梁以爲清海軍節度使三年二月龑封南平王貞明二年八月癸巳稱帝建國號曰越改元乾亨追尊祖安仁曰太祖父謙曰代祖兄隱曰烈宗乾貞二年十一月改國號曰漢凡改元三乾貞九年白龍三年大有十五年三月丁

丑甍年五十四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

殤帝 名玢龑第三子初名宏度封賓王改封秦王及嗣位更今名改大有十五年爲光天元年二年三年丙戌遇弑年二十四謚曰殤

中宗 名晟初名宏熙封晉王既弑玢遂嗣位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十一月丁亥改乾和至十六年八月辛巳甍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後主 名鋹晟長子初名繼興封衛王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襲位改是年爲大寶元年至十四年二月宋師入城降封恩赦侯時開寶四年也八年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五年甍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或云歸葬於韶州之越王山

列傳

劉洪操　劉洪杲　蘇章　吳懷恩　陳道庠

邵廷琄　潘崇徹　郭崇岳　黃仁諷　許文楨

劉洪操

洪操字貞度龑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王十一年吳權攻交趾皎公羨求救於龑龑欲乘其亂而取之遣大將梁克貞率兵南下龑自護其軍以洪操爲靜海軍節度使封交王令統衆趣白滕時吳權巳殺公羨而據交趾親率衆來逆戰先於海口多植捉㧞悉銳其首以鐵冐之潮水方漲權乘船引兵挑戰洪操逐之須㬰潮退戰艦爲捉㧞所絓士卒皆覆溺死者過半遂擒洪操殺之

劉洪杲

洪杲字日宣龑第十子母南儀謝氏名宜清有寵洪杲十

歲封循王好步鬥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襄以兵書教之遂畧通義光天初循州賊張遇自稱中天八國王擁衆數萬攻下郡邑洪杲請統衆討賊玢以其尚幼不許洪杲曰兵法尚變不尚齒也因令越王爲都統洪杲副之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衆奄至洪杲率親信數百人介甲躍馬逕入賊中殺數十百人賊爲之少却俄而越王領衆繼至與賊大戰自辰及午賊衆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人多死洪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裨將萬景忻等蒙以大楯翼二王以出賊亦解去洪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未幾與晋王同謀篡殺應乾初爲諸

道兵馬副元帥參政事晟初立國中譸議騰沸洪杲請歸罪於劉思潮等晟不從反爲思潮等所譖以洪杲謀爲亂晟遣思潮偵之一旦洪杲與親信飲酒第中思潮與譚令禋領衛兵排闥而入斬其首以徇

蘇章

章封州人少事隱爲牙將性忠厚有勇力從征譚玘盧琚有功薛王奏署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盧延昌於韶州隱率舟師出雙石會天大霧晝暝如夜韶人四出以鐵纜繫巨鉤投隱艦中士卒驚撓章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鉤鉤皆斷折纜不能施韶人乃退翌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頗穢褻隱慙甚不敢視左右章伏

舴樓中引弓射罵者應弦而斃舟中皆鼓譟時江水暴漲自清遠峡以北湍瀨尤惡糧運不繼會延昌父光稠自虔州擁兵來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韶人以兵襲我後遂捨舟而徒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以所乘馬援隱因徒行爲後殿韶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街使龔襲位命章典禁衛諸軍白龍中楚人舉舟師來伐圍封州敗我師於賀江溺死者千人龔乃遣章領神弩軍三千人戰艦百艘援之章至賀江沉鐵索水中兩岸設巨輪以挽索築堤以隱之伏壯士堤中章以輕艦逆戰佯不利楚人逐之堤中挽輪舉索楚艦不能進退乃以强弩夾水射之楚人殲焉收戰船百艘以歸遂解封州之圍以功遷團練使

章子五人俱爲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爲不軌番禺號爲五郎將章年老不能致訓會有告其謀叛者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功得不坐憊悸成疾大有十年卒

吴懷恩

懷恩番禺人事龔爲内府局丞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玢襲位遷内常侍玢好宴樂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宫中懷恩屢言於玢曰今禁中自有簫韶府内樂百餘人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闌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玢不聽未幾果爲陳道庠所紿晟襲位授宫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封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指揮使吴珣

領兵侵楚親冒矢石半歲間取梧桂六州之地以功加濮陽縣公大寶中王師取郴連鋹懼以懷恩爲桂州團練使令治戰艦懷恩馭下方嚴臨事精至每舟成必自臨視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又造龍舟十以備鋹親征舟成懷恩以綿羃其手徧捫鈎楯匠區彥希在側運斤斬之首墮船中左右皆驚走後數日擒彥希斬於市懷恩治兵嚴整所至輒有功及被害國人憂之

陳道庠

道庠潁川人父瑫唐末避亂於封州力絕人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

爲虎賁郎麴果有父風大有末給事晉王府襲疾亟命以道庠爲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大初張悞赴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是掖二王而出玢既立所爲不法疑羣弟圖己每宴集則令宦官守閤供奉將吏悉露索而後入及晟將爲亂謀於道庠玢好角抵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潮等數人習角抵於晉王府中玢聞而悅焉翌日大置酒長春宮召角抵與諸王觀之至夕玢大醉既罷晟遣道庠等掖之因拉殺玢血濺寢門左右皆散走晟立以道庠爲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既得志頗誅殺

勳舊功臣劉思潮等皆相次被誅道庠不自安特進鄧伸與璿有舊嘗遺道庠漢紀問其意伸咤曰憨獠此書有韓信彭越事審讀之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晟覺之乃收道庠伸下獄翼日同斬於市悉夷其族

邵廷琄

廷琄循州人幼爲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閹異及長有文武才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玢襲位爲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有自遠方來者廷琄必先見之爲具背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大寶中遷內常侍時鋹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懼廷琄每從容言曰男兒十五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

下顧加檢慎鋹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鋹避暑多往焉廷琄雅所愛尚因請解兵職願為宮使鋹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琄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乃為樣親督工匠造之累言於鋹曰中國亂離久矣我先朝乘其間故有南越之地五十年來嶺表無事師之耳目不識旗鼓今中國已有真主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瑇瑁翠羽積於內府歲久而不可較陛下未嘗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鋹憒然不以為意七年王師克郴州招討使暨彥贇戰死王師乘勝取連州鋹始懼乃加廷琄開封儀同三司東南面招討使以舟師屯洸口王師既退廷琄循撫將

士招輯亡叛境上肅然稱爲良將因繕治兵甲親加訓練將復郴連會同列者嫉之投匿名書言廷琄將圖不軌鋹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爭入對使者哀訴言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寃痛爲立廟於洸口至今祀之

潘崇徹

崇徹南海人事龔爲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鈐畧乾和中晟遣崇徹率兵攻郴州時江南將邊鎬據湖南發兵來援相遇於宜章崇徹令步將康崇保分兵爲兩翼以掩賊江南兵大敗遂克郴州明年潭州節度使王逵率兵五萬來復郴州晟遣崇徹領衆赴之與逵遇於壕石逵軍逵來罷

之不成列崇徹登塚而望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敗遠僅以身免桂州吳懷恩爲部下所殺遣崇徹代領其衆加西北面招討使歲餘以飛語見疑於鋹遣崇岳來覘其軍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即就誅之崇岳至崇徹知其意恚以所部兵自衛以見崇岳不敢發還以白鋹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餘輩並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鋹方怒會崇徹單騎來歸束身請罪鋹釋而不問但奪其兵柄自是常怏怏及王師圍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召大臣議皆請以崇徹領兵以拒王師崇徹難之辭以目疾鋹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乃以彥柔代領其衆彥柔至賀州爲王師所擒賀州陷鋹憂迫

計無所出乃加崇徹内大司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逕趨韶州崇徹但擁衆自保不爲之援王師度馬逕崇徹請降從鋹歸朝太祖知其事特赦崇徹以爲汝州別駕卒

郭崇岳

崇岳番禺人宫媪梁鸞真之養子也幼爲閹人以慧黠聞乾和中爲内侍監鋹襲位遷内侍中大微宫使大寶十二年王師來伐都統李承渥以全師出韶陽爲王師所敗鋹震駭顧諸將無可使者鸞真即薦其子可用乃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六萬守馬逕去番禺栽百餘里時王師已過瀧頭翌日入馬逕去我寨十里游騎據雙女山

直瞰我軍頓摩壘挑戰崇岳本無將材所統之衆皆詔英敗卒絶無鬬志廷曉欲出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王師繼至廷曉謂崇岳曰北師乘席卷之勢其鋒不易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舊卒令不驅策而前將坐受其斃亡無日矣於是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而死崇岳奔入營王師攻之初一夕南風甚厲至是北風大起王師縱火燒寨崇岳大敗死於亂尸之下

黄仁諷

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隸本城爲鄉兵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福州林仁翰殺連重遇送首於建安迎

延政歸王閩中時唐兵壓境不果行還仁諷護送從子繼昌入守閩中以仁諷爲福州在城鎭遏使繼昌庸懦無馭下才人心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吏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陳繼珣等同謀殺繼昌而自立延政大怒收仁諷妻子戮於市發兵討之時仁達已推立卓儼明令仁諷爲城西門軍帥以扞建兵仁諷知妻子已戮臨敵不顧出入奮擊建軍大敗退而謂繼珣曰忠信仁義士之所守也舍此無以立吾頃在建安嘗攻伐今見利志義不能愼守晚節是不忠也富沙託子於我曾不營救中道而變是無信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是不仁也棄其妻子使爲魚肉是不義也此身十沉九浮旦

夕歸地下何面目以見之因拊膺而哭繼珣曰大丈夫殺身狥名何顧妻子且置是事無輕泄也建軍既退左右以其言白仁達翌日擒斬之并殺繼珣

許文禎

文禎泉州同安人少事審知爲給使累歷内職昶襲位遷文思院使延義立改金吾使率兵屯臨汀未幾授汀州刺史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黄紹頗守泉南而臨汀亦叛以應文進留從效殺紹頗以其首送建安文禎懼乃諭郡人歸欵於延政加太尉兼侍中爲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畏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遣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禎率衆拒戰擒厚卿遣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明年文禎

崒軍吏赴金陵璟復以爲汀州刺史未幾改蘄州召歸授建州刺史周顯德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薦文楨有武幹璟令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爲周師所破擒文楨世宗釋不誅璟割地歸款世宗放文楨歸璟以其失律不復用歸同安坎壈而卒

九國志卷之九

九國志卷十

宋路振撰

閩

司空以唐景福二年有泉汀五州地爲節度使至天德帝天德三年滅於南唐歷七主凡五十三年

世家

司空

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唐末爲縣佐吏與弟審邽審知以材氣知名號三龍屠者王緒聚衆自稱將軍署潮爲軍正旣誅緒衆推爲主時光啓三年八月也至景福二年盡有泉汀五州之地九月戊戌唐以爲福建觀察使三年九月庚辰升福建爲威武軍拜節度使四年十二月丁未薨贈司空

太祖

名審知字信通潮季弟景福四年冬潮有疾託審知以大事旣卒自稱留後光化元年三月己丑受朝命十月癸卯授本軍節度使天祐元年四月封琅琊王梁開平三年四月封閩王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辛未薨在位二十九年年六十四謚曰忠懿龍啓初追謚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陵曰宣陵

嗣主 名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初審知寢疾命權知軍府既卒自爲留後同光四年三月辛酉唐授爲節度使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己丑建國曰閩稱王十二月辛卯遇弑

惠宗 名鏻初名延鈞審知次子建州刺史王延禀審知養子也既與延鈞弑延翰推爲留後天成二年五月癸丑唐以爲節度使封琅琊王三年七月戊辰進封閩王長興四年正月稱帝改元凡改元二龍啓二年永和元年十月庚辰遇弑共在位十年謚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

康宗 名繼鵬鏻長子既弑鏻明日辛巳即位更名昶既而稱節度使奉表於唐明年改元通文至四年閏七月辛巳夜控宸控鶴二都兵作亂比明遇弑永隆謚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康宗

景宗 名羲初名延羲審知第二十八子先是被幽私第及繼鵬遇弑控鶴軍使連重遇等迎立自稱節度使閩國王時通文四年閏七月壬午也是月改爲永隆元年又奉表於晉在國仍用天子制六年正月乙酉爲朱文進連重遇等所弑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

號景宗

天德帝 名延政延羲弟也延羲既立封爲富沙王繼因延羲肆爲酗虐貽書切諫遂成讐敵久之自立爲帝以建州閩國號曰殷改永隆五年爲天德元年二年三月朱文進等弑延羲延政討之十二月衆殺朱文進連重遇於天德三年正月迎延政爲帝復號曰閩是年八月丁亥唐兵破建州出降時晉開運二年爲唐保大三年也保大五年唐封爲鄱陽王十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謚恭懿

列傳

王仁達　楊思恭　留從效　王忠順　陳洪進

黃思安

王仁達

仁達延鈞從子也幼聰悟博覽羣書及長魁梧有機略善

用鐵槊每擐甲持槊上馬馳刺觀者稱其妙延鈞襲位仁達爲樓船指揮使王延稟叛與其子繼雄領兵攻福州仁達舟師禦之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州與語因刺殺之以首示延稟大慟士卒擾亂遂擊破其軍擒延稟以獻遷親從都指揮使領台州刺史性慷慨自以功高又居親衛言事頗肆胸臆延鈞忌之一日延鈞宴羣臣酒酣顧謂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其理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冲爲強臣所蔽故有此弊今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美惡陛下皆見之動息飲啄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慙因賜金帛以慰之翼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即欲殺仁達私謂所親

曰仁達多智畧當吾之世猶可駕馭觀其詞氣非幼主臣
也後竟誣以叛誅之

楊思恭

思恭建州建陽人少俊爽好學有心計事昶爲同安尉延
政聞其名辟爲節度巡官襲位遷户部尚書時兵革屢興
國力空匱命思恭爲僕射録國事增山澤壠畝之稅魚鹽
蔬果皆倍其筭道路側目號楊剥皮唐兵至建陽延政遣
統軍陳望帥衆拒之列寨相屬斥候甚明唐人不敢逼凡
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政之命詰責之望對曰江淮間
多精兵將帥練習戰事未可輕敵陛下不以臣不肖舉國
中之衆以屬於臣安危之機在此一决今之曠師非臣之

怯也且欲觀其變爲萬全之策耳思恭大怒復遣讓之曰淮兵侵凌百姓叛逆瞻不交睫食不知味且彼之衆不過數千跋涉山川師無儜糧將軍擁衆盈萬兵精馬壯令乘危投隙與之角戰是以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使其營壘堅固芻粟豐備復何望哉將軍授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淮懼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乃引兵渡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溺死者尤衆延政降思恭遂歸金陵斬於建康市

留從效

從效泉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爲衙兵征臨汀以功遷冗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羲竊據福州以其黨黄紹頗爲泉州

刺史從效與其裨校王忠順董思安謀同殺紹頗迎立王繼勳爲刺史從效自署爲平賊統軍使而文進率兵來攻從效開城門與戰文進敗走於是人心悉歸於從效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效遂劫繼勳送於金陵李璟以從效爲清原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效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於海與福州世爲讎敵南限廣州瘴癘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鄞水皆猨徑鳥道近歲干戈屢動三農廢業冬徵夏斂僅足自贍不煩大軍久駐於此屯將皆不對翌日置酒餞之郊外屯將不得已皆卷旗而去從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效起自行陳知人疾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洊飜史傳延

納名士部內清治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爲郡人妻從效每給其衣食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周世忠征淮南從效遣衙將蔡仲興爲商人以帛書置革帶中由岳鄂送款內附又請置邸京師世忠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便不許宋朝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於洪州從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遣使賜詔書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張漢思陳洪進刼從效遷於東亭漢思自稱留後從效疽發背卒

王忠順

忠順泉州人隸本城爲鄉軍與從效同殺黃紹頗遷爲軍校江南兵逼建州黃思安與忠順同領衆赴難延政屯西門數戰不利延政諭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效首

誅兇黨克定泉南越踰巖險以兵來援見公等之忠赤也
今當勉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臣以必死奉報時城中衆心
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爲王氏臣今視其
危而叛去天下呰呰有容我者乎衆感其言遂無叛者翼
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整衆歸泉州追兵不敢逼

黄思安見前王忠順傳

陳洪進

洪進泉州仙游人少材勇選爲州兵留從效殺紹頗還爲
指揮使從效將送紹頗首於建安迎延政爲閩王羣下以
道阻賊盛莫有肯行者獨洪進請往時尤溪賊數千衆遮
道不得前洪進神氣自若語賊曰朱福州已爲義師所襲

殺之矣爾輩更爲何人戍守即持紹頗首示之曰我倍道兼送之建州以逆嗣君延政爾等無所歸矣賊遂潰散渠帥數人皆聽命因從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擢洪進爲建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江南克建州延政歸金陵李璟以留從效爲清源節度使洪進佐之出戰入守十五餘年以功遷統軍使從效卒其子紹鎡使江南未復小紹鎡領留後事月餘吳越遣使來聘紹鎡夜召其使與之宴語洪進疑之乃誣紹鎡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之送於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老且淳謹事無巨細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患洪進之專因大宴伏甲府署中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屋宇皆傾動甲未及發而同

謀者告之洪進遽起去洪進子文顯文顥俱爲牙校請以所部兵擊之洪進不許一日洪進置大鏁於袖從子常服安步以入府中漢思安處閤內洪進自外鏁其中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以公耄荒不能治請洪進知郡事衆情不可遏望以郡印相授漢思錯迕不知所爲乃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治事以印見授矣將吏皆賀即日置漢思於別館以兵監守之還使如江南請命李煜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建隆初太祖平李重進於揚州江浙皆納款洪進懼乃遣牙校奉表自稱副史言張漢思請老歸第以己領軍事太祖賜詔書慰諭乾德二年制授平海軍節度使仍鑄印以賜開寶八年

江南平洪進遣其子文顥來朝貢因降詔洪進入覲至建州聞太祖崩乃還鎮發哀太宗即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二年入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謚曰順

九國志卷之十

宋路振撰

楚

武穆王於唐乾寧三年丙辰自立於湘南至後唐保大九年辛亥國滅凡五十七年

世家

武穆王

姓馬名殷字霸圖唐中和時孫儒劉建鋒戍蔡州殷隸軍中及儒敗死衆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建鋒被殺衆推張佶佶讓於殷時乾寧三年五月也九月唐授殷潭州刺史光化元年三月命知武安軍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四月辛未封楚王後唐天成二年六月封楚國王許自開國長興元年十一月己巳薨年七十九謚武穆葬於衡陽之上潢

衡陽王

名希聲字若訥殷次子殷有子數十人嫡子希振長而賢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以母寵得立長興元年十一月丙戌襲位去建國制十二月唐以爲節度使三年七月辛卯薨追封衡陽王

文昭王

名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希聲既歿長興三年八月辛酉襲位九月唐以爲節度使

四年正月乙卯封扶風郡侯應順元年正月壬辰封楚王晉天福四年四月加天策上將軍十一月開天策府開運四年五月壬辰薨年四十九謚文昭是年六月漢祖劉知遠改國號曰漢

廢王

名希廣希範同母弟希範病以希廣屬拓拔恒將佐以希萼爲長恒亦勸希廣讓希萼指指揮使劉彥瑫等不欲遂奉希廣權軍府事時越希範薨之四日乙未也七月甲午漢封爲楚王十月希萼來奔喪拒之遂猜兵乾祐三年十一月希萼陷長沙戊申被害葬瀏陽門外

恭孝王

名希萼殷第三十子既害希廣遂自爲楚王時漢乾祐三年爲南唐保大八年十一月丁未也保大九年二月入貢於唐三月唐以爲楚王九月戊寅同母弟希崇指揮使徐威作亂執希萼幽於衡山縣希崇既襲位國人不附復立希萼爲衡山王希崇求援於唐唐命邊鎬將兵趣長沙十月鎬入醴陵遂趣希崇入朝十一月辛酉盡遷於唐辛未鎬遣先鋒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希萼入唐十二月唐仍賜希萼爵楚王以希崇爲節度使數年希萼薨於金陵謚恭孝希崇率兄弟十七人奔於周

張佶　許德勳　鄧進忠　姚彥章　秦彥暉
王環　王贇　李瓊　呂師周　廖光齊
彭玕　劉昌魯　鄧處訥　龐巨昭　彭師暠
劉言　王逵　周行逢　何景真

張佶

佶京兆長安人少通經史咸通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事秦彥牧宣城陰養亡命將圖江淮而兇暴多忌不爲吏民所信佶慮其害已乃辭疾去職將歸京師至汝陽值秦宗權阻兵佶往依之宗權與語大悅署爲行軍司馬會宗權敗遣衆四出屢爲梁祖所破佶謂劉建峰曰今天下

方亂英雄角逐吾觀秦公剛鷙猜忍終不能濟大事梁王軍政精明將士悉力一旦全師奄至吾等無賴矣不如早自爲謀建峰孫儒俱從儒殺宗衡自領其衆以佶爲行軍號令嚴肅衆皆憚之及破楊行密佶有力焉行密逐趙鍠據宣州儒與建鋒領衆西上將討行密建峰謂佶曰今與孫公權全軍爲公刷恥於宣州如何佶唯唯謝之於是儒盡焚維揚積聚驅其民人大屯廣德將先平行密而後北渡及圍宣州糧道阻絕士卒大疫反爲行密所破佶與建峰率餘衆據湖南推建峰爲帥建峰多私狎每飲酒部曲間有長直兵陳贍者其妻有殊色建峰通之贍怒以鐵撾置袖中擊殺建峰建峰將吏推佶爲帥佶將入府常所乘

馬忽踶嚙不止正中信髀仆地不能起者久之時殷征蔣飭於邵州信謂其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爲之於是磔陳贍於東市遣姚彥章等送殷及殷至信乘肩輿入府受其拜謁訖命殷升廳信即降階率將吏拜賀請代殷攻邵州梁開平中奏授信朗州永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乾化初移鎮桂林卒於治所子少蔚有武略事殷爲軍校希範襲位遷永州刺史天福中卒

許德勳

德勳蔡州朗山人少爲縣吏好讀書史任氣不羣秦宗權據淮西德勳往依之擢爲左軍判官與殷同在帳下有州里之舊情好款洽從孫儒討揚州以德勳爲踏白都指揮

使時淮上饑饉德勲所至必先固囷廩以待儒謂左右曰成吾事者許蹈白也自是軍中謀議皆得預焉及儒敗於宣城與劉建峰同入湖南以軍功奏授檢校太傅兼侍中殷代立以德勲爲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寧四年淮南楊行密遣使來通好以梁祖擅朝政願與殷爲兄弟之國以絶梁殷欲許之德勲諫曰行密盜據淮甸抗衡中國明公義修職貢於朝爲附庸一旦棄之前功盡廢他日朝廷問罪江表以我爲同惡即王師先至湖上矣不如拒絶之乃心王室乆長之筞也殷從之天復中淮人攻鄂杜洪求救於朝廷詔發荊湖澧朗兵以援之殷遣德勲與秦彦暉率舟師東下時荊南成汭知梁祖將篡曲意事之乃自擁

衆乘巨艦直抵夏口爲淮人所敗溺死德勲遂與朗州雷彦恭襲破荆南盡俘其府實及士女伶倫工巧之徒凡數千人以歸天祐二年又領兵畧地荆南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遷岳州刺史梁開平初淮將冷業冦平江以德勲爲東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去淮軍五里下營業以遊騎偵邏晝夜不絶德勲選習水者五十人斬木取其枝葉戴之各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業營令舉火爲號賊而營中擾亂自相蹂藉火舉德業以勁兵奄至大敗淮軍斬首千餘級擒業及裨校貳拾餘人以歸天成中淮將王彦章苗倫等冦岳州舟師萬餘人蔽江而下屯君山側殷遣德勲率艨艟戰艦千艘以禦之德勲謂諸將曰淮人

達來掩吾不備今若以全師臨之必懼而遁矣乃潛師屯角子湖偃旗卧鼓夜遣裨將王環以戰艦二百斷揚林浦絕其歸路淮人覺之遲明淮人移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合攻岳陽德勲選輕艦三百令裨將詹信先襲淮人且行且戰德勲擁艨艟自後而至大戰荆江中淮人大敗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擒彦章及倫以歸而行密遣使來行成且請二將殷以禮歸之遣德勲餞彦章等德勲謂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尚在願公此歸勿以湖南爲念若須得志當待馬子爭草然後可圖也彦章等愧謝而去是後馬氏諸子果爭立爲江南所滅人以德勲爲知言天成二年殷建國拜右相卒年七十餘子可瓊

鄧進忠

進忠湘陰人世爲土豪兄進思唐中和初爲瀏陽鎮將黃巢之亂江湖荒饉進思陰養死士千人以防寇盜會巢弟黃浩領惡少數千剽刼江左號浪宕軍轉入湖外大掠瀏陽進思患之乃與進忠謀率壯士伏山塚間候浩軍半過橫出擊之浩軍大敗前後皆遁走浩僅以身免縣以事聞於州奏授進思嶽州刺史天復中進思卒進忠襲位天祐二年許德勲襲京南出戰艦臨其城進忠遣人獻牛酒開門納德勲大享將士德勲諭以禍福翌日舉族南歸長沙賜進忠鞍馬繒帛金銀器令權知衡州軍州事未幾奏授刺史同光中卒

姚彥章

彥章字繼徽汝南人少倜儻有武畧乾符中黃巢盜起秦宗權召募豪俊以彥章隸帳下善用鐵槊重百餘觔每上馬盤辟疾如旋風觀者壯之隨孫儒渡淮援廣陵儒死宣城隨劉建峯入湖南領廳直軍最被親信及建峯遇害張佶傷髀不能視事佶與彥章首議迎殷遂遣彥章率所部迎殷於邵州殷初疑之猶豫未即還彥章入白殷曰劉龍驤張行軍與足下同功一體之人也不幸龍驤有不測之禍行軍以髀病廢是天意人望歸於足下何遽疑也殷釋然遂令彥章統衆先歸國內既定翌日殷至代立以功遷長直都指揮使彥章建議平嶺北七州薦李瓊爲游奕使

桂州平奏授靜江軍行軍司馬監軍府事遷檢校工部尚書橫州刺史容南麗巨昭歸欵彥章率兵迎之遷寧遠軍節度副使知容州事殷建國拜左相遷昭順軍節度使清泰中加兼侍中卒

秦彥暉

彥暉上蔡人宗權之族弟父轍仕郡爲牙校彥暉少伉勇有知畧宗權將敗族人懼禍彥暉請隨族兄宗衡討揚州宗衡爲儒所害彥暉從儒攻宣州儒敗又從建峯入湖南爲捉生指揮使光化中殷將平嶺北以彥暉及李瓊爲七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虜劉士政以功奏遷檢校太保天祐末淮將劉存劉威領戰棹攻湖南殷以彥暉爲在城都

指揮使領兵三萬以禦之彥暉潛艘艤於上流以待淮人又遣副指揮使黃璠分戰棹三百艘潛瀏陽口存以舟師至越隄屢戰不利乃遣使送書於殷以請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緩我師而為變不可信也使者回以其言白存時彥暉與存對水為陣存登岸遙呼彥暉曰我降矣而公弗許古人有言殺降不祥公豈不為子孫計彥暉怒曰賊踞吾城下而不擊奚顧子孫耶乃鼓譟齊進淮人遁走黃璠自瀏陽口列戰艦橫絕大江合擊之淮人大敗擒劉存至夕劉威以輕舸遁去彥暉親戮其裨校百餘人以功奏加撿校太傅開平三年領兵攻朗州殺其將區景思擒節度使雷彥恭及其宗屬雷彥雄等七人以歸朗州

平遷道州刺史乾化中代歸卒

王環

環許州人少隸忠義軍秦宗權據淮西以環有勇力召置帳下後與劉建峯從孫儒渡淮儒死宣城又隨建峯入湖南爲捉生指揮使剽掠郡邑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峯死殷代立遷水軍都指揮使略地上高擒淮將劉靖奏授檢校司徒貞明初從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風暴起環乘風鼓棹直抵齊安城中纔四鼓矣環挂繩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廨擒刺史馬鄴遲明城中驚擾德勳乃驅其官屬將吏寘入舟中大掠而歸至纔口德勳謂環曰鄂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黃州

而鄂人不覺令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成列而行鄂人不敢出至岳陽以所俘獻殷大喜奏以環領黃州刺史天成初史光憲自京師還爲荆南高季昌所執奪明宗所賜名馬妓女殷遣環與袁詮詹信率戰艦三百艘討之大畧於境上季昌遣將屯劉郎洑環進兵擊破之奪戰艦百餘艘遂逼荆渚季昌懼請和取光憲以歸殷建國以環爲左六軍副使長興二年卒環善治舟師能以寡擊衆布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每戰罷必盡索傷者扶至帳前手自療治之鍼鉤鈐夾名膏上藥常置坐右殷每部分諸將使之出征士卒得隸環麾下咸相賀曰吾輩不畏死但獲居王六軍隊伍中足矣其

爲士卒所愛如此

王贇

贇事希範爲衡山指揮使時十五餘年境內無事但以所部營飾宮室葺修佛廟而已贇求自試乃以爲岳州刺史乾祐初希萼率兵攻湖南希廣以贇爲都部署率衆禦之敗朗軍於僕射洲奪戰艦三百艘希萼復大舉兵攻長沙路由岳陽贇堅壁自守希萼不敢逼遣人謂贇曰比約與君同行令何異心也贇曰大王兄弟尚不相容何責將吏之異心也願大王入長沙無傷同氣臣守岳陽敢不盡臣節希萼感其言及篡位奏授贇永州防禦使淮將邊鎬據湖南有占者云王氏繼馬氏時議以贇有世功當應其讖

鎬白於李璟乃授贇鎮南軍節度使賜襲衣巾帶以毒寘巾帽中未幾贇腦裂而卒

李瓊

瓊蔡州汝陽人少以勇選隸秦宗權帳下後隨孫儒渡淮儒敗又從劉建峯入湖南爲親從都押校殷代立遷本軍指揮使時湖外初霸土宇未廣議者復請規取嶺北七州之地乃命瓊與秦彥暉爲七州游奕使張國英李唐爲之副兵克永道郴連四州因水陸齊進屯全義嶺時桂州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營嶺下指揮使王建武營秦州以拒我師彥暉三戰不利會全義民請爲鄉導瓊詰之對曰此去西南有古路背巖闕抵秦載五十里雖生荆棘可通

單騎瓊乃白彥暉請以步卒三百騎兵六十以巨梁長劍斵扙夜襲秦城至建武營繞三鼓矣時營中士卒不虞我師之至皆熟寢令騎兵分布栅外自以牛革蒙栅門踰入士卒隨之營中亂自相蹂躪斬首百餘級衆遁走擒建而歸遲明至大寨係建武以素練示可璠營中可璠不知我師已破秦城寨猶鼓譟未信乃斬建武投首營中士卒震駭彥暉因其驚擾以全軍擊破之擒可璠降其將吏二千餘人欲部送歸湖南瓊曰我以七千人討桂林若分兵以送降者前有大敵何以當之此敗軍烏雜其心不一不如殺之以全軍直趨桂林此席卷之勢也於是盡坑降兵自秦城以南猶有二十餘栅皆迎風而潰瓊以先鋒兵躡之

比至桂林殺戮萬計遂圍其城九日而士政降彥暉班師殷以瓊爲桂州刺史令經畧嶺南遂襲容州降龐巨昭明年又與呂師周克韶賀梧三州瓊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觔踞案大嚼眈眈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聚戲衢路中忽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瓊治桂林三年招納逋逭法令寬簡吏民便之開平中卒於治所年六十八

呂師周

師周廣林人吳將蒙之裔孫也父珂少以勇敢隸楊行密帳下累戰有功遷黑雲都指揮使師周少勇敢任氣隨父征討臨陣未嘗介甲金創被體而談笑自若衆皆服其果

殺珂卒行密令代其父爲指揮使天祐初副指揮使綦毋章以所部兵屯上高與湖南爲敵境累戰殺傷者萬餘人遷袁州刺史師周性豪率頗通緯候及兵書自言世將家子不可保富貴每恣爲杯酌狎客常十餘人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遣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毋章曰吾與湖南對壘有日矣觀其營上雲飛常紛紛然未易敗也馬公寬仁待士有禮吾欲逃死焉公以爲如何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而言不洩也乃遣牙將呂蔚通欵於我開平初以所部兵大獵境上因歸於湖南章縱其親隨之人殷闢師周至甚喜曰吾方圖嶺表得師周足矣即以爲步軍都指揮使領袁州刺史

明年率兵攻韶賀梧象龔富等州與劉隱公十餘戰而克之奏授韶州刺史乾化中領兵破飛山蠻斬其帥潘金盛諸蠻悉歸欵奏遷檢校太傅淸泰中卒

廖光齊

光齊有武幹事殷爲决勝副指揮使天成末從許德勲討荆南屯兵沙頭高季昌之子從嗣爲雲猛指揮使驍果無敵一日單騎薄德勲營衆不敢出光齊怒言於德勲曰此騃童也請爲公擒之乃介馬援槍而出與從嗣格鬭良久光齊僞墮馬從嗣奪楇以擊之反爲光齊所擒時季昌以數十騎覿於臺上見其子被擒亟令騎士來請及入營光齊已拉殺之矣季昌大慟翼日遣使請成光齊以功遷决

勝指揮使性簡傲使酒因爭飲令毆同列黜爲邵州教練使未幾復舊職討溪州蠻中流矢而卒

彭玕

玕吉州廬陵人世居赤石洞爲酋豪黃巢之後江表寇盜蜂起玕於鄉里保聚徒衆得數千人自爲首領捕逐群盜有功本州補玕永新制置使玕雅好儒學精左氏春秋當兵荒之歲新在饑饉玕延接文士曾無虛日治具勤厚人多歸之廣陵筆工李鬱者善爲詩什玕嘗貽書與鬱以白金十兩市一筆又令鬱訪石本五經卷以白金百兩爲直廣陵人相謂曰玕以十金易一筆百金酬一卷況得士乎於是蕭謨等數人咸往依之鍾傳據江西其裨將韓德師

叛傅令其弟瑊攻破之斬獲甚衆軍政嚴肅棋採不犯傅以瑊爲吉州刺史未幾以玗代之玗以傅爲輔車之勢會傅死楊行密將攻破豫章虜鍾匡時玗懼將圖據湖南先遣其黨敖瞻李緒來致書於殷且覘殷之起居殷勞之翌日大宴府中將吏畢集以瞻爲上客瞻等歸以語玗曰馬公龍鬚鳳眸大人之表其將吏輯睦少長有禮未可圖也玗默然開平中撫州危全諷率袁吉之兵以復豫章至象牙潭淮將周平擊破之玗乃以所部并其族千餘人歸款於我殷發兵境上援其輜重至即奏授郴州刺史隴西郡公以希範娉玗女天成中玗卒年七十三兄鄴弟瑊子繼英繼勳

劉昌魯

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釋褐項城主簿累遷至尚書郎乾符中出爲高州刺史黃巢寇嶺南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自守一境獲安就遷防禦使劉隱入廣州遣其弟龑領兵攻高州昌魯率勵丁壯逆戰於城外大破龑軍自以地小力寡終慮爲隱所吞聞平初乃致書於殷曰僕昔占籍鄴中受恩唐室涖高三歲遇黃巢之亂收合生齒壁於掠山因深爲塹憑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勤士卒洎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掠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多故嶺南不賓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心僕常訓勵甲士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巖

遁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衆矣殘民以騁所不忍爲昔古公去豳竇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爲推美僕雖頑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負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款於執事謹刺血染辭上達誠悃惟明公圖之殷覽書甚喜即遣指揮使張球率兵迎之昌魯盡輦其帑庫及士卒千餘人歸於湖南奏授永順軍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天成中卒

鄧處訥

處訥邵州龍潭人少爲州兵累遷至軍校唐乾符中從閔頊征蠻於安南黃巢之亂盜殺潭州觀察使李巢城中無主會頊自安南回以所部兵駐郡中傳檄諸州同捍寇盜

境內以安遣使奉表於朝詔以瑱爲檢校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潭州刺史處訥從瑱久在安南及是欲歸邵州省其親族瑱回署處訥爲邵州兵馬留後未幾衡州刺史周嶽舉兵襲瑱殺之因據長沙處訥縞素發哀召集將吏諭之曰閔僕射駐軍長沙親捍寇盜布衣糲食以養士卒救民於塗炭恩德厚矣不幸爲鼠輩所圖今欲與諸軍問罪於周嶽可乎衆皆曰留後爲善人雪冤敢不從命乃以精卒二千襲嶽殺之梟首於東市遂據其城慰撫將吏中外胥悅時景福二年也既而州人以狀聞於朝廷詔以處訥爲湖南節度兵馬留後乾寧元年劉建峯領衆自豫章處訥遣其鄉豪首蔣勛等領步卒三千斷龍回關殷先至關

召勍等諭以禍福仍許奏授官秩勍衆皆喜是夕乃棄鎧甲旗幟潰邵州明日建峯令前鋒兵盡被邵軍鎧甲張旗幟直趨潭州薄城東門守陴者不之覺且謂邵軍之回也門啟前鋒兵經趨府中將吏驚走是日處訥内晏集寮屬了無備禦裨將宋全節就擒處訥斬於長史橋側

龐巨昭

巨昭不知何許人唐末爲容州觀察使精天文緯候之學黃巢入廣南巨昭括部内諸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分屯險隘巢寇憚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衆歸附殷遣姚彦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巨昭將歸款於我乃大享將士而謂

之曰李瓊甲馬雄盛乘席卷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彥昭對曰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徹儲糧潛兵山谷空城以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浹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氣甚銳未易破也不如以牛酒犒其軍爾輩不失為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迎勞瓊瓊以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衆來我師不能守於是盡輦其府實驅其人民以歸巨昭挈其族數百口隨歸長沙殷久聞巨昭之名遣使慰勞即日奏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略使巨昭在嶺南嘗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於長沙至是果歸附人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長

短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以往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貞明中卒年七十六

彭師暠

師暠溪州人世爲諸蠻酋長父仕愁唐末溪州刺史其地西接牂牁口林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澧朗方數千里山水險惡舟車不能通其蠻有六種盤氏爲大即盤瓠之種也俗無文法約束繫於酋長當士愁之世昆弟强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皆歸之勝兵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而長沙四境最被其患天福五年士愁遣使通款於蜀且請兵同寇澧朗辰三州大略縣邑希範遣指揮使

劉勍全師率衡山步卒五千以救之勍等擊敗其兵士慜遁去遂進兵蘘溪州州在山頂為堡四面斗絶勍選壯士緣崖梯山縛棧道以圍守之士慜夜舉烽火以集蠻軍勍於溪澗中置毒蠻軍至飲其水者皆病嘔不能戰死者甚衆一日南風暴起勍以大箭射堡中盡焚其盧舍蠻軍多死士慜乃率所部夜遁絶險道入奬州遣師暠率諸蠻酋長田洐贇覃行方向存祐羅君富等攜牌印納欵於勍勍班師與師暠等歸長沙釋其罪厚賜而遣之奏授士慜溪州刺史兼溪洞招撫使以師暠補武安軍牙校師暠有勇力善射累從諸將征討有功遷衡山指揮使希廣襲位改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希蕚舉朗州之衆以攻湖南列

戰棹於水西軍勢甚盛師暠登城觀之白希廣曰朗人驕而輕雜以蠻兵其勢易敗請假臣步卒三千人南自巴溪渡江趨嶽麓後夜擊之請令許可瓊以舟師陣於山前破之必矣希廣因與可瓊謀堅沮止之翌日師暠見可瓊於軍門坐談戰事師暠瞋目叱之曰汝反文在面即日當投賊何庸論戰耶拂衣而去乃白希廣請誅可瓊希廣不從師暠退而歎曰禍亂如此王慈惡無斷敗亡可待矣及朗軍攻長樂門可瓊果束甲以入於賊城陷師暠被擒希蕚命釋之師暠溪洞人性獷直不喜阿附屢為希蕚以罪笞責及希崇篡立令師暠衛送希蕚因於衡山欲使殺之於路而師暠奉事彌謹終以保全因與指揮使廖偃同謀立

希萼爲衡山王後隨希萼歸江南李璟聞其忠節擢爲殿直指揮使後卒於金陵

劉言

言吉州廬陵人少事彭玕爲伍長以勇幹聞開平中玕納款於湖南言從歸長沙希範即玕之壻也出鎮朗州召言爲牙校及希範襲位溪洞酋長多求款附乃以言知辰州軍事以鎮撫諸蠻使之未幾奏授辰州刺史希萼入湖南百役繁興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周行逢叛歸朗州初希萼令其子光贊爲朗州留後逵至廢之以馬希振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懦不能馭羣下但酣醟淫戲而已將吏患之逵等懼亂遂與行逢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爲副使言素

知逵等兇暴謂其徒曰南方禍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於我矣於是盡留所步以單騎行逵等遂廢光惠推言權留後事時周廣順元年也言既立遣使詣闕上表又遣使納款於李璟求授節鉞璟未之許也會希崇逐希蕚而自立請援於江南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於金陵二年冬璟又下詔召言入覲言不行因令副使王逵行軍司馬何景真指揮使張倣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周行逢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等號十指揮使同率兵攻湖南逐邊鎬鎬奔歸江南言乃以逵權知潭州軍府事遣使詣闕上表且言逐江南賊軍復馬氏土疆之意周太祖遣使來宣慰三年正月言又遣使上表以長沙經兵火

焚毀請就以朗州爲治所周太祖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桂州之上以言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平軍節度使逵爲潭州刺史武安軍節度使景真爲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指揮張倣而下並領刺史爲節度副使或行軍司馬皆言奏請之也是月又遣牙校張崇嗣置邸京師歲時修貢周祖下詔賜言舊屬湖南在京及諸處莊宅邸店時王逵爲節度使周行逢爲行軍司馬專制湖南威稚漸盛言懼其爲變將圖之逵與行逢謀先六月逵率所部兵入朗州殺言部將鄭玫㕡言囚於别館誣奏言與江南通謀誘引淮賊將并潭朗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下詔奪言官勒歸私第委逵以便宜安置復下詔

令逵歸治潭州乃以潘叔嗣權知朗州軍府事未幾令叔嗣殺言於武陵初民間謂為劉皷牙馬氏將亂湖南有謡言曰馬去也不用鞭皷牙過今年及暹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金陵鎬尋為王逵所逐奔歸江南是歲言亦為叔嗣所殺皆其驗也

王逵

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少以驍勇選為靜江兵希蕚入朗州累遷討賊有功遷本軍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蕚攻湖南令逵領戰棹為前鋒陷長沙希蕚既立逵有力焉時剽刼之後城中帑庫盡以焚燒賞賜不足又重搆府署執役者皆靜江士卒相與怨憤聚而謀亂副指揮使周行逢聞

之以告達曰士卒怨懟深矣不早為計難將及我是夕乃擁其衆以長柯巨斧斬關以出遂歸武陵時希萼方醉遲明始遣裨將唐翥領兵追之不及因徑趨朗州士卒皆重趼不復成列達先已入城伏卒門下翥至達縱兵擊之翥軍大敗追殺殆盡翥僅以身免達乃逐留後馬光惠請辰州刺史劉言為帥未幾長沙兵亂指揮使徐威等廢希萼而立其弟希崇囚希萼於衡山行軍司馬廖偃與指揮使彭師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將納之希崇懼納款於江南且請兵為援李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遷馬氏之族歸於金陵璟以鎬為武安軍節度使又遣將劉仁贍率師取岳州鎬將圖朗州客白璟請召言入覲言不行謀於

逵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於我矣爲之柰何逵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爲名公如東行正入其筭武陵員江湖之阻帶兵萬衆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畧未定乘人心憤怒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於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逵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奔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去盡復湖外之地時廣順二年冬也逵遂據長沙與劉言同遣使上表於朝三年正月周祖下詔褒諭以逵爲武安軍節度使逵出於行陣本無銓畧不能馭羣下時諸指揮使受詔爲節度副使者數人多留長沙各置牙兵分廳案事軍政淆亂將吏患之每晏集府中喧拏如市逵莫能

禁止會廣兵乘間盡取梧桂郴連之地逵率衆南征敗於蠔石而還時何景真朱全琇同在武陵與劉言不協各謀爲亂言又以逵專制湖南慮其難制將并長沙之地逵大懼因與周行逢謀召景真全琇領兵討桂林至皆殺之又殺張倣於府中景真之姻也乃率所部兵襲武陵幽言於别館誣奏言欲併潭朗歸款於江南周祖下詔委逵以便宜處置逵既殺言遂移治武陵時顯德元年也世宗下詔以逵爲武平武安等軍節度使三年世宗征江南詔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以所部兵逼鄂州攻其長山寨而還復領衆逼宜春道出長沙耀兵金波亭有蜜蜂集纖蓋中占者以爲不利遂留長沙令行營副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潘叔

嗣張文表爲前鋒叔嗣怒至澧陵擁衆而還逵聞兵叛乃乘輕舸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於朗州城外

周行逢

行逢武陵人少無賴與王逵同里俱爲靜江兵事希萼爲小校從希萼攻湖南陷長沙靜江軍叛隨逵入朗州破追兵於城門下殺千餘人逵攻邊鎬令行逢領步卒趨益陽拔其寨殺江南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逵平湖南周祖下詔以行逢爲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劉言將併潭朗逵聞而憂之以語行逢行逢曰言本江西反徒景真全琇今口暴無職相與爲亂必矣會廣南兵寇全義行逢乃與逵密謀白於劉言請以景真爲南面行營

招討使全琇爲先鋒令會兵於湖南比至皆殺之達攻劉
言於武陵以行逢權知潭州軍府事顯德元年世宗下詔
以行逢爲武清軍節度知潭州軍府事達奉詔領軍征宜
春至長沙不行遣副使毛立潘叔嗣張文表統衆南伐行
逢久專湖南之務頗任威刑達屢以言規之行逢不悅叔
嗣又怒達即安而令已起難頗出怨言叔嗣將行行逢餞
之泣曰吾見師之入也叔嗣懼至澧陵邑吏請以牛酒犒
師毛立不許士卒皆怒叔嗣乃與張文表械立送於行逢
明日擁衆回長沙叔嗣旣殺達乃迎行逢歸治朗州行逢
至懲王達之亂斬叔嗣以殉遂自領兩鎭留後遣使奉表
詔以行逢爲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

軍事乃表守文瓊爲武清軍節度使張文表爲衡州刺史領親衛都指揮使彭萬和爲永州防禦使觀察判官李觀象通判軍府事釋毛立爲水軍都指揮使行逢既得志恣行誅戮達之子弟及門將吏死者百餘輩性猜忌每遣人伺察郡縣守宰有聚飲偶語者必逮捕下獄以謀反誅守文瓊彭萬和與行逢族兄飲酒疑其謀叛夜遣甲士圍其第盡擒殺之麾下之人皆重足脅息五年朝廷遣使儲魚鹽於境上行逢懼乃繕治戎器增築城壁閱諸州鄉兵大修武備皇朝建隆三年以疾卒年四十六葬武陵之肩山子保權嗣行逢性殘忍然爲治嚴整不徇私黨躬履儉約以率群下辟署官吏必取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甚便之

有女壻求補吏不許給以耒耜而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女以祿姑歸墾田以自活也其妻嚴氏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給賦調人民化之率務稼穡四五年間倉廩充實尤崇信釋氏常設大會齋緇徒畢集行逢徧拜之捧栰執帨親侍滌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寃報乎

何景真

景真武陵人少以強武隸朗團軍希蕚入朗州署步軍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蕚攻湖南命景真率步騎三千出竹捆屯兵楊柳橋以逼其城湖南指揮使韓禮率步騎五千陣於橋西景真登橋望之見旗幟不整曰此非我敵也乃

縱兵擊之潭人大亂奔入城中禮被破傷至其家而卒明日城陷希萼之攻長沙也以其子光贊守武陵至是既平湖南乃以景真為朗州衙內指揮使以翊光贊王逵周行逢叛於長沙以所部兵奔歸朗州廢光贊奪其印授而立馬光惠景真不能拒後又與王逵同請劉言為帥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於江南邊鎬率師入長沙劉言王逵同謀逐鎬乃結景真為十指揮使率舟師同攻湖南鎬遁走奏授景真檢校太尉靜江軍節度使景真求歸治所言不許留於長沙與王逵不協求歸朗州許之時劉言已為使相景真不能下之每使酒悖慢言不勝其忿且意王逵等遣景真同已也將誅逵景真亦欲殺言以據朗州事未

及發達皆偵知之因與周行逢密謀將先誅景真後圖劉言會廣南兵入境因僞召景真爲招討使會兵於長沙景真即日以牙兵百餘人徑往湖南達迎勞於郊相見甚歡館於馬氏之故第宴飲彌日多選妓女寘帳幄中景真留連月餘達乃遣人僞自朗州來者傳劉言之命就詰景真曰邊寇搶攘委公以戎事公耽淫縱酒遲留不發太師以公觀望命械公歸西府時景真已醉惝怳不知所爲乃俛首就縛送朗州殺之於路

九國志卷十二

宋張唐英補撰

北楚

武信王於梁開平元年據有荊州旋得歸峽至宋乾德改元國除傳襲四世五帥凡五十七年○按歐史作南平十國紀年及宋史作荊南

世家

武信王 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本名季昌避後唐諱更今名初隸朱友讓得見全忠奇其才命友讓畜爲子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梁開平元年五月拜荊南節度使乾化四年八月封渤海王龍德三年十月戊寅梁亡入覲於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丙午封南平王天成二年因掠唐所部送蜀貨削官爵乾貞二年六月稱藩於吳是年十二月丙辰薨年七十一謚武信葬於江陵城西之龍山鄉

文獻王 名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既襲位吳以爲節度使懼唐見討復修職貢時爲嗣位之明年唐天成四年也是年七月甲申唐復以爲節度使追封季興爲楚王長興三年二月賜爵

渤海王應順元年正月玟封南平王荊南介於吳楚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修貢中原假道境上自季興以來邀掠貨物諸道移書詰責即復還之亦無慚色其後南漢與閩稱帝從誨所嚮稱臣利其賜予諸國目爲高賴子又曰高無賴漢乾祐元年十一月癸卯薨年五十八葬龍山鄉明年漢加謚文獻

貞懿王 名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漢乾祐元年十二月丁丑漢以爲荊南節度使周廣順元年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進封南平王宋建隆元年八月薨年四十一葬龍山鄉宋加謚貞懿

侍中 名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一子保融同母弟也保融卽世宋以爲荊南節度使建隆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九贈侍中

侍中 名繼冲字成和保融長子保勗既歿宋以爲荊南節度使乾德元年二月宋師至納士出降十月至闕下授武寧軍節度使鎮彭門幾十年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李景威

李景威

景威公安人幼隸於軍頗有智略累以戰功遷雲猛指揮副使保勗以爲衙內兵馬副使繼沖嗣立多委任之初聞慕容延釗等伐張文表景威乘間見繼沖曰今王師雖稱假道以収湖湘然觀其勢恐因而襲我景威欲效犬馬之力願假兵三千人於荊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軍収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則有搖尾求食之禍繼沖曰吾家世世貢奉朝廷必無此事爾無過慮況爾非慕容延釗之

敵也景威又曰俗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一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而滿百昨此舟漂没不存茲亦可憂繼冲又不聽景威知計不行自扼吭而死及王師入城繼冲悔不用其言太祖聞景威之計曰彼忠其主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

雲間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雲間志三卷提要

宋楊潛撰見宋史藝文志按雲間即今江南之華亭縣在宋時兼今松江全郡之地此志體例繁簡得中不讓宋人會稽新安諸志書成于紹熙四年而知縣題名載至淳祐八年而止則張顥以下三十人是後人所續又進士題名載至寶祐元年姚勉榜錢拱之而止則慶元五年趙汝詒以下二十四人亦後人續入也又載樓鑰等記並為後人所增考之元徐碩至元嘉禾志華亭一縣全取是書中語知潛此志為當

時所重矣

雲間志目録

卷上

序　說

銘　箴

祭文

雲閒志三卷以紹熙四年六月編次十月書成預纂

脩者書氏名於右

從事郎新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南局朱端常

迪功郎新信州州學教授林至

迪功郎新饒州州學教授胡林卿

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

兵馬都監借緋楊潛

雲間志序

華亭為今壯縣生齒繁夥財賦浩穰南距海北瀕江四境延袤視偏壘遐障所不逮負之寰宇記輿地廣志元和郡國圖志僅得疆理大略至如先賢勝槩户口租稅里巷物産之屬則闕焉前此邑人益嘗編類失之疏略續雖附見於嘉禾志然闕遺尚多□□觀覽余謬領是邑雖日困於簿書期會而此心實拳拳今瓜代有期不加討論以詔來者則鞅鞅不滿若將終身焉於是□邑之博雅君子相與講貫疇諸井里攷諸傳記質諸故老有據則書有疑則闕有訛則辯

凡百里之風土槩然靡所不載至若前輩詩文散落於境内者非一姑摭南渡以前者附於卷末書成而鋟墨公帑匱而莫能舉又得邑之賢士大夫鳩工助成是書也雖一邑之事未足以廣見聞異時對友朋則可以資談塵事君父則可以備顧問孰謂其無補歟紹熙癸丑仲冬旦日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借緋楊潛謹序

雲間志上

封域

華亭在禹貢為揚州之域在周為吳地吳滅入越越滅入楚秦併天下分三十六郡始屬會稽郡漢世因之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為會稽郡西為吳郡華亭雖吳郡地猶未見之史傳孫氏覇吳盡有其地建安二十四年封陸遜為華亭侯始見之吳志矣晉宋齊梁未之改易隋平陳始置蘇州迨唐天寶十年以華亭為縣屬蘇州治按新史寰宇記以為本嘉興縣地輿地廣志以為本崑山縣地崑山即漢婁縣梁大同初易今名

元和郡國圖志云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為之今邑之四境與三縣接郡國圖志為不誣矣僖宗入蜀時羣盜蟠結王騰據華亭唐周寶傳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按僖宗幸蜀則中和元年也其後吳越王錢鏐遣顧全武拔之自此地入吳越按九國志顧全武平嘉興取崑山雖無拔華亭事通鑑乾寧四年錢鏐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晉天福五年以嘉興縣為秀州而割華亭隸焉按置秀州五代史云晉天福中寰宇記以為四年吳越備史五年三月敕升嘉興為州而以華亭及新置崇德隸焉則備史年月差詳云至於縣之得名通典寰宇記云地有華亭谷因以為名按陸遜傳遜初封華亭侯進封婁侯

次江陵侯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為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初亭侯次鄉縣郡侯以遞所封次第攷之則華亭漢故亭留宿會之所也漢亭二萬九千六百六十五吳所封亭侯如西亭烈亭東遷亭新城亭之類今縣有華亭鎮印或者遂謂自鎮為縣不知所謂鎮者唐因隋制置鎮將副以掌捍防守禦之事縣之冗職耳通典隋置鎮將副其職甚卑唐因之有上中下新史以防守多寡分之唐季五代或用土豪小校為之舉吳郡屬縣崑山常熟華亭海鹽吳江皆有鎮將以沿海防禦之處九域志楊行密吳越王相攻取崑山常熟鎮是也國初鎮將雖存而縣令及尉實掌其權續通鑑據國史本志會要趙韓王行狀五代以來鎮將用節度親隨為之凡事專達於州縣吏失職

建隆三年詔盜賊鬭訟縣令及尉領之各置弓手而鎮將止統在縣太平興國中用本州牙吏耳時華亭在吳越雖未歸土而廢罷鎮將蓋始於此祥符圖經載鎮在西南二百步而元豐九域志則廢矣按祥符圖經崑山鎮在縣東一里常熟鎮在縣南二百步吳江鎮在縣下九域志皆廢元祐間太史范公祖禹奏議曰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歸於縣如自鎮而為縣則新史輿地志諸書不應略而不言也若夫雲間之名則自陸士龍對張茂先所謂雲間陸士龍一語云

道里

邑之四垂祥符舊經書之詳矣至於去州遠近考之元和郡國圖志元豐九域志不能無少異者蓋元和

云百七十里舉蘇州而言也元豐云百二十里舉秀州而言也若夫四至八到大抵皆水程云

縣境東西長一百六十里南北濶一百七十三里東至海八十里西至平江府長洲縣界八十里南至海九十里以小官浦為界北至平江府崑山縣界八十里東南到明州界九十里西南到海鹽縣界六十里兩縣相去一百二十里東北到平江府崑山縣界一百十里兩縣相去一百三十三里西北到平江府崑山縣界一百五十里兩縣相去二百里

城社

縣之有城葢不多見華亭邑於海壖或者因戍守備禦而有之紹興乙亥歲酒務鑿土得唐燕冑妻朱氏墓碑以咸通八年窆於華亭縣城西一里鄉名修竹是唐之置縣固有城矣廢興之由莫得而詳疆域尚髣髴可識云

縣城周回一百六十丈高一丈二尺厚九尺五寸

古城在縣西南六十里

按祥符圖經載古城今未詳所在

社壇在縣西北二里

鎮戍

華亭襟帶江海間上而吳晉近而吳越嘗築城壘置
防戍所以控守海道者至矣今淞海鎮寨倍於他邑
是亦捍制上流之意云

青龍鎮去縣五十四里居松江之陰海商輻輳之所
鎮之得名莫詳所自惟朱伯原續吳郡圖經云昔孫
權造青龍戰艦置之此地因以名之
國朝景祐中置文臣理鎮事以右職副之今止文臣
一員
政和間改曰通惠
高宗即位復為青龍云

管界水陸巡檢司在青龍鎮中
金山巡檢司在縣東南九十里
戚漴巡檢司在縣東南一百里
杜浦巡檢司在縣東北七十里

坊巷

坊巷之名皆因俗之舊非有遺迹故事也今生齒繁阜里閭日闢所誌者特存其舊耳顯善勸義二坊則令楊潛因邑人之孝義者特表之以感化里俗云
石獅巷在縣東一百二十步
石條巷在縣東六十步

倉橋巷在縣東一百步

郭門巷在縣東一百七十步

鹽倉巷在縣西二十步

廣明橋巷在縣西四十步

前巷在縣西六十步

後巷在縣西八十步

亭橋巷在縣西一百三十步

東私路巷在縣西二百五十步

西私路巷在縣西二百六十步

福順廟巷在縣西三百步

莫家巷在縣西三百五十步
竹木巷在縣南二十步
城隍廟巷在縣南五十步
廂巷在縣南六十步
金山忠烈廟巷在縣南七十步
石碑巷在縣南八十步
紀家巷在縣東南一百三十步
毬場巷在縣東南一百五十步
石幢巷在縣西南一百五十步
童家巷在縣西南二百八十步

陸家巷在縣西南二百三十步
邱家灣在縣東北一百八十步
田家灣在縣西南三百五十步
顯善坊在縣東南二百五十步
勸義坊在縣西南五百四十步

鄉里

按祥符圖經元豐九域志華亭管十三鄉寰宇記云舊十鄉今十七鄉考縣之諸鄉與舊經九域志同然唐顧府君墓誌葬北平鄉邱府君墓誌葬昌唐鄉以道里考之北平即今北亭也昌唐今仙山也又舊傳

修竹本谷陽鄉三者廢易年月未詳

集賢鄉在縣西北三十里三保五村管里四

集賢　萬安　美賢　清德

華亭鄉在縣東北四十里三保七村管里二

華亭　旗亭

修竹鄉在縣西九十里三保十二村管里二

濮陽　儀鳳　驅塘

胥浦鄉在縣西南五十里三保九村管里五

胥浦　壇浦　平江　朱涇　治宅

風涇鄉在縣西南六十里三保八村管里三

風涇　涂繆　養民

新江鄉在縣北七十里四保十二村管里二

新江　崧宅

北亭鄉在縣東北八十里四保十六村管里三

崧子　北亭　封林

海隅鄉在縣西北九十里四保十一村管里二

蘊土　漢成

高昌鄉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九保十五村管里四

高昌　盤龍　橫塘　三林

長人鄉在縣東九十里六保十二村管里三

長人　將軍　高陽

白砂鄉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三保十村管里三

白砂　九稜　橫林

仙山鄉在縣東南三十里三保六村管里六

仙山　顧亭　新涇　柘湖　少平　臨湖

雲間鄉在縣東南一百里四保十村管里四

招賢　白苧　雲間　小平

學校

學舊有記五嘗攷其本末天禧間有夫子廟而已湫隘庳陋旁不可為齋館後六十有五年陳侯謐始欲

興學邑人衛公佐公望獻縣之東南地且自度𨷺材為買國子監書以資諸生如是數年至令劉鵬始克就緒學之成其難也如此紹興以來楊壽亨周極侍其銓相繼修之今學舍整好什百俱備學糧租錢視他處為厚國家所以養士者可謂無負矣

在縣東南二百步堂曰明倫齋五曰居仁由義隆禮育才養性堂舊名進德令楊潛改今名

版籍

華亭置縣始於天寶唐史志地理葢舉天寶之盛而

言之蘇州所統縣七今秀州之地皆屬焉其為戶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三萬二千六百五十

國朝九域志所載秀州四縣之籍戶十三萬九千一百三十七視唐蘇州七縣之數幾倍之矣華亭一邑舊圖經所書主戶五萬四千九百四十一口十萬三千一百四十三今見管戶九萬七千

姓氏

左太冲吳都賦云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注謂虞魏顧陸皆吳之貴姓陸士衡吳趨行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注引張勃吳

録曰四姓朱張顧陸也按虞魏朱張槩為吳郡人而顧陸特華亭著姓洪慶善世說敘録述吳郡顧氏而別族者三莫知其世次野王則其一也陸氏則自漢之東世為名族吳晉以來或以功業顯或以才學稱以唐宰相世系攷之玩之子始號大尉枝其後有元方象先希聲瑁之孫瓘號侍郎枝其後曰贄曰扆此其源流遠矣

物産

華亭負海枕江原野衍沃川陸之産兼而有焉李翰屯田紀績頌謂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且有嘉禾一

穰江淮為之康等語今華亭稼穡之利田宜麥禾陸宜麻豆其在嘉禾之邑則又最腴者也縣之東地名鶴窠舊傳產鶴故陸平原有華亭鶴唳之嘆瘞鶴銘謂壬辰歲得於華亭劉禹錫鶴歎詩序亦云白樂天罷吳郡挈雙鶴雛以歸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華亭之尤物也太平寰宇記稱華亭谷出佳魚蓴菜陸平原所謂千里蓴羹意者不獨指太湖也其有資於生民日用者則煮水成鹽殖蘆為薪地饒蔬茹水富蝦蟹船貨所輳海物惟錯茲土產大略也寰宇記又於崑山縣載吳地記云石首魚冬化為鳧小魚長五寸

秋社化為黃雀斯言固涉迂怪然今華亭亦多野皂楝始華而石首至霜未降而黃雀肥豈非縣本崑山之地故歟

廨舍

縣自宰貳而下邑僚凡十五員四鹽場四巡檢之居邑外者不與焉公宇之視他邑亦盛矣舊有提舉市舶廨舍在縣之西乾道二年併舶司歸漕臺今廢縣治在市東北五十步因大門為之樓其手詔亭頒春亭皆在門外之東偏正廳之前因中門為　勅書樓架閣有東西樓在西廡間東廡分列諸吏舍西廡則

諸庫分隷焉

縣丞廨舍在縣西一十步

主簿廨舍在縣西七十步

縣尉廨舍在縣東二百三十步

監鹽廨舍在縣西南三百步

監酒廨舍在縣西三百步

造舡場官廨舍在縣西南五百四十步

市舶務監官廨舍在縣西南二百九十步

監税廨舍在縣西七百一十步

支鹽官廨舍在縣南二百一十步

場務

利之在官者輕爲之名邑則其後卒不可去爲他日無窮之弊邑之版帳其初已難辨紹興間爲邑者額外釀酒以求辨其數州家以爲擅其利也盡拘爲月椿於是酒額幾倍前日歲未免斂之於民乾道中始議蠲减而以南四鄉苗稅折錢補之若夫減民生日用之稅則自高宗紹興以來而然版帳本州坐下一歲錢二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六貫五百文而諸色泛拋主管司縣官俸給支遣不預焉酒務清煮界租額六萬六千二百五十貫一百四十八文遞年趁辦

實一十一萬五百八十九貫一百六十文
税務租額六萬一千七百一十三貫七百四十文自
紹興以來捐柴薪麥麵等税外歲合趁辦四萬八千
四百六十三貫七百七十四文
住賣茶遞年九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九斤
住賣鹽遞年六十九萬九千九百斤
住賣香遞年三十二斤一十一兩一錢
住賣礬遞年一千八百五十斤
鹽監純縣租額五十四萬七千三百四十九碩九㪷
九勝五合

酒務在縣西五百九十步
平準務在縣西今廢
稅務在縣西七百步
東稅務在縣東八百步
市舶務在縣西六百步
造船場在縣西南五百四十步
金山稅場在縣東南九十里
浦東鹽場監官廨舍在縣南七十里
浦東場在縣南七十里
金山場在縣東九十里

遮山場在縣東七十里

柘湖場在縣南七十里

橫浦場在縣南七十里

袁部鹽場監官廨舍在縣東南一百里

袁部場在縣東一百里

六鶴場在縣東九十里

橫林場在縣東一百里

蔡廟場在縣東南一百里

戚漴場在縣東南一百里

青村鹽場監官廨舍在縣東九十里

青村南鹽場在縣東九十里

青村北鹽場在縣東九十里

下砂鹽場監官廨舍在縣東南九十里

下砂南場在縣東南九十里

下砂北場在縣東南九十里

大門場在縣東南一百里

杜浦場在縣東南八十里

南蹌鹽場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去縣既遠江灣場受納人户産税則屬本縣

倉庫

秀屬邑四而華亭租賦視他邑為最歲盡歸於郡倉無復輸於邑者昔劉發記濟民倉謂民之輸於州者以為勞我願築倉於縣以時其入令也不然豈時異而事不同耶鹽倉三本屬常平茶鹽司因附書焉

濟民倉在縣西湖之東北嘉祐八年建

常平倉在縣南一百五十步元祐元年建乾道八年廢併入濟民倉今為支鹽官廨舍

北鹽倉在縣西北三十步

西鹽倉在縣西湖之東乾道七年廢併入北鹽倉

支鹽倉在縣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

朝旨移置本縣
轉般倉在縣東南三十六里張涇堰之下乾道八年
置專為浦東運鹽設也
諸色官錢庫在縣治之西廡

稅賦

諸鄉稅租輕重大略與隣邑無大相過若夫雲間仙
山白砂胥浦四鄉歲輸秋租獨為緡錢者自鹹水為
害四鄉皆為斥鹵之地乾道中既築堤堰民漸復業
會邑人以酒額虛數告病時參政錢公良臣請於朝
乞捐減酒額且以南四鄉租稅償之苗碩為錢三千

省視北九鄉稍優惟是隷於版籍帳月解之數民未免先期而輸亦其勢然也

夏稅

一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三貫一百十五文

秋苗

粳米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一十六碩九斗一勝四合六勺一抄

橋梁

跨川為梁澤國居多故吳中三百九十橋見於樂天篇詠所從來舊矣華亭環邑皆水須橋以濟且以顧

會一浦觀之紹興乙丑歲浚治此浦於河之東建石梁四十有六他可知已今按縣治之内矼石甃甓若架木而成者數踰七十不可殫紀姑舉通衢之高大者揭名如左

縣橋在縣南一十步

市橋在縣西三十步

舊米倉橋在縣東二百二十五步

震橋在縣東二百三十五步其上飛宇翼然俗呼為東亭橋又名虹橋政和間邑宰姚舜明謂主位頗虛作亭以鎮之

郭門橋在縣東二百三十步
廣明橋在縣西二十步
望雲橋在縣西七十步
大吴橋在縣西北二百五十步
妙明橋在縣西北二百五十八步
西亭橋在縣西市二百八十步飛閣於上今名麗澤橋
普照寺橋在縣西二百八十步
悦安橋在縣西四百八十步橋側鐫一佛字稍大俗呼佛字橋

坊橋在縣西五百九十步

平政橋在縣西六百二十步

長壽橋在縣西七百五十步

太平橋在縣西南五百四十步

合掌橋在縣西南四百一十步

德風橋在縣西南四百七十步

琄湖橋在縣西南五百步在陸琄養魚池西南即今之西湖

沙家橋在縣西南四百步

丁行橋在縣西南二百七十步

三橋在縣西南二百五十步
鳳凰橋在縣西南二百九十步
新橋在縣南二百八十步
迎仙橋在縣東南四百步
望仙橋在縣東南四百步
米市橋在縣東南三百三十八步
莊老橋在縣東南二百五十步
居士橋在縣西北三百五十步
東榮橋在縣東七百二十五步
張塔橋在縣東八百十步

明星橋在縣東一千一百十步

永安橋在縣西北三百七十步

淨土橋在縣東南四百十步

通利橋俗名俞塘橋在縣東北五里以下四橋在縣之外

安就橋跨古浦塘在縣西三里俗呼跨塘橋

通濟橋在縣西南四十八里跨古泖俗謂泖橋長六百尺廣一丈

鳳凰橋在縣西北二十七里跨顧會浦西接鳳凰山之尾因山得名

古鳴鶴橋在縣東北岡身吳越武肅王錢氏造華嚴院於此今呼為北板橋

亭館

古者君子必有遊息之所舒廣其視瞻清寧其心志非以為觀美也邑之亭館無幾廢者不復興存者稱屢易而棟宇勿治其暇為觀美哉姑志之以俟後之思舊者

芳蘭堂

縣治之中堂政和中令姚舜明為之記

思齊堂

舊曰弦歌堂在縣治之東朱之純集有縣齋詩序元祐庚午令彭城劉鵬新其堂曰弦歌亭曰三山閣曰艮閣今曰思齊未詳改易年月

東堂

舊曰三山堂在縣之東偏亭下有三山在水中朱之純有三山亭詩即此也其後有改曰貽年者紹興中陳祖安為令温大著革為易今名温有東堂詩鳴琴拂榻此遊衍作詩何止誇釐年即此堂也

招鶴亭

舊曰艮閣在縣東偏朱之純艮閣詩晝閣峩然冠

羣巒更瞻艮地特崷屼令曰招鶴未詳改易年月

盡心堂

在縣治西偏莫詳建立年月初政和間姚舜明為邑撫摩其民無所不盡其敬嘗以元豐元符斷獄之制書而揭之獄乾道八年令陳峒始移置堂之中榜曰盡心蓋取吾夫子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為之意且自為之記其後葉仲英始改曰琴堂

思堂

在丞廳本舊鹽監章楶質夫為鹽監官作思堂於

公字東坡及質夫族人望之為記今廢

棲鸞

在簿廳東偏乾道元年簿鄭茂建

公餘風月

在簿廳後嘉定九年簿四明陸垕建

折桂閣

在尉廳之中天聖四年秉義郎縣尉江炳建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元豐初為尉時生大丞相忠定公綱於此俗因呼為相公閣淳熙十一年尉巫清允改曰折桂今廢

夢燕堂

嘉定十二年尉鄱陽洪僩即相公閣之故基建堂於其上取唐張燕公事榜以今名

西亭

在尉廳西偏皇祐四年秋鄭方平造紹興間太師嗣秀王伯圭為尉時重建後尉巫清允再修改曰易春繼復傾圮扁榜不存嘉定十三年尉洪僩復興之仍立舊名

逃禪

尉巫清允建後廢嘉定十三年尉洪僩拭東廡一

室以舊名榜之

敬齋

尉丞清允建後廢嘉定十三年尉洪僩闢夢燕堂之西揭以舊名

梅館

在縣廳西偏淳熙四年尉李昌建

風月堂

在舊船司前瞰瑁湖水光風月在几案間蓋一勝致也初毗陵胡公承美為之名蓋取白樂天水檻虛涼風月好之語後鄱陽洪君邦佐始葺而新之

曾文清公幾有詩曰雖多不用一錢買縱少足供
千首詩今廢
湖光亭
在舊舶司風月堂之西偏曾文清公幾有詩曰一
天倒影澄秋色萬頃浮波浸月華今廢
亦足堂
在造舡場乾道元年孫紹遠創且為之記
雲間館
在縣西六百步建炎二年建今廢
濯纓亭

在縣南一十步紹興三年建

谷陽亭

在縣西門外五里乾道七年令堵觀建

人物

雲間人物自東漢有聞焉陸康之祖續以獨行著續之祖閎建武中為尚書令范史稱會稽吳人世為族姓遡而上之其先十一世祖陸烈為吳令豫章都尉葬於胥亭子孫遂為吳人此則機雲先世也推而下之玩之元孫慧曉仕齊終輔國將軍自玩至其孫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時人方之金張慧曉三子倕

任倕並有美名時謂三陸慧曉兄子曰閑為揚州別駕四子厥絳完襄完生雲公中書黃門郎其後有曰瓚曰炎曰瑜曰玠曰琛者皆閑之裔史各有傳俱云吳人雖為陸氏子孫然安知其悉居華亭耶按劉璡至吳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池命駕往酌則慧曉已居吳郡矣舊圖經嘉禾志所載人物止及冢墓之在茲邑者而顧野王陸禕廼闕不著今傚其舊而補所遺焉唐錢起考功送陸贄擢第還蘇州詩云鄉路歸何早雲間喜擅名又云華亭養仙羽計日再飛鳴據雲間華亭等語則宣公之先疑亦有華亭居者

然宣公生於天寶以後史傳稱嘉興人故不復載若
廼
聖朝人材之盛未易遽數有
國史家傳在特書不一書尚竢來者
後漢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少仕郡以義烈稱舉茂
才除高成令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光和元年遷
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拜廬江
太守申明賞罰破賊黃穰等靈帝嘉其功拜康孫
尚為郎中少子績
吳陸績字公紀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容貌

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為奏
曹椽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雖有
軍事著述不廢
陸遜字伯言祖紆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淳
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少隨從祖
廬江太守康在官衰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
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績為之綱紀門户呂蒙謂
孫權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
大任權乃名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屯陸口後
克公安南郡拜撫邉將軍封華亭侯是歲建安二

十四年也又以功進封婁侯黄武元年為大都督大破劉備於夷陵赤烏七年為丞相卒追謚昭侯
陸抗字幼節遜子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建衡二年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鳳凰元年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陸抗棄江陵赴西陵破走晉荆州刺史楊肇遂陷西陵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抗告其邉戍各保分界於是呉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抗與祜有僑札之好二年拜大司馬荆州牧卒子晏景元機雲分領抗兵景字士

仁拜騎都尉封毗陵侯偏將軍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也黄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五鳳二年拜偏將軍封都鄉侯遷蕩寇綏遠將軍征北將軍鎮西大將軍進封嘉興侯寶鼎元年遷左丞相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内發建衡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州郡辟舉皆不就嘉禾元年公車召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欲

親征公孫淵瑁再上疏諫權嘉其詞理端切遂不
行子喜字文仲亦涉文籍好人倫吳選曹尚書晉
散騎常侍
陸禕凱子也為黃門侍郎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
中庶子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
率之才魯肅不過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初孫晧常
銜凱數犯顏忤旨又陸抗時為大將故以計容忍
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天紀二年與從弟式召
還建業復將軍侯
按征北將軍陸禕墓碑云字元容赤烏六年徵宿

衛郎中後遷立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黄門侍郎封海鹽侯晉平南境爾乃撫戎入賓皇儲而吳志止附見凱傳凱嘗為征北將軍至於天紀二年陸禕召還建業復將軍侯乃見於陸允傳末豈禕亦嘗襲封征北侯於海鹽天紀中復其舊爵而史失其傳耶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材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後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為孟玖等譖於穎

言其有異志使牽秀收機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謂秀曰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

弟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年十六舉賢良吳平入洛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後上雲使持節大都督前軍為孟玖所怨穎殺之

晉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元帝鎮江左辟為祭酒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正著稱遂拜侍中從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累遷至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祚拜光祿大夫後因歸以疾卒贈侍中謚曰穆

陸玩字子瑤曄弟也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康術歸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陸監字始明璩之子少而隱靜方直抗烈除後將軍司馬以功封西陽亭侯

陸景文字叔辯初為安吉令遷太守卒

陸宏績之長子會稽南部都尉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徧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又善丹青陳天嘉中領大著作掌國史後為黃門侍郎光祿卿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有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國史紀傳二百卷

文集二十卷

古跡

雲間所謂古跡往往多自袁陸之舊其後又有顧希馮居縣之東南遺趾在焉景祐閒侍讀唐公詢為邑嘗按舊經為十咏今祥符圖經反不及焉毋乃唐公所取有別本耶祥符所記跡略甚矣閒有一二可取今合二家書參之傳記以補其遺其先後一以歲月為序若夫田夫野叟指某水曰始於某人某邱曰始於某人似若可聽卒無所稽據闕而不書以俟後之博洽者

金山城

在縣南八十五里高一丈二尺周回三百步舊經昔周康王東遊鎮大海遂築此城南接金山因以為名

吳王獵塲

舊圖經云吳王獵塲在華亭谷東吳陸遜生此子孫嘗所遊獵後人呼為陸茸其地後為桑陸按陸龜蒙吳中書事詩云五茸春草雉媒嬌注謂五茸者吳王獵所茸各有名今所謂陸機茸豈其一耶

闔閭城

寰宇記云表崧城東三十里夾江又有二城相對
闔閭所築備越處

秦始皇馳道
在縣西北崑山南四里相傳有大堙路西通吳城
即馳道也輿地志云秦始皇至會稽句章渡海經
此漢賈山至言秦為馳道徧於天下東窮燕齊南
極吳楚此所謂馳道之麗非耶

柘湖
舊圖在縣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為
名吳越春秋元和郡國圖志海鹽本秦縣漢因之

其後縣城陷為柘湖移於武原鄉後又陷為當湖宋武帝紀晉隆安五年孫恩北出海鹽帝築城於故海鹽恩知城不可下進攻滬瀆則帝嘗於是築城矣又吳地記秦時有女子入湖為神湖周回五千一百一十九頃其後淤塞皆為蘆葦之場矣

陸機宅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髣髴谷水陽李善注引陸道瞻吳地記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抗居此元和郡國圖志華亭谷在縣西三十五里陸抗宅在其側故遜封華亭侯太平寰宇記二

陸宅在長谷谷在吳縣東北二百里谷周回百餘里谷水下通松江昔陸凱居此谷吳地記云漢廬江太守陸康與袁術有隙使姪遜與其子績率宗族避難居於是谷舊圖經云華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即其宅合是數說觀之世傳普照寺為二陸宅非也然建康亦有陸機宅建康實錄云在縣南秦淮之側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按吳主孫皓徙都建康機雲嘗分領父兵為牙將得非機仕於朝則居建業而華亭乃其里第耶又有八角井按九域志在機宅之側

陸瑁養魚池

唐彥猷華亭十咏按舊圖在縣西今名瑁湖即陸瑁所居相傳有宅基存焉而大中祥符圖經瑁湖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周回九里吳尚書陸瑁養魚池因以為名今縣之西南隅有湖廣袤三里即瑁湖也中有堂基今為放生池

黃耳冢

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機久無家問為書盛以竹筩繫犬頸走向吳到機家得

答復馳還洛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冢按商芸小說云後分華亭村南為黃耳村以犬冢為號獨劉貢父詩話疑以黃耳為僕未知何所據也

滬瀆壘

舊有東西二城東城廣萬餘步有四門今徙於江中餘西南一角西城極小在東城之西北以其兩旁有東西蘆浦俗遂呼為蘆子城按瀆之有壘舊矣晉史虞潭傳潭為吳國內史成帝時軍荒百姓飢饉潭修滬瀆壘以防海寇又通鑑晉隆安四年

冬十一月吳國内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孫恩明年恩陷滬瀆崧被害寰宇記以為袁崧城在縣東百里滬瀆江邊今爲波濤所衝半毀江中

築耶城

在縣東三十五里高七尺周回三百五步舊經曰晉左將軍袁崧所築今遺址尚存

袁崧宅

在縣西北三十五里舊經云昔袁崧居此因以為名按晉史袁崧傳崧陳郡陽夏人則其始未嘗居華亭也隆安四年為吳郡太守嘗築滬瀆壘以禦

孫恩明年崧被害於滬瀆或者崧之後就居於此乎

烽樓

在顧亭林南按法雲寺記載唐隰州司倉支令問妻曹夫人墓誌云葬之顧亭林市南烽樓之側今亭林南岡阜相望即古者沿邊築臺舉烽燧之地寰宇記南帶海上有烽火樓基呉時以望海處今其遺址尚存世傳亭林崗隴顧侍郎墓非也祥符呉郡圖經顧侍郎墓在呉縣西南三十五里橫山東則當以曹氏墓誌為據

顧亭林

舊經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湖南又有顧亭林陳顧野王居此因以為名焉今為寶雲寺寺有伽藍神記云寺南高基野王曾於此修輿地記今傳為顧野王讀書墩

陳朝檜

在滬瀆靜安寺殿庭之左右世傳以為陳朝檜對植殿庭之左右陸龜蒙皮日休皆有題重元寺雙檜詩即此也政和間朱勔圖以進有旨遣中使取之時中使欲毀三門而去一夕風雨震雷忽碎其

一今殿右者尚存葉夢得避暑錄以為朱冲畫旨取平江白樂天手植檜與華亭悟空禪師塔前檜皆唐時故物石林以為悟空禪師塔前誤矣按臨安志悟空塔亦有雙檜東坡詩所謂當年雙檜是雙童者然在鹽官耳

王可交升仙臺

在隆福寺前遺址尚存按續仙傳可交初居松江南後入四明山不復出初無上升之事或傳為王淡交淡交不事繩檢能為詩語多滑稽似傲世者然江上有感行詩石刻云王可交升仙壇則或者

之說又未然也

寒穴泉

在金山山居大海中鹹水浸灌泉出山頂獨甘洌朝夕流注不竭毛澤民作寒穴泉銘以為與惠山泉不可分等差王介甫唐彥猷梅聖俞皆有詩

白龍洞

在橫雲山西南絕頂洞口濶三丈其深不可知山之半有祭龍壇方丈許歲旱嘗禱焉按朱之純文集云皇祐中吳公及宰華亭浙西旱蝗蘇秀為甚公禱橫山之神即致甘雨蝗不入境

白苧城

在縣南四十里高一丈周囘一萬步舊經云地生野苧因以為名今俗云白苧滙

古岡身

在縣東七十里凡三所南屬於海北抵松江長一百里入土數尺皆螺蚌殼世傳海中湧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種藝菽麥朱伯原吳郡圖經所謂瀕海之地岡阜相屬俗謂之岡身此天所以限滄溟而全吳人也

孔宅

在縣北七十五里海隅淳熙間居民浚河得一碑云天寳六年黄池縣令朱氏葬於崑山縣全吳鄉孔子宅之西南孔宅之名舊矣今其地有夫子廟在慧日院側淳熙間院僧疏廟陾渠得寳玉凡六事三璧二環一簪今藏之縣庠舊圖經云昔有姓孔者游吳居此葢吾夫子未嘗適吳以闕里譜系攷之孔子二十二代潛後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郡人又二十九代滔梁海鹽令又三十二代嗣哲隋吳郡主簿又三十四代禎隋蘇州長史豈孔氏子孫有僑寓宦遊於吳而遂居華亭者耶亦

猶建康有孔子巷迺聖亭侯所奉之廟蓋子孫即所居立先聖廟耳今廟側又有梁紇廟其為子孫奉祀之地明矣所瘞璧玉簪佩之屬意其孔堂之遺寶得非子孫葬先聖衣冠寶璧於是地乎然其旁相傳有宰我墩及顏淵井此則因孔宅之名而遷合傅會未可知也舊圖經又云晉鄒湛亦嘗居焉亦名鄒孔宅按鄒湛傳南陽新野人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檢之果然厚加斂葬初不言宅在何地湛未嘗仕至吳中姑存此以闕疑

雲間志卷上終

雲間志中

仙梵

自吾道不明而釋老之教始行若藏與可交之徒於其教不可謂無所得者揆之吾教不當書叓攷方志往往不廢其人故亦得以載焉

心鑑禪師

高僧傳藏與姓朱氏蘇州華亭人也母方娠及誕嘗聞異香未冠禮道曠禪師出家詣嵩嶽受戒再詣五洩山入靈默大師室參授道要唐大中十二年洛下修長壽寺勑與居焉明年自洛歸姑蘇再住

明州棲心寺所在禪者雲集凡入師室者疑難氷釋咸通七年示寂葬於天童山其徒以行狀請闕請謚賜號心鑑塔曰壽相

朱涇船子和尚

傳燈録名德誠入藥山洪道禪師室大明宗旨與道吾雲巖為道契自離藥山小舟往來松江朱涇以輪釣度日人號船子和尚時夾山善會禪師住京口鶴林寺道吾知其所得尚淺令往參船子和尚會造朱涇見誠大契宗旨辭行再四回顧誠喚會回立起橈曰汝將謂别有耶迺覆舟而逝唐咸

通十年僧藏暉即其霞舟處建寺焉

聰道人

雲鑑塔銘云姓仰氏名德聰初受具戒於梵天寺參請諸方冞契心印太平興國三年結廬於佘山之東峯有二虎大青小青為侍有造之者見掛一書梁間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曰如人看家書一遍既知其義何再讀為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者皆默然不對天禧元年七月趺坐而逝閱月容貌如生

王可交

續僊傳蘇州華亭人也以耕釣為業居松江趙屯村一日櫂舟入江方擊楫高歌忽見彩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中有呼可交者頃之不覺舟近舫側有呼可交上舫者道士皆視之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凡賤間已炙破矣一人於筵上令侍者傾酒飲之不出與二栗食之甘如飴命黄衣送上岸覔所乘舟不可得但覺風水林木之聲開眼峰巒重疊松柏參天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僧迎問之曰今早離家蓋三月三日僧言九月九日已半年餘矣僧設食可交猒聞食氣自後絕穀挈妻子住

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之者

寺觀

浙右喜奉佛而華亭為甚一邑之間為佛寺凡四十六緇徒又能張大其事亦可謂盛矣故迹其創造歲月而次第之道宮一附見焉

靜安寺

在滬瀆按寺記吳大帝赤烏口年建號滬瀆重元寺佛法入中國雖始於漢而吳地未有寺也赤烏十年康僧會入境孫仲謀始為立寺建鄴曰建初建初者言江東初有佛法也豈滬瀆寺相繼創

建耶景筠石幢記中間號永泰禪院本朝祥符元年改今額釋迦方志云晉建興元年有二石像浮於吳松江口吳人朱膺等迎至滬瀆重元寺中像背題字曰維衛曰迦葉松陵集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沙汭獲石鉢以為白類葷而用之佛像見於外漁者異之乃以供二聖今佛與鉢皆在平江開元寺有毗盧遮那佛吳越王瑜迦道場中像佛五軀皆書錢氏妃嬪名氏有陳朝檜皮日休陸龜蒙有重元寺雙檜詩

普照寺

在縣西二百八十步唐乾元中建初名大明寺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寺有陸將軍祠世傳地本陸氏園亭因以祠焉世傳固未可信而嘉禾詩文乃謂陸機捨宅為寺亦妄矣機死於晉大安二年而寺建於唐乾元中豈得為機捨宅乎或恐其後子孫按晉史世說叙録機之子蔚夏同父遇害於洛中雲之後亡又機故宅在華亭谷東崑山下非今邑中也寺有北方天王祠吳越王加封護國石刻存焉沈存中筆談載雷震天王寺屋柱倒書曰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内令章兩字

特奇勁似唐人書體今石刻尚存即此寺天王堂也寺之東北隅有善住教院傳賢首宗

圓智寺

在干山舊名禪居按宗教寺記唐大中十三年建之于邑西南二里晉天福中水壞寺基始遷于干山太平興國中都水使錢綽始建造堂宇有僧憙蟾入天台韶國師室來住此寺人多歸之精舍始全備

朝廷賜蟾師號曰崇惠明教治平中賜今額

寶雲寺

初名法雲寺在顧亭林市西北隅大中十三年建
晉天福五年湖水壞寺基始遷寺南高基即陳顧
黄門故宅寺有顧黄門祠有沈珹及靈鑑寺記迦
藍神記治平中賜今額

普門院

在盤龍去縣五十里唐大中十二年吳人陸素建
本名觀音院祥符元年賜額寺有石天王舊傳因
大水漂至今多禱之

寶相寺

在縣西南三百步本清禪屋寺唐乾符元年造大

中祥符元年賜今額

方廣寺

在柘林去縣八十里唐咸通六年造按寺記蔡侍郎功德院建隆中賜額延壽院治平元年改今額寺有蔡侍郎祠詳見祠廟門蔡氏墳塋在寺之左右石幢猶蔡氏故物

法忍院

在朱涇去縣三十六里即船子覆舟處所唐咸通十年建本名建興院治平元年賜名法忍寺有船子和尚夾山會禪師遺像至今祠焉

超果寺

在縣西三里本名長壽寺唐咸通十五年心鑑禪師造按唐會要洛陽伽藍記武后以齒髮既老造長壽寺於東京改元長壽又高僧傳載心鑑禪師藏與蘇州華亭人會昌廢寺大中復修洛下長壽寺枚與居焉與後嘗歸鄉造寺豈此復名長壽寺予盧仝集訪曦上人詩有三入寺曦未來及含曦答詩長壽寺石壁盧公一首詩之語玉川先生居洛城裏則長壽寺固其常遊也今乃以仝詩為在華亭則妄矣治平元年改今額有觀音大士像寺

有石刻云本錢武肅王宮中所祈禱者太平興國中錢氏歸國僧慶依得之未知所適一夕夢白衣人告曰吾與若偕之雲間既寤乘舟而來將至縣西天士舒祥光下貫超果寺遂迎以祠焉至今雨暘皆禱之寺有天台教院按芝園集雲間超果十方學校香嚴湛創建有陳舜俞為之記

福善院

福善院在趙屯之□梁貞明六年僧智道立精舍晉天福二年賜尊勝院大中祥符九年改賜今額

明行院

在南橋晉天福五年里人蔣漢瑊造請於錢忠懿
王始名安和院至太平興國八年改賜今額

院記

華亭圖諜載春秋時夫差三女子墓田曰三女岡
聲詩則播諸唐令尹詢并荊公王介甫都官梅聖
俞邇岡之刹曰安和晉天福五年蔣漢瑊環堵中
芬陀利花擢於陸聚族而謀曰是八吉祥六殊勝
處盍施諸釋梵家遂基此刹楨榦于是者曰本立
病潮齧岍址白漢瑊議徙於此改曰明行用
淮海王錢中令歸

朝所請之額堂宇樓殿金碧煥粲雲棲鴛瓴月行
璇題其如經說凡所當有罔不具藏桑二千餘卷
衆柏大士華嚴合論在焉鐘梵壓萬籟為一方宅
心純想之地遷善遠罪者咸知鄉方一燈長明四
檀委輸規矩準繩有條而不紊五季方中水立晝
昏真人應期民登袵席　聖聖授受幾三百年未
聞載識固自若也云胡惠日求紀述為日曰故國
喬木其大蔽雨其高垂雲可無封植日冀撐長風
雷之鼓盪雨露之膏沐而至此也一刹百堵容數
千指功倍封植惠戒翦伐人天之所瞻龍象之所

懷不啻故國喬木罔知剏業之艱難則將怠乃訓盍講明以詒後世不亦可乎因其說系之以辭辭曰

五季中民迍邅沸如糜號無天中令君吳越錢奮一旅圖萬全玉節勁金城堅王海國遮中原振義聲開福田空寂崇經象傳幢剎建泉貨捐為幈幪持危顛誓子孫銘肺肝攜錦繡包山川歸　有德同永年帶如河礪如山與竺乾無黨偏　敕差臨安府淨慈光孝禪寺住持北礀居簡記

結界記

余作三女岡明行院記於嘉熙初元越二年結大界相成薦請紀其事其說曰天可陟吾彊不可入地可陷吾彊不可犯不吉祥及諸惡律儀自退舍於廣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且夫天地之大八荒之廣從而無際衡而無朕雖吾廬千柱萬礎磅礴川谷包絡平野眇而睞之一餌耳吾身小天地淵乎方寸者心也至微也至幽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三灾彌淪心為根本不鉏其根滋蔓罔既乃於是中自幡自溺然則界相在此而不在彼曩記錢塘大雄院創建之顛末嘗究其說矣今此舉行隆

緒補有寺以來闕典故申言之且嘉其事法精至而秉法攝僧攝衣攝食唱相羯磨與波羅提木人絲毫不忒皆寺之傳教比邱惠日講明而奏厥功乃策其勳而系之以辭辭曰

善乎明行大界相之結也彌滿清淨於其內地莫我干也噫結固易與爾守難乎哉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備禦侮也匪擊柝戒嚴於其外則猾闖狡闞強侵暴陵重門果何恃譬夫倚界相之固不希勝進槃樂怠傲習燕安之鵂自以為安室利處忘自求多福則非吾所敢知

白蓮花詩　僧惠日

神佛何由測芬陀陸地興素芳呈玉雪梵刹肇卭陵換額從偏霸懸碑自老僧慇懃勸來者期使續千燈

同前　趙崇森

舊址來從晉中更幾廢興一蓮開陸地三女卧岡陵題咏誇先輩流傳得主僧林深鐘梵寂長夜一明燈

同前　高子鳳

地產枝蓮異蓮宮自此興殊祥天不靳奇艷雪堪

陵魄化疑吳女碑傳有蜀僧何當尋勝槩吟斷佛
前燈

同前　　惠日

白羽芬葩陸地蓮可曾搖曳水中天肯於素艷分
新潔不與紅酣鬧碧鮮玉井無因期摘實金園有
兆必開先應知瑞與優曇並一朵騰方萬古傳

同前　　僧善月

天開地闢詎云賖異草靈苗特一家不有岡頭三
女槩爭數處子六郎花英雄有種凛生氣白玉微
根不受瑕他時若補芬陀傳端與優曇定等差

同前　　僧居簡

三女岡邊寺樓臺競欝嶻近郊間梵放陸地出芬陀天福雖營刹中原尚枕戈煙塵絶淮海熨帖看鯨波

七寶院

在縣東北七十五里元係福壽院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寺有五代時檜今巳合抱

布金寺

在大盈唐大和二年建本法雲禪院治平元年易今額紹興間復為禪院寺有陳舜俞經藏記

明心院

在北橋去縣三十五里按錢武肅王立寺記都水使者錢綽造武肅王以誦華嚴經僧居之因以為華嚴院治平二年賜今額

興聖院

在縣東南二百步按孫山閒居集載興聖院結界序漢乾祐二年邑人張瑗之子仁捨宅以爲寺其初名興國長壽院祥符口年改爲覺元院後改今額寺有嘉祐中賜藏經

海惠院

在白牛市建隆初里人姚廷睿以宅為寺初名興
國福壽院治平元年改今額姚即為伽藍神

空相寺

在龍華張仁泰請於錢忠懿王始建舊號龍華寺
治平元年改今額西北隅有白蓮教院

證覺教院

在縣西南百五十五步太平興國二年立本無礙
浴院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

普照教院

本余山東庵治平二年賜額寺本聰道人所居因

以為寺有聰道人塔在山頂寺有上方日月軒衆
山環列其前蓋絶境也
宣妙院
本佘山西庵治平二年賜額寺有上方
惠日院
本佘山中庵治平二年賜額
慈雲昭慶禪院
本佘山之靈峯庵有馬嵴禪師塔其銘曰禪師傳
雲門正派大闡法席建立精舍復古寺額寺有金
沙地芥子庵

隆平寺

在青龍鎮市寺元名國清院寺有米元章所書經藏記

隆福寺

在青龍鎮元報德寺唐長慶元年造

勝果寺

在青龍鎮寺有沈光碑紹聖中呂益柔撰妙悟大師希最塔銘云最學天台教緇林號曰義虎後居勝果寺僧房有鬼物為祟最為講說於空中得朱書數十字自稱漢朝烈士沈光大略悔過謝罪之

語事頗近怪故不詳載

普寧慧日院

在孔宅寺有宣聖祠元豐間賜額

太平興國禪院

在胥浦南去縣四十五里紹興二年請省額

寶勝禪院

在縣東四里紹興六年請省額

演教禪院

在縣南二里紹興二十六年請

勅額崇寧中有僧普願為施水庵鑿地得住世羅

漢像十六軀人異之因立寺焉

慈濟院

在海中金山絶頂元豐間釋惠安造紹興元年請額

普光王寺

在薛澱湖中山頂建炎元年請額

延恩報德院

在縣西五里紹興二十四年請額

淨居禪院

在縣東北三百步紹興五年請額

觀音慈報禪院

在縣東北八十里崇寧二年請省額淳熙五年叅政錢公良臣請賜功德院也

永定禪院

在周浦村淳熙十四年請額

保安院

在泖西五十里乾道七年請額

廣化漏澤院

在縣西南二里一百步紹興三年請額

寶藏護國禪院

在縣西南五十四里紹興四年請額

興塔院

在縣西南五十四里紹興四年請額

崇福院

在縣東南五十四里紹興四年請額

白蓮寺

在縣西五十四里紹興二十六年請額

大聖院

在縣東五十四里隆興二年請額

報恩院

在縣西四十里乾道二年請額

寧國寺

在縣東北四十五里乾道二年請額

延慶教院

在縣東南三百步乾道六年請額

集福保國水陸禪院

在白牛市之東淳熙九年請額

僊鶴觀

在縣南二百步紹興三十一年復建

祠廟

古者祀有常典凡山川林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與夫施法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者皆得以祀之邑之廟祀不一其尤昭著者國之功臣邑之先哲或死於民社之寄與夫山川林谷邱陵之能出雲為風雨者亦當矣惜乎歷歲浸久名號弗正稽之傳記不足詢之耆老無證姑以所聞著於篇以俟來者

東嶽別廟

在縣西二里

靈濟昭烈王別廟

在縣西三里神姓張氏其英異靈迹載桐川神祠
葢自漢以來江浙多祠之縣之别廟始於淳熙八
年
城隍廟
舊在縣西政和四年遷於縣東南七十步唐李陽
冰曰城隍神祀典雖無吳越中多祠之今州縣城
隍相傳祀紀信云
金山忠烈昭應廟
在海中金山去縣九十里别廟在縣東南八十步
廟有吳越王鏐祭獻文云以報冠軍之陰德吳越

備史云大將軍霍光自漢室既衰舊廟亦毀一日吳王皓染疾甚重忽於宮庭附黃門小豎而言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東南有金山鹹塘風激重潮海水為害非人力能防金山北古之海鹽縣一旦陷沒為湖無大神力護也臣漢之功臣霍光也臣部黨有力可立廟於鹹塘臣當統部屬以鎮之遂立廟歲以祀之宣和二年賜顯忠廟五年封忠烈公建炎三年辛道宗領舟師田海道護行在所奏加封忠烈順濟且賜緡錢以新廟貌四年加封昭應按霍去病為冠軍將軍而霍子孟為大將軍今

備史以為霍光或者吳越祭文不攷也嘉禾志有冠軍神廟又有金山廟皆云忠烈昭應則以一廟為二矣

廣衛將軍祠

在普照寺寺有石刻載吳越王祭獻文云晉賢陸機之祖按吳志機之祖遜初拜撫邊將軍又拜鎮西將軍又拜上大將軍吳因漢制雖有雜號將軍而考之遜傳未嘗有廣衛之號若機曾祖紆守城門校尉高祖駿九江都尉亦未嘗位至將軍

陸司空廟

在縣南三里祥符圖經云陸四公未詳所出今俗傳陸機廟按晉史機未嘗為司空為司空者機之從兄弟玩也又原化記云蘇州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泊於廟前守船者夜於廟中獲光明珠則又以為陸四官矣

築耶將軍祠

在沙岡有築耶城遺址尚存晉左將軍袁崧築也有築耶將軍祠世傳祀袁崧云按晉隆安四年崧以吳國内史築滬瀆壘以備孫恩明年恩陷滬瀆崧死竟内祠之宜也築耶之義未詳

顧侍郎祠

在亭林法雲寺有感夢伽藍神記開運元年仲春十有一日寺成僧道中智暉夢二青衣來云陳朝侍郎至也後忽見一人紫衣金魚儀容清秀曰此地吾之故宅荒已久矣師今於上造佛立寺請立吾形像吾當護此寺也可尋舊寺基水際古碑為據明日二人各言其所夢不異就求之果得古斷碑文字破滅云寺南高基顧野王曾於此修輿地志二僧於寺東偏建屋立像至今祠焉

通濟龍王祠

在滬瀆故老相傳自錢氏有國已廟食茲土本朝景祐五年太史葉清臣為本路漕因浚盤龍滙禱於故廟神應如響於是復新祠貌有葉太史祭文刻石於廟中

蔡侍郎廟

在縣南白砂鄉八十里舊經云未詳椽通幽記貞元五年在嘉興監徐浦下場糶鹽官場界今諸場亦有蔡廟場未詳何神柘林方廣寺有蔡侍郎祠按寺記云自古相傳蔡侍郎捨宅為寺竟無稽攷惟石幢題云唐咸通六年蔡贊造去父母塋九十

步去壽塋十六步三代皆當世文儒按貞元則德
宗朝也咸通則宣宗朝也貞元中已有蔡侍郎祠
矣雖稗官小說未可盡信不應咸通中蔡始造壽
塋也豈寺之所祠與蔡廟塲所祠時有先後各不
同乎

姚將軍祠

在縣西一十五步初祠於證覺院政和四年始遷
於此未詳何神

福順延德大王祠

在都酒務西未詳何神廟有楊景範造廟石刻云

熙寧甲寅到官夢遊福順廟見執簿者臂額求子治之未幾以漕命遷酒稅於王故宮之基乃用卜宅於茲土豈神之靈有以先授我耶

三姑祠

在柘湖之側吳地志秦時有女子入湖為神即此祠也柘湖今湮塞為蘆葦之場神亦弗祠今澱山湖中普光王寺亦有三姑祠靈甚湖旁三數十里田者與往來之舟皆禱焉故老相傳秦時人姓邢氏女兄弟三人云即柘湖所祠也

山

輿圖方志推表山川蓋祖禹貢周職方之遺意也按水多於山右淛皆爾而崇岡峻嶺華亭又無焉特其間映帶湖海或得名自昔者不可遺軼今敘而目之

崑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高一百五十丈周回八里陸機贈從兄士光車騎詩云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注引陸道瞻吳地記云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崑山陸氏父祖葬焉輿地廣記云崑山陸氏之先葬此後機雲兄弟有辭學時人以玉出崑岡因名之按征北將軍陸禕基今在山巔

機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因陸機得名山下有邨曰平

原亦因陸平原名之平原內史即機也干山圓智寺記云所謂機山者往往排巒列嶺槩為陸氏之家山總而名焉

橫雲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高七十丈周回五里本名橫山唐天寶六年易今名與機山相望僅五里許或云因陸雲名之有白龍洞在山頂之西南隅其深不可計山下有祭龍壇

澱山在縣北六十里在薛澱湖中周回三百五十步高三十丈山形四出如鼇上建浮圖下有龍洞屹立湖中亦落星浮玉之類傍有小山初年僅兩席

許久之寢長寺僧築亭其上牓曰明極

金山在縣東南九十里周回十里高十七丈吳地記云有平坡可容二十人坐山北有寒穴其泉香甘

佘山在縣西北二十四里高八十丈周回十八里舊傳有姓佘者居此因名焉按姓苑佘姓出南昌

干山在縣西北二十九里高七十丈周回五里舊圖經云昔有干氏居此圓智寺記云茲山後皆干氏所有故以為名

薛山在縣西北二十四里高九十丈周回七里吳地記云薛約道居此因以為名

城山在縣北二十里高八十丈周回五里舊經云山
狀周環如城因此為名
細林山在縣西北十八里高五十丈周回七里本名
神山唐天寶六年易今名
土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十丈周回一里九十
步
秦山在縣南六十里高二十八丈周回一里九十步
達岸山在縣東南百六十里海水中周回八里高二
十五丈
竹嶼山在縣東南百八十里海水中周回六里高五

十丈

許山在縣東南二百五十里海水中周回五里高五十丈

筭山在縣北三十里周回三里高五十丈

遮山在縣東南七十里周回二里高五十丈

浮山在縣東南一百里海水中周回一里一百步高十丈

蘇山在縣東南一百六十里海水中周回一百五十步高二十丈

嚴山在縣西北二十七里周回四里二十二步高二

十丈

鳳凰山在縣西北十八里

陸寶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本陸氏家山

水

華亭號為澤國其東南則巨浸其西則長泖其北則松江縈繞二百餘里其浦漵則顧會盤龍崧塘大盈趙屯五者為大昔桑欽酈道元生長西北故水經叙西北加詳而東南疎略識者思欲補欽之遺矣況一邑之水其能盡言之耶今考五浦之源委而種別之其他陂塘河渠有可書者列次之焉

三泖

按廣韻泖水名華亭水也陸龜蒙詩云三泖涼波魚蕝動注曰吾遠祖士衡對晉武帝三泖冬温夏涼蓋謂此也祥符圖經谷泖縣西三十五里周回一頃三十九畝半古泖縣西四十里周回四頃三十九畝今泖西北抵山涇南自泖橋出東南至廣陳又東至當湖又東至瀚海塘而止朱伯原續吳郡圖經曰泖在華亭境泖有上中下之名泖之狹者猶且八十丈又按海鹽之蘆瀝浦海鹽即武原也行二百餘里南至於浙江疑此即谷水故道水

經以為入海而此浦入江蓋支泒之異也今俗傳
近山涇為下泖近泖橋為上泖或者其與陸士衡
朱伯原之言合按縣圖又以近山涇泖益圓曰團
泖近泖橋泖益濶曰大泖自泖而上縈繞百餘里
曰長泖此三泖之異也或以須顧泖謝家泖為三
泖此二者在縣之東南一陂澤爾與古所謂三泖
者相望五七十里殊不知泖自有上中下之名也

谷水

陸士衡詩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陸道瞻吳地
記云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

此谷水東二里有崑山父祖葬焉水北曰陽山北曰陰則此水在崑山之北也寰宇記谷名華亭谷水下通松江祥符圖經華亭谷水東有崑山元和郡國圖志在縣西三十五里朱伯原續吳郡圖經本之鄮善長云松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南接三泖陸士衡詩所云即此水也或曰縣之西湖即谷水也湖東灘磧即唳鶴灘也鶴飲此水其聲則清按圖經縣之西湖即淯湖也如陸士衡詩吳地記寰宇志朱伯原續圖經言谷水如此而世傳如彼何也獨祥符圖經曰谷

水在縣南長百五十步世之所傳其出於斯乎

松江

松江在縣之北境七十里其源始於太湖口而東注於海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韋昭以為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今浙江浦陽江與震澤不相入韋說非也續吳郡圖經據酈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謂此也庾仲初揚都賦注云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

東江與松江而三今松江自吳江縣過甫里逕華亭入青龍鎮自湖至海凡二百六十里若夫有新江舊江之别者嘉祐間吳中水災時李兵部復圭為轉運使韓殿省正彦宰崑山開松江之白鶴滙如盤龍之法其後崇寧中漕使郟亶又浚治之遂為民利嘗詢之父老所以然者松江東注委蛇曲折自白鶴滙極於盤龍浦環曲而為滙不知其幾水行迂滯不能逕達於海今所開松江自白鶴滙之北直瀉震澤之水東注於海略無迂滯處是以吳中得免水患

滬瀆江

在縣東北吳郡記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謂之滬瀆廣韻滬水名也白虎通發源而注海曰瀆陸魯望漁具詩序列竹於海澨曰滬吳之滬瀆是也皮日休吳中苦雨詩全吳臨江巨溟百里到滬瀆海物競駢羅水怪爭滲漉即此是也江側有滬瀆壘蓋虞潭袁崧防海之處兩旁有東西蘆浦瀉於瀆江舊圖滬瀆江口在縣東北一百十里

顧會浦

按慶歷開顧會浦記直縣西北走七十里趨青龍

鎮浦曰顧會南通漕渠北達松江今曰通波塘浦自蕣山之陽地形中阜松江潮至半道輒回蕣山之旁沙塗壅積故自慶歷辛巳紹興乙丑乾道乙酉一再開通未幾輙淤滞紹興乙丑因浚塘又於縣之北門築兩挾堤依舊基為閘以時啓閉復於浦之東闢治行道石梁四十六以通東鄉之停浸

盤龍浦

自縣東北達於舊江以其委蛇曲折如龍之盤得名祥符圖經縣東北四十五里續吳郡圖經有盤龍滙者介於華亭崑山之間步其逕纔十許里而

洄穴迂緩逾四十里江流為之阻遏盛夏大雨則泛濫淪稼穡壞屋廬殆無寧歲自乾興以來屢經疏決未得其要范文正公守平江嘗經度之未遑興作寶元元年太史葉清臣按漕本路遂建議釃為新渠道直流速其患遂弭

崧子浦

按舊圖崧子浦在縣東北五十里又崧子塘在縣北十五里分而為二者蓋北十五里崧子浦之口東北五十里者下注于舊江口也慶歷開顧會浦記以為嵩塘蓋此浦與顧會浦同流而異派皆瀉

水於松江

大盈浦

在縣西北七十里南接澱山湖北自白鶴滙以達於松江浦濶三十餘丈慶歷開顧會浦記論華亭浦漵五而大盈居其一王介甫詩徒嗟大盈北浩浩無春秋即此浦也

趙屯浦

在縣西八十里南接澱山湖北達於松江浦濶五十餘丈即王可交遇僊處

内觔浦在縣西八十里

直浦在縣西北七十五里

南瀬浦在縣西北六十五里

梁紇浦在縣西北八十里

艾祁浦在縣東北六十五里

華潮浦在縣東北六十五里

郭卷浦在縣東北六十五里

小來浦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新涇浦在縣東北八十里

上澳浦在縣東北八十里

西蘆浦在縣東北八十五里

大盧浦在縣東北八十五里
上海浦在縣東北九十里
南蹌浦在縣東北一百里
右浦凡十四在縣之北境皆所以達上流之水以歸於松江也
薛澱湖
在縣西北七十二里有山居其中湖之西曰小湖南接三泖其東大盈浦其北趙屯浦蓋湖所以受三泖及西南諸港之水自二浦以瀉於松江也舊圖所不載止有小湖在西北六十里周回三里吳

郡圖經云西北有白蜆馬騰谷㙮塌四湖舊圖谷湖在縣西北五十三里馬騰西北六十里白蜆西北七十里今白蜆湖在長洲界所謂馬騰谷㙮塌相去五十里間瀕湖周回幾二百里茫然一壑不知孰為馬騰湖孰為谷湖也北北湖古來鍾水之地近者如白蜆湖皆成圍田湖之四旁亦有築堤為田者歲有水潦則瀦水者益狹矣

錡湖

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周回二十里一名洋湖舊經云湖有陸錡宅因以為名又縣東南六十里亦有

洋湖徑十餘里今皆為蘆葦之場

鶯竇湖在縣東三十里周回五里

來蘇湖在縣南七十里周回十七里

唳鶴湖在縣南四十五里周回五十六里

永興湖在縣南四十里周回三里

右四湖載之祥符舊圖今未詳所在

沈涇塘

在縣西五里南接運河北接大盈浦蓋自槜李城下水流東北則此塘所以瀉上流之水也往時歲旱浚之遇潮漲則亦可以引松江之水以資灌溉

古浦塘

在縣西行二十七里以達於泖歲旱亦可引三泖之水以資灌溉

鹽鐵塘

在縣東南長三十里世傳吳越王於此運鹽鐵因以為名

杜浦塘

在縣東八十里

下沙浦

在縣東九十里紹興乙丑通判曹泳開港浦凡十

八處

須顧泖

在縣東南二十里

謝家泖

在縣東南二十里泖北有泖涇

白龍潭

在縣西北三里世傳有龍蟠伏於中歲旱常禱雨

焉

沸井濱

在滬瀆東西有蘆浦中間一水相通有數尺許特

深如井然水騰涌晝夜不息或云海眼也常有戲浴於水中者二三尺以下其氣稍温

堰閘

華亭東南並鉅海自柘湖湮塞置閘十八所以禦鹹潮往來政和中提舉常平官興修水利欲涸亭林湖為田盡决堤堰以泄湖水華亭地勢東南益高西北益卑大抵自三泖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於海雖決去諸堰湖水不可泄鹹水竟入為害於是東南四鄉為斥鹵之地民流徙他郡中間州縣官雖知其害復故堤堰獨留新涇塘以通鹽運海潮朝夕衝突塘口至

潤三十餘文鹹水延入蘇湖境上乾道七年八月右
正言許公克昌請於朝時太博邱公密除秀州陛辭
之日面奉
至尊壽皇聖訓亟來相視與令堵觀議以新涇塘潮
勢湍急運港潮距新涇二十里水勢稍緩不若移堰入
運港為便于是募四縣夫經始於九月廿六日畢工
於十二月廿七日堰成併築堰外港十六所港之兩
旁塘岸四十七里百八十五丈有奇明年正月廿二
日上遣監察御史蕭之敏相視又捐四鄉民租九年
以招復流民又明年正月遣中使宣諭守臣張元成

增築二月特置監堰官一員招土軍五十人置司顧
亭林廵邏以防隳鹽運私發諸堰令堰外隨潮沙漲牢
不可壞三州之田得免鹹潮浸灌之患此
聖天子德惠二三臣之力也堰成無記恐將來無所
稽考故迹具本始而詳著之焉
運港大堰濶三十丈深三丈六尺厚二十一丈九
尺
鱸墩涇堰濶十五丈深三丈五尺
黄姑涇堰濶五丈深一丈五尺
張瀝涇堰濶十二丈深三丈

老兒涇堰濶二丈深一丈

何家涇堰濶十一丈五尺深二丈

善涇堰濶九丈深一丈六尺

張涇堰濶三丈深一丈

徐家涇堰濶九丈深一丈八尺

邵家涇堰濶九丈深一丈八尺

新開涇堰濶九丈深一丈八尺

招賢涇堰濶十一丈深二丈八尺

管家涇堰濶三丈深一丈四尺

戚家涇堰濶六丈深二丈五尺

了义涇堰濶五丈深二丈五尺

吳塔涇堰濶十丈三尺深二丈六尺

蔣家涇堰濶七丈五尺深一丈六尺

竹岡堰在縣東六十里未詳所在

砂岡堰在縣南七十里未詳所在

鹹塘岸

運港東塘岸自運港堰至徐浦塘計二十四里一

十七丈西塘岸自運港堰至柘湖二十三里上濶

六尺下濶一丈五尺高六尺

舊瀚海塘

西南抵海鹽界東北抵松江長一百五十里

張涇閘

在縣東南四十八里隆興甲申八月本路漕臣姜詵奏請於張涇堰增卑為高築月河置閘其上甃巨石兩址相距長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以時啓閉故鹹潮無自而入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六尺許克昌為之記

冢墓

祥符圖經載諸陸潘濬笮融凡十二墓若濬與融既非邑人不知何自而葬於此陸禕墓在崑山碑誌尚

可考反不及之無乃未見征北墓碑耶然諸陸之墓
自禕外訪其處所無復存者而融墓至今稱之事有
幸不幸者可為之歎息
陸康墓在縣西北二十里
陸遜墓在縣西北二十三里
陸抗墓在縣北二十二里
陸瑁墓在縣西北三十二里
陸凱墓在縣西北二十二里
陸宏墓在縣西北四十里
陸煜墓在縣西北四十四里

陸監墓在縣西北一十九里

陸景文墓在縣西北三十里

陸叡墓在縣西北十九里　已上詳見人物門

潘濬墓在縣西北二十里按吳志云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宗仲子受學為郡功曹孫權殺關羽於荊上拜為輔軍中郎將有功遷奮威將軍權即位封劉陽侯遷太常赤烏二年薨

笮融墓在縣東北四十里按吳志云融丹陽人初徐州牧陶謙使督廣陵運漕曹公攻謙徐土蕭條融將男女一百口馬三十四走廣陵今北亭鄉有笮

墓逕逕旁有高壠世傳為笮墓云

陸禕墓在縣西北二十七里崑山之絕頂舊有征北將軍陸禕墓碑今雖斷毀不全而龜趺尚存焉

知縣題名

自置縣以來唐之賢宰舊經所載止蘇裔一人稱其在縣簡惠涖事公正

國朝咸平以前令之姓氏無所稽考自咸平五年迄於建炎二年商餘慶至許知微凡五十有三人則姚舜明為之記自紹興元年迄於淳熙元年呂應問至劉俣凡一十有九人則劉俣為之記自淳熙三年迄

於紹熙四年趙汝譓至楊潛凡七人則楊潛為之記
其間流風善政為民所稱誦者蓋亦有焉
唐張聿琅琊人　包　某　蘇　籥延陵人德宗時
商餘慶咸平五年　劉唯一景德元年
孟虛舟大中祥符元年　李繹回大中祥符三年
董　抗大中祥符五年　尚　逵大中祥符九年
蹇利涉天禧元年　張貽慶天禧二年
李　衡乾興元年　張　鑄天聖元年
王舉直天聖二年　田慶遠天聖三年
李　宏天聖五年　向　繹天聖七年

楊備 天聖十年
唐詢 明道二年
錢括 景祐三年
丁詡 寶元二年
錢貽範 康定二年
謝景温 慶歷四年
宋宜 慶歷六年
章拱之 皇祐元年
吳及 皇祐四年
楊慥 至和元年
胥元規 嘉祐二年
聶儀仲 嘉祐五年
衷晉材 嘉祐七年
胡定之 治平元年
張若濟 熙寧元年
上官汲 熙寧四年
郃奇 熙寧七年
盧秉 元豐元年
周裦 元豐四年
陳謐 元豐七年

陶鎔元祐二年
章景遇元祐七年
俞結紹聖三年
孫植元符三年
楊子方崇寧元年
楊光弼大觀元年
章懿文大觀四年
黃昌衡政和七年
鮑貽愿宣和三年
許知微建炎二年

劉鵬元祐五年
黃佖紹聖元年
賈泰元符元年
左高建中靖國元年
章玫崇寧二年
徐思安大觀三年
姚舜明政和元年
胡侃宣和元年
陳球靖康元年
呂應問紹興元年

張公紱 紹興二年

詹堯可 紹興六年

林衡 紹興九年

楊壽亨 紹興十三年

趙伯虎 紹興十六年

陳祖安 紹興十九年

吳惇仁 紹興二十二年

龔相 紹興二十三年

王崧 紹興二十五年

周允聞 紹興二十六年

周極 紹興二十九年

蔣思祖 紹興三十二年

張昉 乾道元年

雷棨 乾道元年

侍其銓 乾道二年

堵觀 乾道五年

陳峒 乾道八年

劉俁 淳熙元年

趙汝譓 淳熙三年

徐安國 淳熙六年

楊樗年 淳熙九年
葉仲英 淳熙十二年
劉壁 淳熙十三年
梛楙 淳熙十六年
楊潛 紹熙元年
張穎
張朴
徐民瞻
樊湛
錢誾 嘉泰元年
趙汝章 嘉泰四年
湯詵 開禧元年
汪立中 開禧二年四月到任十一月借緋三年九月磨勘轉奉議郎
滕珂 嘉定元年
徐晞稷 嘉定二年
樓鏞 嘉定四年
陳遇 嘉定五年
陸三省 嘉定六年
李百壽 嘉定七年

錢德謙嘉定八年　陳鉤嘉定十一年

張孝聞嘉定十三年　陳奇之嘉定十五年

王琮嘉定十七年　詹驌寶慶三年

黃崖紹定元年　程熹紹定三年

韓曾紹定六年　楊瑾端平元年

宋良才嘉熙元年　韓識嘉熙四年

蔡朴淳祐二年　施退翁淳祐四年

鄭南淳祐七年　陳叔弼淳祐八年

進士題名

唐博學宏辭科　陸贄字敬輿西京試第六人

光啓二年　陸扆字祥文禮第一人

三禮科　顧謙

進士題名

華亭壯邑業儒者衆令訪之耆舊及考諸登科記自天禧二年迄於紹熙四年凡一百七十有七年登進士第者凡八十有八人其閒魁多士冠南宮入政府登從班者蓋不乏人亦云盛矣陳舜俞登慶歷六年第再中嘉祐四年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按國史舜俞湖州人知山陰縣時青苗法初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謫南康酒稅棄官而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

居士雖湖人不得不載也崇寧五年朱季資以內舍辟廱錄試於中書賜第紹興四年吕元亮以布衣被薦名對出官皆非常科茲不載焉至若特恩則無題名可考姑摭耳目之所見聞者附云

天禧三年王整榜

吕諤

天聖二年宋庠榜

吕詢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吕評

慶曆六年賈黯榜

陳舜俞字令擧嘉祐四年直言極諫科第一人

嘉祐二年章衡榜

呂全用開封貫

嘉祐六年王俊民榜

朱伯虎用開封貫字才元第五甲第二人太子少師

嘉祐八年許將榜

戴顯甫一姓錢

朱鞏用開封貫字宏道伯虎從父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朱伯熊用開封貫伯虎之弟字才翁宣奉大夫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呂公美用開封貫

熙寧六年余中榜

呂奎用開封貫

元豐二年時彥榜

梆庭俊工侍 章粹用建寧貫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呂益柔用開封貫甲科第二人刑侍字文剛

張徽言

元祐六年馬涓榜

朱紱 改名諤甲科第二人右丞伯虎從子

富開　朱之純 用開封貫

紹聖元年畢漸榜

栁庭傑 庭俊之弟　呂桓

紹聖四年何昌言榜

張天材 改名卿才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朱紘 改名讜用開封貫紱之弟第三甲第一人

崇寧五年蔡嶷榜

王箎　張甸

呂少蒙 用開封貫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柳約 戶侍庭俊之弟　姚縠 改名焯

張昭　陳之元

衛上達 改名仲達禮書字達可

黃子服

政和五年何㮚榜

衛開 八行宣教郎　黃鍰 鎮之弟

黃鎮　張康朝

政和八年王嘉榜

衛聞字致虛涇之祖朝奉大夫贈太師魏國公

宣和元年貢士王俊乂榜

衛膚敏甲科第三人禮侍閩從子字商彥

宣和三年何渙榜

富説開之子

建炎二年李易榜

黄銓甲科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孫朝彥用開封貫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任盡言用眉州貫甲科 質言弟字元受

朱冠卿　葛温卿用開封貫

任質言用眉州貫

紹興八年黄公度榜

陳𡒄用泰州貫　董天民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潘旦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潘瑋甲科改名 緯字仲寶　陳伯達

張圖南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張偉字書言新江鄉道成里人　林公望字叔山崧宅里人

郴仲永用鎮江貫字德修

紹興廿一年趙逵榜

張庭筠昭之子　鄭聞省元用開封貫參知政事

紹興廿四年張孝祥

衛稷仲達仲子處州教授　錢良臣參知政字友魏

徐鋭

紹興廿七年王十朋榜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朱佾

許克昌用洪州貫字上達狀元　蓋經用開封貫字常父甲科戶侍

衛博字師文稷從弟樞密院編修　柳大雅用臨安貫

張伯垓尚書　呂篆用平江貫

陳夢鵬用湖州貫

紹興三十二年木待問榜

陳之方用建州貫　張序

張子泳一姓朱又作隆興元年　趙善洙玉牒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朱繹之用湖州貫兵郎中甲科字貴言

吳伯凱用開封貫　趙善調玉牒

徐玠用鎮江貫　周益

柳梓

乾道五年鄭僑榜

王觀國 用開封貫 林廷瑞 周平江貫

葉昉

乾道八年黄定榜

任巖叟 用通州貫

淳熙二年詹騤榜

衛藻 字德章仲達仲孫朝奉大夫

淳熙五年姚頴榜

趙師慓 玉牒 張之德

淳熙八年黃由榜

朱端常 用湖州貫繹之子尚書　柳說 用臨安貫

淳熙十一年衛涇 狀元閩之孫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胡林卿 用平江貫甲科　王正綱 用泰州貫

淳熙十六年上舍魁釋褐　林至 字德久官秘書省師朱晦庵

紹熙元年余復榜

趙汝澄 玉牒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趙汝詒

嘉泰二年傅行簡榜

張淡　張渙臣

嘉定元年鄭自誠榜

衛价用鎮江貫仲達曾孫字藩叟　衛洽涇弟

衛洙右司郎中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

趙汝郕王牒又作七年袁甫榜

□□□

嘉定十三年劉渭榜

孫一飛　胡琚林卿之子

林草 至之子

嘉定十六年蔣仲珍榜

張益臣

開慶元年周夢炎榜

葉汝舟　郴正孫

景定三年方山京榜

錢夢炎

咸淳元年阮登炳榜

曹應符 字泰叔衢州司戶參軍　趙崇瑕

咸淳鄉貢進士陸霆龍 字伯靈禮記郡魁

謝國光字觀夫

紹定二年黄朴榜

黄英發

紹定五年徐元杰榜

杜從龍

嘉熙二年周坦榜

錢宜之　錢廙之

淳祐十年方逢辰榜

洪應辰

寶祐元年姚勉榜　錢拱之

布衣被召賜第

朱季賢 內舍 呂元亮 衛謙 字有山仲達六世孫宋末登第未詳何年

特奏名 凡三十一人附

章梲 詹奕 衛仲遠 衛禎

陳聖任 鄭灘 第二名 吳正邦 陳世德

朱宗卿 葉簡 王鼎 姚端方

錢九韶 葉昺 朱振 張伯起

章移忠 鄭丙 林一飛 曹元鼎

柳梗 柳大韶 戚簡 黃裳

朱端復 朱伯龍 朱彥直 朱端禮

朱澥　朱聞　朱允

雲間志卷中終

懷土賦

陸機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邱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孫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隤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湘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

憩栖烏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解顏甘菫荼於飴茈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贈從兄車騎詩 李善注曰陸士光　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難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烏有悲音

奉和皮日休吳中即事　陸魯望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未寂寥三泖涼波漁蕝

動（遠祖士衡對晉武帝以三泖冬溫夏涼）五茸春草雉媒嬌（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雲藏野寺分金刹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

迴自青龍呈謝師直　梅聖俞

共君相別三四年巖巖瘦骨還依然唯髭比舊多且黑學術久已不可肩嗟予老大無所用白髮冉冉將侵顛文章自是與時背妻餓兒啼無一錢幸得詩書銷白日豈顧富貴摩青天而今飲酒亦復少未及再酌腸如煎前夕與君歡且飲飲纔數盞我已眠雞鳴犬吠似聒耳舉頭屋室皆左旋起來整巾不稱意掛

帆直走滄海邉便欲騎鯨去萬里列缺不借霹靂鞭
氣沮心衰非欲睡夢想先到蘋洲前願君無復更留
醉醉死誰能如謫仙

逢謝師直　梅聖俞

昔歲南陽道中別今向華亭水上逢把酒語君悲白
日流光冉冉去無蹤

華亭十詠　唐詢

華亭本吳之故地昔附於姑蘇佩帶江湖南瀕大海
觀望之美焉歷吳晉閒名卿繼出風流文物相傳不
泯閭里所記遂為故事景祐初元八月予被

詔為縣至部且一年而囹圄多囚繫簿書要期會蠱沒朝夕精疲意殆凡山川風物在境內者未嘗一日而講求焉粤今秋邑人有訟古㴑湖者持舊圖經詣庭以自直因得而究之凡經所記土地人物神祠墳壠所言甚詳行部之餘輒至其地因里人而咨焉多得其真代異時移喟然興嘆即采其尤著者為十詠皆因事紀實按圖可見將以志昔人之不朽誠舊俗之所傳云爾

顧亭林 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湖南又有顧亭林相傳陳顧野王居此因以為名焉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舊里風煙變荒原草樹疎
湖波空上下里閈已邱墟往事將誰語淒涼六代餘

寒穴 金山北有寒穴清泉出焉其味甘香

絕頂干雲峻寒泉與穴平還同帝臺味不學隴頭聲
夜雨遙源漲秋風顥氣清誰云蔗漿美纔可析朝酲

吳王獵場 在華亭谷東吳陸遜生此子孫嘗所遊獵後人呼為陸機草今其地為桑陸

昔在全吳日從禽耀甲戈百車嘗載羽一目舊張羅
地變柔桑在原荒蔓草多思人無復見落日下山坡

柘湖 在縣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為名吳越春秋海鹽縣淪沒為柘湖吳地

記秦時有女人入湖為神今其祠存

世歷亡秦遠湖連大海瀕柘山標觀望玉女見威神
渺渺旁無地滔滔孰問津何年化魚鼈髣髴歷陽人

秦始皇馳道 在縣西北崑山南四里相傳有大堤路西通吳城即馳道也

秦德衰千祀江濱道不修相傳大堤在曾是翠華遊
玉趾如將見金椎豈復留悵然尋舊跡蔓草蔽荒邱

陸瑁養魚池 在縣西今名瑁湖或云即陸瑁所居相傳有宅基存焉

代異人亡久瀰池即舊居未移當日地無復故時魚
蒲藻依稀在風波浩蕩餘水濱如可問一為訪庭除

華亭谷 在縣南縈行三百里入松江

深谷彌千里松陵北合流岸平平迷晝夜人至競方舟照月方諸泣迎風弱荇浮平波無限遠極目漲清秋

陸機宅 華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即其宅陸機詩云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今其地存焉

舊諜傳遺址悠然歷祀深人無令威至門異下邽箴谷水當年溜崑山昔日陰魯堂那復見絲竹若為尋

崑山 華亭谷東二里有崑山陸機祖葬於此因生機雲時人有崑山出玉因名此山以美機雲焉

昔有人如玉茲山得美名巖扃銷積翠谷水斷餘聲喬木今無在高臺久已傾如何嵩嶽什獨詠甫侯生

三女堽在縣東南八十里相傳吳王葬女為三女堽於此

淑女云亡久哀邱尚著名九原誰可作千載或如生青骨何時化荒榛此地平空餘圖諜在不復啟佳城

顧亭林野王所居也　王介甫安石

寥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舊物歲晚空扶踈自古聖賢人邑國皆邱墟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餘

寒穴

神泉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鳴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酲

吳王獵場

吳王好射虎但射不操戈匹馬掠廣場萬兵助遮羅時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猛獸亦已盡牛羊在田坡

柘湖 湖中有山生柘故多柘湖記云秦有女入湖為神今有廟

柘林著湖山菱葉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為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窟險阻禍福易欺人

始皇馳道

穆王得八駿萬事得其修茫茫千載間復此好遠遊車輻與馬跡此地亦嘗留想當治道時勞者尸如邱

陸瑁養魚池

野人非昔人亦復水上居紛紛水中遊豈是昔時魚

吹波浮還沒競食糟糠餘吞舟不可見守此歲月除

華亭谷 水行三百里入松江

巨川非一源源亦在衆流此谷乃清淺松江能覆舟蟲魚何所知上下相沉浮徒嗟大盈北浩浩無春秋

陸機宅

故物一已盡嗟此歲年深野桃自著花荒棘徒生歲芊芊谷水陽鬱鬱崑山陰俛仰但知昨遊者不可尋

崑山 世傳陸氏家生機雲故名崑山言生玉也

玉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崖風與穴水清越有餘聲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敲傾不如鶴與猿棲息尚全生

三女岡

自古世上雄慷慨擅功名當時豈有力能使死者生三女共一坵此憾亦難平昔容若有作無乃傾人城

雲間唳鶴之鄉也得名舊矣前人故跡多有存者寥寥千古斷碑殘刻不可稽證唐公彥猷昔宰是邑得記籍於編帋遂即事物之尤者賦為十詠相國舒王從而和之觀其立言措意發揮形容豈務鬬緝為一時綺語而已撫事興悲該含教化使志士高人過而玩閱殆有深思遐想不能自已者誠足嘉矣歷年滋久寖次在後或未之見逮今府座

檢討毛公好古博雅得泉寒穴序而銘之取斯詠載其間余姑求諸別集而得焉且念唐公之作刊示庭廡既久而此獨無傳抑亦文物之闕事故書之翠珉以示方來廡幾海濱之邑自是增光焉爾

權知縣事徐汲記

青龍海上觀潮　梅聖俞

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迴如鼻吸老魚無守隨上下閤向滄洲空怨泣摧鱗伐肉走千艘骨節專車無大及幾年養此膏血軀一旦翻為漁者給無情之水誰可憑將作尋常自輕入何時更看弄潮兒頭戴火

盆來就濕

顧亭林

梅聖俞

鄉林空林木不見古人居猶尋古人跡更與古人踈
昔為賢豪里今亞蘆葦墟湖邊夜夜月光影波上餘

寒穴

山頭寒泉穴凈若鏡面平熨齒敲冰冷貯餅織玉聲
傍有野鹿跡上啼林鳥清何由一往挹況復方病醒

吳王獵場

孫氏有吳國四海未息戈獵以耀威武平野萬騎羅
英雄魏與蜀貔虎一何多世事異莫究但見桑麻坡

柘湖

柘上水陷沒千歲嗟水濱不復吴鹽邑空有秦女神浩蕩吞海日曠濶迷天津扁舟誰能往早暮逢漁人

秦始皇馳道

秦帝觀滄海勞人何得修石橋虹霓斷馳道鹿麋遊車轍久已沒馬迹亦無留驪山寶衣盡萬古空冢坵

陸瑁養魚池

來觀瑁湖水乃是陸生居春塘草幾變誰膾此中魚莫容科斗𤸃亦有魯王餘不隨蛟龍飛神鼈未可除

華亭谷

斷岸三百里縈帶松江流深非桃花源自有漁者舟
閑意見水鳥日共泛航籌何當騎鯨魚一去幾千秋

陸機宅

我思陸平原廢宅荒草深才高乃速禍事往不可箴
饑烏啄樹顛野鼠竄庭陰黄耳亦已死家書無復尋

崑山

陸氏幾世祖葬此生令名猶如產美璞遂爾傳嘉聲
寒巖畜奇秀源水日東傾何言千載間二子不更生

三女岡

吳王葬三女因留此岡名已化彼粲質合有蘭蕙生

嬋娟夜月照晻靄朝霧平古䰟如未泯不遠闔廬城

過華亭　　梅聖俞

晴雲唳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宅而今何處不荒蕪

題李景元畫　　蘇軾

景元名申本儒家子落魄詩酒間尤善墨戲米元章畫史嘗及之往來松江上不知其所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

終

醉眠亭　　李行中

行中字無悔築亭青龍江上東坡名之曰醉眠諸公皆有詩

簷低檻曲莫嫌隘地僻草深宜晝眠代枕莫憑溪上石當簾時借屋頭烟倦遊拂壁畫山徑貪醉解衣還酒錢一水近通西浦路客來猶可棹魚船

醉眠亭寄韓憲仲廷評

野徑荒亭草沒腰一眠聊以永今朝放懷不管人間事夢破時聞夜半潮玉柱劉乂詩未獻金龜太白酒難招知君有意尋安道咫尺何時動畫橈

趙明叔太博未識醉眠亭先貺佳篇

要識荒亭路不賖浦西橋北對漁家怱嫌日曝新裁竹疎占畦長未種花壁上客來堆醉墨籬根潮過積寒沙被人誤號陶潛宅也學門前五柳遮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絶　蘇軾

已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惡賀監偏工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為周公晝日眠枕麴先生猶笑

汝枉將空腹貯遺編

同前　　蘇轍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胸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蘧傳更將江浦作堦除欲眠賓客從教去倒卧氍毹豈暇舒京洛舊遊真夢裏秋風無復憶鱸魚

同前　　李常

陶公醉眠野中石君醉輒眠舍後亭人知醉眠盡以酒不知身醉心長醒衆人清晨未嘗飲已若醉夢心冥冥淫名嗜利到窮老有耳亦不聞雷霆醉石雖頑委山側苔昏日剥誰與扃牧童樵叟亦能指卒以陶

令垂千齡危簷弱棟倚荒渚海霧江雨穿跡檽勿謂
幽亭易摧折勉事偉節同明星

同前　　陳舜俞

酒胆長輕六印腰醉中一枕敵千朝興亡藐比榮枯
柳聚散看同旦暮潮酣法本應塵外有醒魂徒向水
邉招已聞佳士過從約不似江東返去橈

同前　　張先

醉翁家有醉眠亭為愛江堤亂草青不聽耳邉啼鳥
亂任教風外雜花零飲酣何必過比舍樂甚應疑造
大庭五柳北牕知此趣三閭南楚漫孤醒

同前　　王觀

松陵江畔客築室從何年世俗徒紛紛不知李子賢在彼既不知不如醉且眠聲名冢冢誰知命醉非愛酒眠非病長江渾渾無古今群山回合來相映呼奴沽酒不可遲買魚斫鱠煩老妻何必紛縄繫飛兎百年長短空自知直將視虱視天地冥冥支枕窮四時九衢足塵土朱門多是非秋風老蓴鱸扁舟何日歸

同前　　秦觀

醉來豐瘁同眠去身世失二樂擅一亭夫子信超逸杯行徂老春肱枕頽廾日壯志未及伸幽願良自畢

同前　　　張景修

樽前從客笑夢裏任花飛野鳥喚不醒家童扶未歸

有榮還有辱無是即無非萬事藏於酒先生亦見機

同前　　　韓宗文

萬慮中來攪不眠醉時一覺自陶然冥冥固已忘天

地豈向杯中覓聖賢

得酒休論飲得仙醉中遺物為神全世間反覆無窮

事吏部難忘抱甕眠

昔有遺賢世所憐滄浪亭下醉時眠松江變酒終難

待却對殘燈理短編

同前　　蘇　梲

疲人思向醉中眠物我脩然萬慮閑渴飲飢飱勞隱几吾身自足草萊間

趣陽渴鹿背清泉之子名亭取性便適意中間却無事期君忘醉亦忘眠

同前　　晁端佑

瀟灑松陵江上亭醉来一夢傲雲屏生前笑語君須惜世事紛紛不用醒

盤石幽亭樂未央是非窮達兩相忘塵寰下望知何許爛醉高眠自有鄉

塵埃收得一身閑飲盡春瓶曝背眠醉耳猶嫌山鳥聒夢魂終日上高天

一枕雙湖意浩然狂歌酒盡即高眠吾生久與時相棄好逐君歸作二仙

同前　　晁端彥

人生有出處兩事固希全達則都廊廟致君堯舜前聲名喧宇宙指顧生雲煙不然早晦隱縱意樂當年第一莫如醉第二莫如眠無悔水鄉士子瞻稱具賢埋照不干世作亭臨清泉歡來即痛飲酣謔竟長筵陶陶非假寐泯絕平生緣畫得杯中趣常為枕上仙

影從明月照名任清風傳願君遂此志其樂更相先醉無三日醒飲盡百斛船境界如古莽魂夢遊鈞天莫學不佞者徇祿遭纏牽進無濟世志退無負郭田獨醒少意緒寡睡多煩煎風波驚性命鞍馬積胝胼未得立籬下應難卧甕邊區區為寡仕短詠愧非姸

同前　　晁端禀

吏部甕間眠先生牕下卧夜偷綠醑飲晝喜清風過人為清風快于酒擺落煩襟洗塵垢吾知醉寢勝閑睡可以寄天真兮忘世累溝瀆超江漢幕席視天地蝴蝶不知緣變化黃粱未熟虛營利從來閑處得閑

樂何肴功成與名遂隴西夫子稱世賢世家自是酒中仙作亭占得松陵地東坡名之為醉眠醉復眠兮眠復醉頤養鄒軻浩然氣賢人為濁聖人清昏昏夢寐都忘形花影滿身猶未覺竹風吹面不知醒憶昔樂天貪醉吟吟哦未免勞其心不如醉眠了無事其樂陶陶得趣深我身走塵埃羈鞅殊未息有所思兮在高軒欲往從之路艱塞無緣一榻同醉眠空禿千毫揮醉筆

同前　　闕景山

杜老顛狂尋酒伴經旬只走出空床輸君縱飲還高

臥長有生涯作醉鄉
貧饒北海杯中物靜勝長安市上眠亂地春風吹不
醒功成合與酒為仙
同前　　　　　　　　　楊　蟠
江花可醉草堪眠細想人間底處便客散樽空欲歸
去此身還被月留連
江上聊遊我未能羨君長醉臥高亭不因鶴唳破殘
夢還有涼風吹酒醒
清簞跡簾一醉身寂寥不稱詠詩人春風亦有憐才
意故擺殘花作繡裀

同前　　僧道潛

嘗聞李謫仙飲酒興無盡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當時放逰奇流俗不可近君今外形骸與世不拘窘寸心合虛曠萬事一以泯開亭向幽圃朝夕事醉寢茅簷落日欲醒時起對嬋娟拂瑤軫

題千山圓智寺　　沈遼

海天寥寥寥禾黍秋人籟已息煙露收數聲鶴唳草堂靜何苦更向咸陽遊

雲間

野天茫茫秋水清生盡蒲蘆無人耕不知三吳地力

壯老鶴空向煙中鳴

又

蠟屐去陽羨乘桴望雲間腰垂陶令印意在莊生環斯民久困敝何用惠孤瘵於心倘有愧拂衣歸故山

陸機雲碑

朝日欲出已復西人間興廢那可知崑山陵谷久已變水旁惟有將軍碑

佘山月軒　　朱伯虎

愛月開軒絶頂間屹然危矸壓層巒剪除羣卉當簷盡添得清光滿檻看亂石雲堆秋色冷老松風入夜

聲寒十年夢寐江鄉景杖屨終期日倚欄

超果教院見遠亭　李景元

高僧欲縱目橋上建橫亭野水茫茫白羣山點點青
客帆風送葉漁火夜遺星看盡朝昏景天涯一畫屏

湖齋　朱之純

平湖十頃水汪洋得意茅齋且屈藏園種小桃今結
子池栽翠芰更聞香六龜已見千年瑞予湖上治圃於桃根獲古龜六枚小如錢其雙鶴看呈八月祥昔時雲間有仙鶴觀每中秋月夜有仙鶴下往往觀之得名以此今予治圃谷水隣其地也居此倏然忘世味此心尤懶
去龍陽

寄題華亭朱氏谷陽園　　蔡肇

陸機異時宅故物無復迹悠悠谷水陽野水悽餘碧我欲豪士賦文字豈不白一為功名誤未路真可惜至今風雨夜哀鶴鳴不息千秋得吾人凈眼照阡陌結茅風簷際一悟世網窄古今一邱貉貴賤百年客閑門撜橘香隱几冰凍釋我懸升斗祿矯首望八極人生勞逸間此殆天所激鵬翔赤霄動鯨噴碧海圻為爾具扁舟送此齒髮迫

朱氏天和堂　　黄裳

朱樸隱居華亭自號天和子

谷水悠悠水天濶綠竹猗猗玉龍活天和堂在翠微中堂上誰誇青瑣闥二俊昔為才所驅未識危邦何太愚輕抱雄文走西洛漫勞黄耳尋中吳豈謂七百有餘載乃獲夫子營我廬能向平時脫羈絡為悟浮雲此生錯通道益深醉隱亭載鵬風厚逍遥閣萬累紛紛無處尋須信天和有斯樂彼哉二俊胡不歸空嘆華亭數聲鶴

同前　　徐鐸

先生晦迹谷水東志趣不與晉賢同遥聽鶴唳笑二陸巢傾穴碎非為工浩然養素遠聲利脫去羈束離

樊籠醉隱亭中三十載桃紅李白搖春風感時嘯詠
聊自適誰知富貴為窮通羨君高操超流俗直疑變
姓稱朱公

同前　楊傑

聞說隱君子天和長自如巵言莊叟意谷水士衡居
窮達分已定利名心頓踈繡溪歸未得吾亦愛吾廬

同前

華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畫前賢有隱跡卜築俟來者
高人養天和放浪寄林野安知歲月徂但喜名利捨
傳家得之子流輩推博雅春風振客衣逸棹東南下

賦詩臺閣彥落落珠璣瀉持觴拜親膝喜色動鄉社都城十二衢塵土翳車馬一夢逐君行玆懷已瀟灑

同前　豐稷

路左漿先饋門前屨幾重勇歸塵事擲恬處道心濃弄水知幽谷觀雲想妙峯夜深孫鶴唳清露滴高松

宣妙院上方　劉正夫

水定浮春岫鴉盤落遠林上方鐘送夕隱几興何深

華亭秋日　張擴

陰雲薄薄滿秋輝曉露含光濕翠微旁舍擊牛嘗社酒荒城擣練給征衣浄如掃迹蚊無幾多不論錢盤

政肥定是水鄉差可樂不應潦倒未成歸

過瀫山湖　張擴

昨日過湖風打頭葦蒲深處泊官舟近人烏烏語聲碎瀨海風煙日夜浮午飯腥鹹半鮭菜客床顛倒一皮裘平生浪説在家好晚向波濤未肯休

顧亭林　胡松年

海山盪佳氣千載傳古居平生讀書地竹柏靜以竦忠義貫白日名不埋幽墟苗裔今幾何誰能補其餘

船子和尚三詩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二十餘年江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鉤鉤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三十餘年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錦鱗不遇虛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

又題松澤西亭

一葉虛舟一副竿了然無事坐煙灘忘得喪任悲歡却教人喚有多端

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生涯抛歲月卧煙霞在處江山便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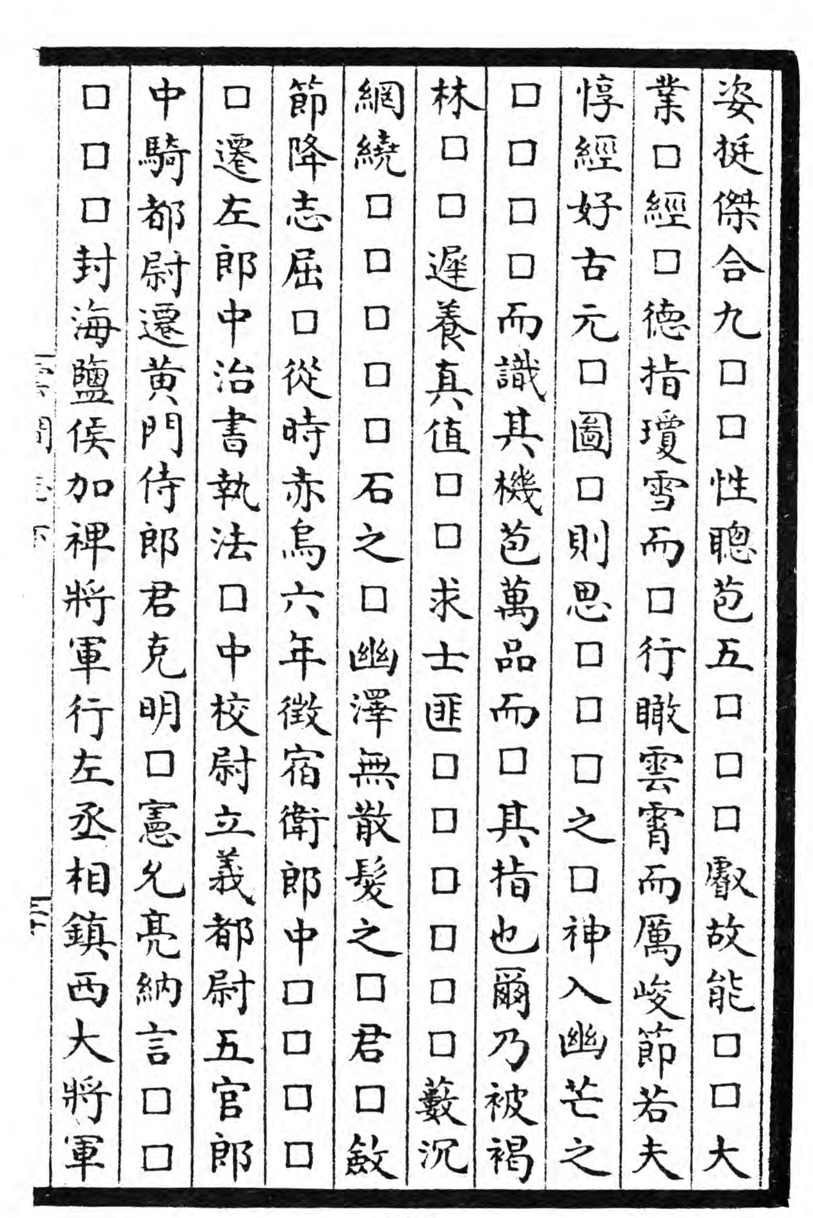
愚人未識主人公終日孜孜恨不同到彼岸出樊籠
元來只是舊時翁

華亭道中　僧道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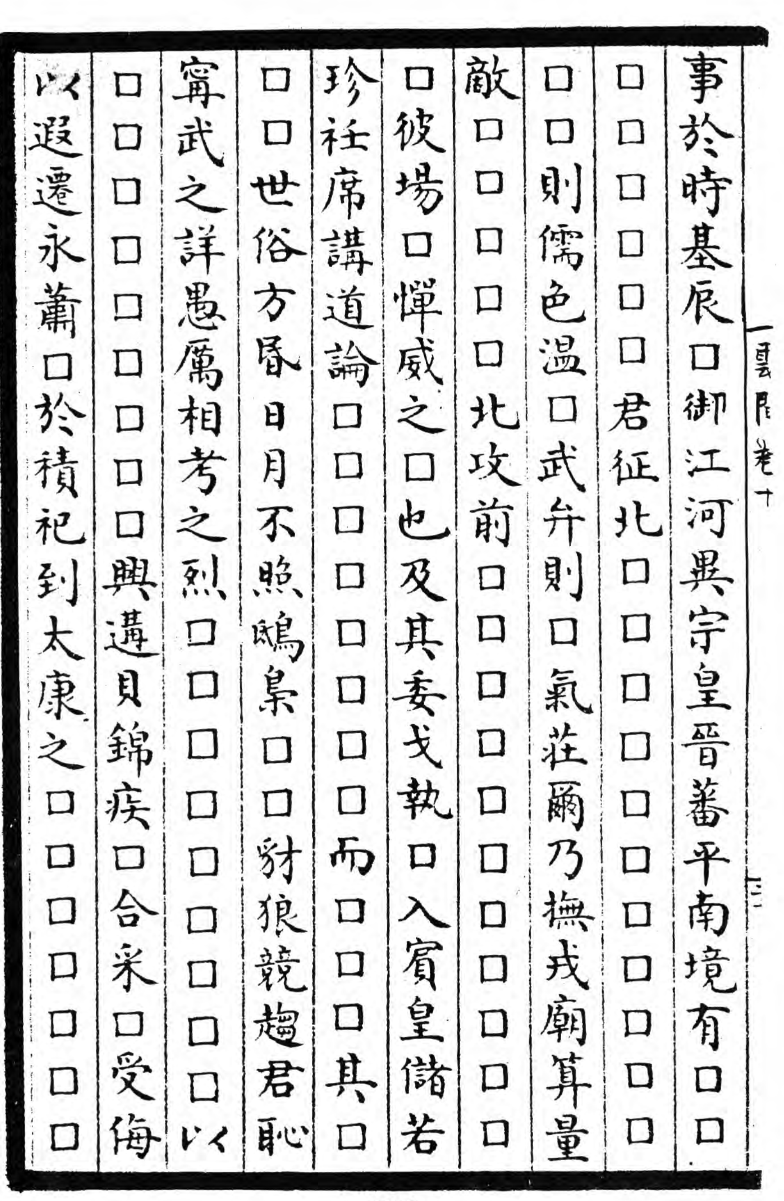
白水茫茫天四空黄昏小雨濕春風五更百日吹残
夢月到官河栁影中

吴郡征北將軍海鹽侯陸府君侯之碑

君諱禕字元容吴郡吴人也昔竈鳳啓符嬀口口龒
口口之允世為諸侯或口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吴
故左丞相口聲聞於海内君繫遠祖之懿緒承洪族
之清口嵩嶽降其神淵瀆協其氣是以景靈咸賛奇



姿挺傑合九□□性聰苞五□□□叡故能□□大
業□經□德指瓊雪而□行瞰雲霄而厲峻節若夫
惇經好古元□圖□則思□□之□神入幽芒之
□□□□而識其機苞萬品而□其指也爾乃被褐
林□□遲養真值□□求士匪□□□□□□藪沉
網繞□□□□□石之□幽澤無散髮之□君□斂
節降志屈□從時赤烏六年徵宿衛郎中□□□□
□遷左郎中治書執法□中校尉立義都尉五官郎
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君克明□憲允亮納言□□
□□□封海鹽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



事於時基辰□御江河異宗皇晉蕃平南境有□□
□□□□□君征北□□□□□□□□□
□□則儒色温□武弁則□氣莊爾乃撫戎廟算量
敵□□□□□北攻前□□□□□□□□□
□彼場□憚威之□也及其委戈執□入賓皇儲若
珍衽席講道論□□□□□□而□□其□
□□世俗方昏日月不照鴟梟□□豺狼競趨君恥
寗武之詳愚厲相考之烈□□□□□□□以く
□□□□□□□□興遘貝錦疾□合釆□受侮
以く遐遷永蕭□於積祀到太康之□□□□□□

□□□□□栖□□水□□□□鱗君將□□□之
蟠奮朝陽之羽□□箕之入周陳洪謨於晉宇享年
不永春秋知命□□而□夫□□君德□銘大勲令
之通義人道之□事也君元子西曹章安二縣令奉
車都尉衛仲子□□□□大夫□□椽□□子散騎
□郎前將軍歷陽宣威二郡内史喈仰堂構之遺蔭
蒙析薪之□荷詠□□□永思慼蓼莪□□□□□
山以代君命執翰以褒德庶同輝於日月垂永熙於
罔極也乃作頌焉其辭曰　皇綱不□天裂地□煌
煌南基敵輝北辰桓桓□□□命作□龍嘯江□威

響北振運否承泰六合□一帝鑿海嶽求其隱逸將
彈南冠入亮皇室我翼未揮□□□折何用不德命
此執翰鏤金作頌憶載不刋泰寧三年歲次乙酉十
二月壬戌朔一日壬戌立

大唐故朝散大夫護軍行黄州司馬陸府君墓
銘
朝議郎行右拾遺靳翰撰
君諱元感字達禮吳郡吳人也昔者舜嗣堯歷協帝
初以闞門田育姜姓實王終而有國其後俾侯於陸
開錫氏之源作相于吳纂承家之秘立德之緒莫京

于代曾祖慶梁官至婁令入陳三辟通直散騎侍郎
皆不就祖士季陳桂陽王府左常侍隋越王府記室
皇朝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父謀道　皇朝周王府
文學詳正學士並茂稱奕代餘慶資身擢慧葉而增
芳飛靈波而益濬去官辭辟語默稱賢函席曳裾文
儒繼美君生而敏慧長而温良識聰明而惟深體矜
重而不野宗族愛而加敬鄉黨狎而愈恭始以資宿
衛解褐韓王府參軍事以丁憂去職服闋值國討狄
軍出定襄戎幕擇材君為從事文武吉甫斯之謂與
尋為婺州龍邱丞贊貳有能風俗時變遷睦州建德

和州歷陽二縣令育人去殺訓物齊禮子游絃歌武城歎其馬用仲康鳥獸中牟稱其仁及尋加朝散大夫除黄州司馬到官未幾以神龍三年七月二十日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五天不與善神無福謙不其悲哉粤景雲二年三月初一日葬于崑山禮也初文學府君以擅班固漢書　勅授舒王侍讀君少傳其學老而無倦此易所謂幹父之蠱詩所謂聿修厥德者也嗣子南金等哀號弗及孝思率至卜兆是營封樹特永憂陵谷之變託詞頌休銘曰

蕭韶儀鳳觀國賓王我祚光兮東有齊土南入吳

鄉我族昌兮自君嗣業履素含章我譽藏兮內遊
藩邸外掃戎場我才揚兮為丞與令化洽三方我
人康兮天子命我我朱孔陽佐于黃兮美志未極
感圖云亡訴穹蒼兮碩德休問地久天長永無疆
兮

唐故朝散郎貝州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

公諱謙字自修其先吳郡人季歷丞相肅公之後也
漢魏以降蔚為茂族史譜詳載此得略而述焉大王
父諱希揚登州軍州事衙推王父諱彭堯州司戶參
軍先府君諱行大宣州寧國縣丞先太夫人吳郡陸

氏公即先府君冢子也公體質魁梧風神朗秀温其
珪璧凜若松筠粵在綺紈質性端敏卷舒退進逾於
老成早歲舉明經三禮二科洞達微言貫穿精義獨
行不合時流所排晚節以談笑曳裾歷諸侯上客魏
帥何公一見若平生交表公高才請宰劇郡由是褐
衣拜貝州宗城縣令公以口口之地民俗驕愎非鳴
琴可齊口展驥仍乖理張翰之扁舟企陶公之口蠲
淅右勝地雲閒故鄉豹隱鴻冥韜光晦迹其有巖廊
彥士口島逸人每披霧見天開雲覩雉莫不高山仰
止如不及焉噫人皆知麟鳳之為瑞而不知善人為

瑞也不使公執政當路於時元黿□□不泯於將來
盛德必鍾於後嗣□造物者大誤彼蒼生之不幸乎
嗚呼夢感兩楹蓄生二豎以咸通十三年歲次壬辰
六月二十有八日丁卯啓手足於蘇州華亭縣北平
鄉崧子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七先是公於第之南
隅列植松楸有公叔□□之想焉明年歲在癸巳十
一月二十四日乙卯灼黿析蓍姑遂先志窆於兹原
禮也夫人宏農楊氏貞順婉約閨門楷儀□奐撫孫
罔不適禮撰滁州全椒縣尉先公而逝女一人適明
州象山縣令張夔男六人長曰寰杭州鹽官縣尉次

曰台常州晉陵縣尉次曰占旁州館驛巡官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次曰寔鄉貢明經次曰滔次曰潛皆在嬰幼唯寔與滔□公之允咸能□□接物孝悌治身動惟直方靜必温克奉詩禮之明訓在邦家而有□是使聯榮清途列羽霄漢有後于魯斯其比與女二人長適吳郡張聿之明經出身解褐蘇州府華亭縣尉次許嫁吳興姚安之登童子學究二科再命為東宮舍人率皆禮樂名儒簪纓盛族公之中外姻表輝映當代不可一二而言也嗣子寰欲□□之不絕感陵谷之咸遷泣血號□請銘幽石恭為銘曰

愷悌君子兮如珪如璋鳳鳥不至兮麟出罹殃彼蒼不仁兮曷為其常甘泉倏竭兮風熖摧光孤悍灑血兮行路悽傷青烏告口兮寧神高岡

新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陳執古

至矣哉先儒之稱夫子也子貢則喻諸日月孟子則冠於生民通其祀則韓吏部以社稷為非嚴無其教則杜子美謂口口之不若是皆傑出意表垂範將來扶狂簡之肺肝判冥頑之耳目膚淺庸蔽又何加乎若乃誦聖籍以知歸服儒衣而不變以嚴師為己任將尊道為士先茍得其人不繫乎位華亭縣者嘉禾

郡之劇邑也當土潵水煩之地屬風頽俗雜之餘民無堅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氣淫神以邀其福侫佛以逃其禍□先王之教咸罔聞知廟貌之靈宜夫委頓自錢氏納土　宋運有開年歷寖深邑長相繼殊未思政理以五常為本五常由夫子而明必有所宗是宜崇祀率視如弁髦之潵孰能存愛樹之心介於梵剎之隅甚矣鄭門之困今　聖天子明神所勞禋享聿脩典冊攸存牲幣靡闕而況褒成教本位極真王通邑之祠不絶如綫非所以副國章之舉廢俾鄉校之知方少傅劉君是以有志於斯也劉君世編官族

代傳素風養勇久負於一鳴適道無辭於寸祿下車而
姦盜屏假印而獄訟清胥尹伏從閭里競勸當其至
止首謁聖師撿蠨蛸而入户庭履蔓草而升堂陛致
美且慹於蔽冕改為奚及於緇衣列像毁殘侍座跛
倚裴回瞻覩俛仰咨嗟不易新規曷成大壯爰求隙
地得於縣東營奥壇之基委諸雍氏度中伐之木命
以梓人民忘悅使之勞吏謹不懲之素由是重門秘
殿敞大厦以耽耽東序西廂亘文榱而翼翼後建殖
庭之宇用鋪講藝之筵旅楹既閑陋堵室之非度縮
版以載見宫牆之特高而又約奉身之資損計日之

俸儼睟容而允穆飾華衮以鮮輝入室之賢侁侁侍坐陞堂之衆濟濟負牆置孝愛之一人與配侑而兼列如在之感神備矣致誠之典禮敦焉俎豆嘗聞風雨攸除嗚呼大道既隱明王不興儒雅之儔沒沒無媿矧夫　皇猷允塞文令闡揚夫子之英煥煥宜久豈獨行於萬里長幼之序有倫如能達彼四方齊魯之風可變執古性惟樂善學媿親師　聖門難言誠甘取誚互鄉與進冀許偕行直書內疚於無文不朽幸刊於美石時天禧二年歲次戊午閏四月十有一日記

福善院新鑄鐘記

呂諤

昔黄帝命伶倫氏鑄十二器葢鐘之始也名從律之氣揚治世之音上同和於天地下協賛於神人暨西域聖人化寖中國海貯真教星羅梵宮方袍之士佛肆之間亦建鐘焉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或謂振豐隆之響鼓鏗鍧之聲警六和之衆息三塗之苦天下之人信服斯語悉務蠲施曾無間然矣福善院屬秀州華亭縣之西北隅内勳浦之陽偽吳貞明六年之所建也舊曰尊勝院　皇宋大中祥符元年肇錫新額斯院也臺殿輪奐廊廡完備象設孔嚴緇徒櫛

比惟鐘闕如院主沙門遇來大師幼脫塵網素演竺
書內行醇明外貌芳潤忽一日喟然嘆曰凡燕居蘭
若式遠鄂郭荀無鐘梵之音曷為我晨昏之號令耶
遂命門弟子紹諲與耆宿僧德成歷冒風霜徧誘檀
信隴西董仁厚欣然樂善首施淨財三十萬緡是近
者遠者靡不悅隨天禧四年冬十月諲乃抵郡薦狀
乞聞　天庭尋　詔下許輸錢易銅以鑄斯器明年
值洪水方割下民昏墊亟就茲緣時不我與洎天聖
二年歲之豐和俗稍蘇息諲復率衆聚財載間郡政
乃命青龍鎮巡檢侍禁太原王公繼贇莅而鑄之公

芳猷蘭秘峻節霜明幹局有聞從事無曠十二月巳
巳鳬氏設良冶而鍛鍊焉境邑士女觀者如堵銅既
山積火亦煙熾洪鑪啓而祝融奮怒巨橐扇而飛廉
借力凝煎沸渭翕赫霄壤俄而煙飛燄歇豁然中度
華鐘告成厥功斯就揭珍臺而彌奐發鯨杵而大鳴
激越人天聲聞遐邇不柞不鬱不槬不窕匪獨導我
之真侶抑亦聰彼之羣聾縱使漢宮千石感崩山而
發秀豐岫萬鈞應嚴霜而振響豈得同日而語予謬
丁制滁陽退居江左承命叙事牢讓弗遑謹直書其
實云耳時　皇宋天聖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重開顧會浦記

禾興都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中析吳郡東境而置焉負海控江土為上腴其魚鹽之饒版圖之盛視他邑之不若也國朝重馭民之官宰是者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未始輕授慶歷辛巳歲夏六月彭城錢君以九棘丞來更縣章君舟調百里□□□□凡積政間有因仍未遑者□思諗窮之顯乎政為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艎去來實為衝要平疇芳甸傍羅迤邐灌溉之厚民斯賴焉自蘇山之陽

地形中阜積淤不決漸與岸等每信潮吐納財及半
道而止者垂二十年康定建元之後徭澤仍歳浦無
流津榜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濬浦使民之
志首建口口明年春由青龍睨江瀾所來圖上其狀
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錢侯偃藩之初銳於振舉
周覽風俗憫時菑亾期於順成刻意溝瀆樂聞斯議
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
夫三千五百五人口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既授
成算乃克濟美庀徒之始患穀高民飢又重費官廩
募邑之大姓洎瀕浦豪居力能捐金錢助庸者意其

豐約疏之於牘誘言孔甘喜輸叢來凡得錢一百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斂之口口是揆日戒告標明部分定幟臚呼荷鍤雲集澤門廢不勉之扶東山賦忘勞之詩興三月辛酉訖四月己丑始於邑郭終於江滋增深四尺縣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畚土平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堤壅其上流今則仍貫按圖經縣管塘浦大而居其最者五顧會是其一焉次曰盤龍曰嵩塘曰趙屯曰大盈而嵩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環漬民壤錢君又諭墾田者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至會疏導之

其或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敗去防庸縱其瀍漫自浦而泄滙於大川若驕陽盛怒蘊隆為虐則潴渟潮波分注壇甽由浦而入潤溉千頃夫然則陰陽慘舒之權歲時豐穰之候可移於人手何水旱之足慮哉爾其大堤屹起素波盛滿煙霞澄滅乎萬狀翕瀟淪朝夕而雨至行商力穡者各適其便拏音壤歌而歡勝其閒於是邑氓之耋老鼓舞聚而言曰茲浦之堙為吾儕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害而啚於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宰以和惠浸人髓以鐵石去民瘼興壞起廢易於轉圜是舉也靡殘乎私

罔耗於公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制孰愈於是哉噫穀浦之爵風化所繫昔人之以最課異績美在口口惇史者不可勝紀今之為縣者雖有通人之才籍於施用而易於韜晦率不過循蹈常轍飭身養望為榮名之漸坐守歲華幸而代去其於建利除害幾何哉觀是浦也則錢君政治之淑慝從可知矣僝工之辰命家僚浮舟以落之覘職當載筆宜識其事聊謹歲月以俟來者云慶歷二年歲在壬午四月二十九日記

濟民倉記　　李璋

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忘其勞猶以大為小者其並見於秀州華亭之縣倉乎治平三年五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言曰我邑歲輸公租一十萬有奇入於州戶苦之近俾就藏僧寺客亭人憂之借糧貸種數加多無定計夙夜警邏皂勤之素無倉也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成之初築蔬圃刬湖地為敖十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請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也翁云自祖父來脫五代湯火沐浴膏澤拭目觀太平踰百年為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幸翁頃嘗病河之冰船阻而寖矣官督急胥是捽而

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完身完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如何不曰濟之予翁且不知知縣誰何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月敢議倉請於州州請於外臺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者源源不可遏於是遠致海木又不半稔而倉立翁在田中與鄉人聞則不信亟闖之赫哉偉予其可信之也廹而察仰而觀非人力神而化之也翁怪如是乃詢於衆衆謂我家既力有餘也令不吾擾愷悌之恩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與倉費大共助之小也令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愈小也言之愈重愈

輕也息酣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蔬圃不利於人而害人者也昔謗有之曰責亭葺而游席不理而休責圃滋而育蔬不供而朴今變害為利反謗為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廨亦有圃亭席高廣圃茹蕃廡翁又曰古聖賢興利在民者以為稱職恥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己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今知縣其如何人也然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落之曰吾不圖為倉而至於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翁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委積禾黍也宜矣奈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莫若微而有

德微猶然況大者乎翁亦曰頌可傳莫若刻之於石千萬斯年子盍紀之乎為記之蘇士李璋也為書之鹽監殿丞徐大方也為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實佐佑于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晉材字器之淄人也

思堂記　蘇軾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于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

所思言發於心而銜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儒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空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

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

記思堂不以謬予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

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

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

日眉山蘇軾記

思堂記　章望之

吾族弟質夫官華亭縣之初治其官寺為思堂以居

予為述而記之曰君子慮於正小人慮於邪惟邪動

罔不凶惟正動罔不吉是宜戒哉戒之哉有攸為也

君子之于是不勤則不成不思則不得故夜而思之旦而反復之盡日以行積日以為月積月以為年積年以為世為善而無厭然後大善立矣是以君子行務五德四失曰夫何謂五德道貴有仁貌貴有禮言貴有信心貴有義業貴有學也道貴有仁所以成身也貌貴有禮所以交人也言貴有信所以誠物也心貴有義所以制事也業貴有學所以通理也所謂四失非也過也怨也忿也非無容一過無容再怨無容長忿無容口善在我思必有不善在我思必無思之於口口口以少已也古之人有立常由此令口口口

□□□□□□□□□□□名進士入官而予於世法所宜尊而畏之視處必志於有為乃斥其所趨而為之說

超果天台教院記　陳舜俞

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為法以念佛為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陞階納陛同踐堂奥或順風乘航橫絶苦海真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冥樂域卯陵坑坎悉見嚴淨衆鳥行樹

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
諸方向風緣應如響則夫來四衆之珍聚肆六時之
白業棟宇具而神人安鐘梵作而齋戒修又可闕乎
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者廼鶴唳之奥園實龍象之
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隙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
師徒日演廣厦斯作講誦未聞人莫知嚮往師惟湛
台嶺之宗實為菑畬言厭遊方聿來胥宇既以知見
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於里俗於是檀供旁午
規模備具復即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
尺歸然無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邦人吳延宥善施

樂義乃為之捐金以極塗飾然後居者有以系瞻誦之慈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雄觀畢空門能事矣嗟乎誰為布施為住於相衆生不愛頂踵慳貪無厭暗覆真覺集為苦本流轉生滅莫知收止故夫信捨作則執着亡執着亡則空寂見空寂見則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今夫金山之聚不輟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苟無聞見則無我佛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厭諸相而求解脫未足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體斯道見囑隨喜云時熙寧五年正月辛巳

記

海惠院經藏記

陳舜俞

秀州檇李之興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煙之富海惠院於其間為蘭若之勝先是賜紫僧奉英智力膚敏傑為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行義施號為長者為之募財僝工作轉輪而藏之其屋若于楹載礱載琢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舜俞叙其義而賛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衡岷西有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

以限方域也然而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往馮者蹶而傷下者踣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為之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嵯峨決而蹊通崒屼碎而塵飛視千仞以為夷化顛踣以為安其車之為利蓋遠矣口無明之山慳貪之阻嗔恚之岡癡暗之崔嵬詐妄之叢棘深林淫亂之坑谷谿澗而衆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教之以法為車以布施為輈以禪定為軫以忍辱為轂以持戒為轄以勇猛精進為輻以般若為輪度脱諸險不墮生死始于自載終于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為無意也況夫我

為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心轉輪駛心止輪枙舉真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念斯足須彌納於芥子滄海入於毛端真體道之樞機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為無窮之利乎若夫山澗同平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乎無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然殊途同歸何遠之有

布金院經藏記　　陳舜俞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有上人曰清已者其行淳白善護其法所謂慈惠精進者歲既久閭里莫不嚮焉邑

人顏氏子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營大屋為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于是人無遠近爭投以財越三年而告成函以文木襲以綈錦載以華輪瞰以藻閣繚以朱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厦周以廣廡方琢圓磨明怪幽巧塗金間碧嚴飾雜繪總用錢千萬前後施者略數百人煥乎盛哉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談也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迹無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無前後萬物見義莫妙乎輪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佛之所乘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

乎空虛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嗔亂罪害上驅乎天中馳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為法在衆生為苦有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蓋即其所乘而指其所嚮故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謂輪者可以摧止諸苦令法流轉而幾於佛矣輪之成也上人以予善解其義其文足以申贊嘆見屬者不遠千里云某年某

月記

華亭縣學記　劉發

元祐五年夏四月辛丑左宣德郎知秀州華亭縣事劉侯初視事越三日癸卯謁　先聖廟顧新學有左廡而闕右廡食無庖爨居無什伯之器垣墉不立犬彘得以游處而無虞劉侯惻然環視彷徨歸則發政以惠民徐以善言風諭邑内邑内欣善莫不犇走以承命於是學始繕完又風諭得衛氏買國子監書以資諸生乃屬其佐劉發為之記且曰新學之建吾無與也必為記不忘前人之功力爾已而發解官劉侯

又以書見速且曰學始謀於陳侯卒建於陶侯無以吾厠於二人之間劉侯之意固忠厚矣而事在衆人之耳目非可誣也輙廣記而備言之華亭大縣也旁小縣皆有學獨華亭無之蓋浙西善事佛而華亭尤甚民有羨餘率盡以施浮屠故其他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先聖廟故在縣治側湫隘卑陋旁不可以為齋館自吳侯及為宰已嘗有意遷易之而勸導率不就後三十年而陳侯謐復議建學是時邑人衛公佐率先願獻縣之東南地且求獨建先聖殿歸即築土治木預為戶牖如漆飾以須期會期會未定陳侯以

事去議又罷久之浮屠氏從公佐乞所治材為佛宇公佐曰此材可使之朽腐必欲移用則不可相繼陶侯鎔為政而公佐死浮屠氏又從其子弟求其材為公佐祈福其子弟則今買書者也固執如公佐之意于是邑子朱賡朱伯夔周楊許洙以之干陶侯陶侯使之白州郡監司曰州郡監司見從吾無不從者四人者乃率衆士人詣郡太守又詣轉運使皆得請遂擇日鳩工而四人實董其役邑人素願盡力者固已各實其言矣而他無助成其事者故積久卒成於劉侯葢若有待焉夫致治不可不先學校雖庸人孺子

皆知之學士大夫方困布衣必以是說應有司之求及其入官則背之果何以哉蓋上之所程督者常在獄訟簿書而考績不及於教化故也以文盛之時建學校於多士之地或有其意而不能遂其議或遂其議而不能致其事或致其事而不能成其功故發詳記其實以為上下之勸使後之觀者知成功如此其難無至於廢而不治云

隆平寺經藏記　　陳林

青龍鎮瞰松江上據滬瀆之口島夷閩粵交廣之途所自出風檣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

所會其事佛尤盛方其行者蹈風濤萬里之虞怵生死一時之命居者歲時祈禳吉凶薦衛非佛無以自恃也故其重楹複殿觀雉相望鼓鐘梵唄聲不絕頃寺之隸鎮者三獨隆平藏經未備治平四年邑人陳守通乃始出泉購書而棲經無所沙門道常即法堂舊構合衆力植巨軸貫兩輪納匭五百於雙林善慧之制藏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始熙寧五年之季秋成六年之孟春而髹漆繪事所以為莊嚴者垂十年工不克就元豐四年曹侯永逸王侯景琮之來也憫其垂成僅廢因籍藏之所入發其端更其徒行清主

之末幾城邑區聚由廬遠而下凡十人不謀而赴隨
力之厚薄有以相其事規模法象即其書皆相合高
下度數按其體皆可考袤二丈有二其崇加三上為
諸天宮者八下為鐵圍山者二承以藻閣覆以重檐
八觚竿牮方匭鱗比雲蓋雨華繽紛蒙蔽法從導衛
循繞環匝翼以天神挾以力士欄栱欒楯榱牖扶柱
皆雕鏤刻琢塗金錯采材致其良工盡其巧靡麗侈
富言不能既而見者知焉經之費凡三百萬材之費
者十之二工之費者十之三髹漆之費者十之四塗
繪之費者十之五越明年元朔合黑白二衆落成之

左旋右轉聲敲鐃鼓觀者為之目眩聞者為之耳徹于是人知方等一乘圓宗十地之為可依也始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曲徇根器巧說譬喻最後乃云四十九年未嘗以一字與人而秘密法藏獨付於靈山拈華之時則知無說無示者是真說法無聞無得者是真聽法所立文字假名權實是以尊者迦葉之集四篋大智文殊之結八藏近傳五竺遠被八荒其感應顯異則有若士衡投火而不焦賊徒盜葉而不舉其功德博大則有若聞一偈而入佛初地持一經而生天七返蓋經典所在則為有佛書之虛空

天蓋上衕況嚴持奉事如此之至哉嗚呼竭大海水盡妙高山雖筆墨有窮而不能及佛一句少分之義以余之淺陋何以語此而行清數來請文所願賛其成也于是乎書元豐五年春正月馮翊陳林記襄陽米芾治事青龍肓老相過出此文愛而書之

重開顧會浦記　　楊炬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潦集川溢畎澮皆盈而浙右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為害滋甚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為巨浸部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于是監州曹

公以身任責慨然興嘆曰吾嘗廵行屬邑講問民瘼亦既有得於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為縣連亘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蔽野必盡力於積水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渠分導瀦水而納之海乃歷覽川源攷視高下訪於父老謀之邑僚得顧會港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按上流得故閘基僅成敗木是為旱潦潮水蓄洩之限復得慶歷二年修河記於縣圃而知茲河廢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察其患利之實有

在於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河久不濬而淪塞淤澱行為平陸遂以狀請於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簿尉公偃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於北門分為十部因形勢上下為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於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挾堤因舊基為閘而新之復於河之東闢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渟浸不旬浹水落土墳由是自薛山東西民田數千頃皆為魚鼈之

藏皆出為膏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為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地凡見於前記者茲不暇録訖工之辰憲臺以常平官復視公與邑僚泛舟從游還謂炬當書其實以刻於碑之陰毋事於誇也炬安敢不勉遂識其歳月及其功利而不復為之文紹興十五年歳次乙丑三月望日記

華亭縣浚河置閘碑　許克昌

皇帝克肖天德剛健精粹高明悠久夙夜於治道日月以照之雷風以動之小大之臣廼震廼肅丕應徯志犇走率職智不敢閟謀勇不敢愛力成順致利罔

不從欲以能大宅天命昭彰　光堯之盛烈

羣生雍雍焉惟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畎澮數千脉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大湖而注於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填閼雨小過差則泛濫瀰漫決齧堤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飢　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廩賦粟以活餓者迺博謀於廷曰維雨暘之不時予敢不懋於德然使水旱之不能災者寧無人謀或曰巨家嗜利因歲旱乾攘水所居以為田則雖以鄰為壑而不恤既瀦水之地益狹則不得不溢盍盡畝所占而

鑿之以還水故宅庶民病其少瘳乎上曰是誠有之
然不可悉鑿也寧疏水下流而導之會有言蘇秀勢
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
四湖所瀦水宜為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
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令丞行視其宜姜侯開明強
濟誠愛果達有仲山甫匪懈之節既受旨即馳布德
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衡
要盡得其便利以聞曰東南瀕海之地視諸港反高
雖有神禹不能導水使上也盡開諸堰適能挽潮為
害閘河以瀦水可矣將以決洩而下流猶壅則無益

也令宜浚通波大港以為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傍
增畀為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啓閉則
西北積水順流以達於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
稱善即亟以常平之餘贍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
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一木一石一
夫一工皆窮校研覈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既具以授
之縣令侍其銓侍其亦健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
柅姦說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手自賦給不
可廋匿檢程視作弗容茍簡乃浚河自薛山達青龍
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

高岸護青塹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腴為閘於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甃巨石兩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常有六尺凡浚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槩七倍於浚河靡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於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而畢蓋斂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于是耕夫野人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倚鋤而待澤十日而雨吾捧土以增坊今四州之民自是知耕

斂而已雨暘惟天可也此吾君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尾抃蹈而歌嗚嗚言語下俚不可聽也盍為我文之克昌竊迹前事鄭白之渠成而關中沃野無凶年其民歌之班固志焉於今盈耳目也今　天子仁聖勤儉宮中無一椽之營獨念稼穡之艱難遇歲而懼食不甘味寐不奠枕務以興天下之利而忠恪之臣畢智慮展四體迄此成功乃野人之歌不足以被莞絃垂汗青倘大史氏又以為主上盛德大業固已不可勝載茲特一方之細故略而不悉則是使四州之大利曾不得齒於關中之二渠垂

光萬世此承學之罪也乃為歌五章以遺斯民使扣角綮壤以極其鼓舞懽愉之情用發揚聖德亦使知自今農為可樂而招之反本云若夫念圖功之孔艱嗣美績於無窮加治於未壞時浚而勿壅尚屬諸來者其詞曰

水橫流兮無津涯浩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寧兮謀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滔滔兮迤而下不不寋芟兮但耕稼君王智兮如神禹川后禹師兮莫余敢侮且決且溉兮介我稷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曾不足以餬其口盍歸來兮君王錫汝

以萬金之畝　帝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
我　君兮歲後天施我我孫子兮彌豐年乾道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縣齋詩序　朱之純

彭城劉侯元祐庚午來宰雲間下車一日先修庠序次立教誡下至簿書期會各有條理令來十旬一境告治訟庭清明幾致刑措于是即縣齋之東新其一堂一亭一閣堂曰弦歌亭曰三山閣曰艮閣與士之賢者講論歌咏於其中恭將有志乎美風俗也然予嘗思之自浙右為邑未有繁劇過此者其境東南濵

海西北負江帶湖方二百餘里其戶口除浮寄浪居而占於籍者亦不下數十萬比嘉祐初太常丞吳公所治往往三倍其數故生齒日衆情偽滋多而獄訟少有衰息厥後欲鎮以寬者失之慢矯以猛者傷於刻間有慨然將勤以濟之者雖戴星出入日昃不食力愈勞神愈耗而姦宄鬬狠終不能勝是何耶豈其操術本末之倒置與將意其難治而作聰明之過與抑亦不能平易而以百姓之心為心與不然何四十年間民用不靜而劉侯之來未幾而風移俗易之疾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弟之道凡為政者

莫不念此然行之而民不心服者以其作於人為而好惡之私勝之耳使夫豈弟發於天資平心如鑑之應形接物如鐘之待扣雖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無形金石之無情猶且應之況利其仁而樂其義者乎此固為民父母之道也得所以為民父母之道則其子從之之疾又何怪焉宜其遊心三山鳴琴一堂登高而賦之使人知仁義禮樂之意也予圃隱河西比有客見過因問邑之治否誦公豈弟出於自然且曰方周盛時齊人五月報政文公猶驚其速況處今之世教化未明而劉君治江海僻陋之地曾未十旬了

無可治則是古道復行豈不賢哉噫以客之所言證子之所聞則君坐斯堂宴斯亭登斯閣也宜乎無愧於古人矣客退因序其所聞而為之詩

洋洋百里起謳吟惠化薰陶谷水陰明月詩函三島秀清風曲奏一堂深武城浪説言游道單父休誇子賤音政敏誰知過齊國想君真得古人心

右弦歌堂

俗易風移古道還縣齋疊石作三山因憐席上紅塵少贏得壺中白日閑想見六鰲擎水下記曰三山在水下坐看雙鶴落雲間華亭每中秋有仙鶴下何須更叩黃金

闕只此幽亭是玉闕

右三山亭

畫閣巍然冠翠巒更占艮地特巑岏曉牕高揖東風暖夜幕低垂北斗寒突兀狀鷲青蜃吐徘徊勢若老龍蟠嗟予勁節非徐子那得陳侯一榻看

右艮閣

思吳堂詩序　朱之純

思吳堂嘉祐中太常丞吳公幾道所作也初曰環碧亭公有惠政四十餘年民誦不絕令彭城劉侯來宰雲間採民所譽因至其亭見其頹毀蕪沒乃喟然嘆

曰昔人思召公愛及其棠戒之曰勿翦勿伐況此亭中冠一湖吳公歲時與民所共樂者最爲勝概當秋分之月夜湧出金波遇春暮之花時變爲錦水若乃火雲煇空揖清風而愠解凍雲凝地覩白雪以神清有此佳麗荒而不修良可惜也于是增大基址飛出軒宇環以虹梁徘徊烟波之中浩浩乎誠可樂者乃闢其亭爲堂易其舊名曰思吳所以從民望也吳公之來予生方七歲其教條治目更歷異政不得其詳然猶能髣髴記其去時父老悲啼攀轅不與前進以至空一邑隨之及予壯歲疑其得民如此乃問鄉人

長者因語其施設大略蓋有惻怛之誠感動冥默者二三事焉如浙右旱蝗蘇秀為甚公方下車克自痛責遂禱橫山之神即致甘雨蟲亦避境不食其稼至秋大稔乃出教條命民預修水利以待淫潦或停或注達於江海已而大水暴至阡陌堅牢溝洫既浚復稔如初比及三年風俗歸厚天無札瘥地無旱潦家給人足歌誦滿路噫此古之所謂遺愛者宜乎去之久而思之深也今劉侯為政豈弟又且孜孜尋訪吳之治迹欲舉而必行之惟恐後時則名斯堂也豈非從民之望抑亦見其樂取人以為善也然人有疑其

名者告予曰詩人思古皆傷今之不然也以劉侯之
仁民胥樂之又何吳思之有予應之曰人固有遭其
虐政而思昔人之賢以哀今之不見者又有遇其善
政而思昔人之賢以幸今之復見者則思古之説豈
一端哉當其男以田功之畢女以織事之休内無飢
寒之戚外無賦役之勞思以斗酒共相娱樂今於此
時為之命僚佐臨清流設玉斝金皷喧闐於波間管
絃嘈囋於堂下歌者舞者形和聲和以觀遊人士女
或三或五溶溶洩洩如鷗鳥之浮川儵魚之戲藻是
人之樂也皆相慶曰吳之復來矣若夫政不出此則

人之不樂生令此時精耗簿書之冗力疲獄訟之煩
事既無窮應亦不暇又何能俯清冷之淵笑談終日
與之偕樂耶設有勉強為之雖撞鐘擊鼓人聞其聲
將蹙額而相告曰欲見吳之莫得也然則此堂之作
一遊一豫足以為政之勸沮而劉侯之慮有出於此
其深得思吳之樂與荀卿曰欲觀千歲今日是也以
劉侯之賢其樂顯前人之善如此則異時此堂復修
予將期後民之所思有甚於今日矣堂成劉侯就予
索詩於是序其所聞而賦之詩云

盖堂重構一湖中更述民思渤海公自昔三年留

惠政至今百里誦淸風波閙陡覺懽聲別陌上新傳樂事同從此邦人轉懷德悠悠谷水幾時窮

書朱象先畫後　蘇軾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能售曰文以達吾志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予以為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能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

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令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以何道使之遇其解衣槃礴雖余亦得攫攘於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寒穴泉銘 并序

毛澤民

歐陽文忠公為大明水記云山水上江水次之井水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然余客東都時日從定力院取井水煎茶此井不知有山泉而味乃與惠山等至衡其輕重則定力之水輕是此井寧肯出山

水下哉至載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李李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惠山泉蓋居第二文忠公以為不然雖余亦不以為然也蓋水之在天下者人安能盡知之顧可使不知之水又盡居七等二十水之下乎水之良不過甘也一甘而第為二十差為七等又遂以為天下無水而高之是當欺吾秀州華亭縣有寒穴泉邑人知之者鮮縣令姚君汲以遺余余始知之間此邦人則多不知也取嘗甚甘取惠山泉並嘗至三四反覆嘗略不覺有異是就余所知則惠山寒穴相望裁二百餘里間蓋有兩第二泉矣嗟乎

論水者談何容易景祐中相國舒王有和華亭縣令
唐詢彥猷寒穴泉詩云神泉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
山渟千秋不出鳴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
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酲此泉雖所寄荒寒宜因相國
詩聞於時然亦復未聞也余恨前人之論水者既不
及知之余欲以告今之善論水者為作銘云
泉之顯晦　豈亦有數　生此寒穴　與世不遇
美不見録　為汲者惜　泉獨知冽　不計不食
新作華亭縣門箴　沈遼
政之善出於是不善亦出於是斯民何知維令所置

勿謂可欺固亦易制師言不私是乃可畏朝而闢焉小大必治逮昏而闔以休吾吏治得其平謂我愷弟有或不然乃門之媿□□□□歲久摧圮會廣西闕遂因其材而遷□熙寧十年九月一日錢塘沈遼攝令記

祭滬瀆龍王文　葉清臣

維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癸巳朔五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句管茶鹽礬稅朝散大夫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葉清臣謹遣供奉官商量灣巡檢劉迪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滬瀆大王之神清臣叨被
朝恩出持使斧觀采風俗詢究利病上分　天子之
寄下救斯民之瘼職思其守靡敢怠遑眷惟全吳舊
多積水加以夏秋霖潦田疇汚沒浩浩罔濟人無聊
生聞諸鄉老之言患在盤龍之滙但陵谷遷變枉直
倍差水道迴遏湖波壅滯自乾興以來屢經疏決未
得其要不免為沴蘇秀之人皆云神故有廟在江涘
錢氏有土祀典惟夤霜星貿移棟宇崩壞官失檢校
民無尊奉自時厥後歲亦多水且謂神不血食降災
下民清臣躬行按視徇人所欲乘乎農隙釃此江流

神果有靈主斯蓄洩敢告無風雪無瘥癘舉畝而土潰決渠而水降改昔沮澤化為壤田即當嚴督郡縣修復祠貌春秋致饗蘋藻如故若瘝吾役夫不能弭患則我躬不閱遑恤於神惟神聰明昭鑒無忽尚饗

雲間志卷下終

續入

琴堂

在縣治思齊堂之後用葉仲英之名改翰林學士樓鑰書開禧三年冬令汪立中立

雲閣　樓鑰書

在縣西五里開禧三年冬汪立中建

記縣學序拜儀　胡林卿

雲間士藪澤壁流道德之化近於禮宜習頗有因陋未遑草者歲元日相與會拜浮屠之宮雖至不可得而序期而不至者多有開禧二年汪侯來涖茲邑纔

絜月政成博洛風土之舊戓以是告侯慨然曰齒尚於鄉倫明於學古也吾家於鄞里人講是禮於州校雖異爵者率序以齒傚而行可乎於是陽復之翼日薦紳冠帶總集黌宇序立

大成殿下潔豆籩釋菜俾士之高年者主祀事禮竟循廡而陛布席進德堂相鄉而拜少長從其次子弟則列父兄後魚貫鴈行誾誾雍雍侯與僚佐盛服觀禮嗣歲之二日亦如之邑子諸生退而合謀曰是其可不書口尊師蒧儀敬也示化繖俗仁也貴老順長義也一舉而三善具侯誠知治本與廼命林卿志歲

月詔來者林卿昨典番學聞范文正公出守時政用名教厚俗為先州人慕嚮久之不變後進於長者修慶朔之拜惟謹彭公器資之言實然侯令小試一邑心惟范公是師諸父兄弟盍世守之以毋忘鄒魯是邦之意侯名立中故數學尚書適齋先生之子嘗舉外臺進士官今通朝籍假五品服云

南四鄉記

開禧三年鑰方挂衣冠又苦跋盭之疾卧家待盡孟秋月永郡以邸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華亭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為之矍然而起誦之數

過仰歎曰
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
細微徑以徹　聞不旋踵而　報可古所謂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非此之謂耶於是時仲舅汪文昌之
子立中為宰恐其有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
於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為一邑無窮之利立
中與同僚亦與有大幸於斯焉士民方相與為葉公
立生祠於縣庠因請為記且敘其事始及積獘之實
大略邑中歲造煮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
宰醞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

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
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困官
曹無以塞責動輙科罰重征倍稅日甚一日參政錢
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於
孝宗皇帝宣諭漕臣韓彥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
堰壞海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砂四鄉蕩為巨壑
漫及蘇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
朝廷不憚重費大興修築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
未清租稅全失至是歲久農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
猶未忍盡復舊貫量估米直使之樂輸會計四鄉夏

稅折帛為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斛斛三緡合為九萬於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歲月解之數以補酒額分肆發納尚有贈額三萬貫有奇皆不可催足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為始四鄉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敷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闔境為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副端舊寓茲邑深知底蘊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解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絹銍艾未施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

遇有災傷如今歲既旱而蝗他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征催益急別置牌引名色至不可縷數欲下漕司及本府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之稅徑解所隸不許邑官干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並從條限給鈔無得稽遲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寬錢又無欠邑亦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焉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為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際會且蒙附察其來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其將來可謂曲當矣官寮

吏民交口相賀郡太守程公卓喜斯邑之少寬戒飭
上下奉行惟謹立中深恐後人不知其詳願書而登
之石葉公名時字秀發嘗由甲科入四明幕府其孜
孜民事有年矣嗚呼求民之瘼推此心而廣之下轉
上聞以時罷行皆能如此斯民其有瘳乎故不以老
退為解而直書之下元日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
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樓鑰記并書
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修玉牒官兼
侍讀衛涇篆額
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

監借緋汪立中立石

華亭縣建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歷後郡縣皆有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加繕治然既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瑾始至振乏逮鰥東奸摘隱一年而樽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爲平糴倉又一年度地鳩材遷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廡而館鄉賢於夾又東鑿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款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爲垣以宮之翼翼沈沈邃嚴靖深伻來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

壞議科舉者未有不歎詞章之靡經生學士尚論比閭之法庠序之教則悼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封井牧去籍二千年矣是未可以驟復也雖然治古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爲教非強其所無也亦惟即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即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深省逮已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二十五

家之子弟於閭門之左右而父師少師肴爲之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間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道無聞而非正言志一心臧不見異物而遷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朝夕無閭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屬死徙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賙而爲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會之衡矶矶晨夜救過不贍於是奸胥亂民緣絕爲欺吏以官爲市民與吏爲雠違其常心以陷於辟是雖曰世降俗敝已非一日獨不思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不古若哉而況吳中族姓人物之

盛自東漢以來有聞於時逮晉魏而後彬彬輩出左太冲所謂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郡而居華亭者爲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野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材以給時須自陸士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日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輿則巍然三代人物也涵養作成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闢邪說如寧我負

人反經合道凡後世世喪邦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不
亦閒世之大儒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爲不易治令
不具官胥横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擬往
往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曰凡釋奠者必
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
宣公自可謂人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
興之則非守令事耶唐人詩稱敬輿爲縣人而志不
書其何以爲刑善化俗之助楊君建學之初揭堂曰
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要旨與諸生發明爲己之
學冠佩林立聽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

誠感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楊君之爲又歎敬輿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故爲表而出之其自令父詔師傅斯游斯息玩聖賢之所學爲何事毋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輿者不數數遇也端平三年九月壬戌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實封三百户魏了翁記

朝議大夫吏部尚書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録院同脩撰兼侍讀趙彥㦛書朝散郎起居舍人方大琮篆蓋

增脩華亭縣學記

古者王畿方地千里六鄉之内無非教者其法自家有塾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塾塾必有道德而嘗仕者爲之師由家而黨由黨而術無一人之不學無一所之不師所以比屋可封而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良有以也施君退翁家山陰而仕華亭其在扶馮猶六鄉也則上而達道德壹志慮下而考其德行道藝之可任者非夫人之責而誰與國朝建都吳會逾百年矣而華亭之爲縣公卿將相由此而出大家巨室於此處焉不減王畿之盛而求其人物挺然自立得先民之格言若尹吉甫之咏歌於詩劉康公之談道於

春秋鮮有聞者由夫小學之教不行於童授之時大學之道不立於成人之後故也夫是以士之所習者無非聲病綴緝之文否則記誦口耳之學上之所以誘之者爲利祿科擧之事否則溺於異端曲學之非而學之所以教者末矣聖天子發明孔顏曾孟之旨本原周程張朱之傳自首善之官而達乎三輔本末備具而況於施君之得於山陰有朱氏之教則其擧而措之華亭者豈直一陸敬輿之不負所學而已哉縣故有學卑隘不稱端平間楊金部瑾因其地而闢之魏鶴山爲之記無非天典民彝之舊然猶以地迫

而陋不及增廣以待後人徑術未端非行天下之大道齋廬相背非立天下之正位規撫粗攺棟宇未周是天下之廣居不得而居之也施君治化脩明民安其政既庶而教不能不以鄭校魯宮爲疑君曰吾之職也因米廩餘積而裁度補助之周墉五十丈左右前後四面而立芟雜其蓁蕪增益其沮洳昔行其右今左爲涂具上重建狀元坊内立講堂後爲之軒兩廡對峙四齋並立後建小學三楹工役材植悉依市直七月告成毫髮無侵於民朋來友習相觀而善教養之道於是乎備士躍然而請願記本末以詔方來

君移書謂遂曰子之宰山陰而攝教事也嘗得周旋其間請必有獲遂退居金壇地之相距者三舍亦聞政成事舉辭不獲命則曰華亭非衣冠之都會乎新其學而大之也固宜今敞其軒楹闢其廬舍使小學有養大學有教其於王政無先焉抑聞之古之小學必常視無誑必請肄簡諒有灑掃應對進退之儀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九章之文無以尊教幼無以少陵長淫詞廢典無惑民聽其於幼儀内則得矣非孝於事親之道乎及其進乎大學則必謹獨於不睹不聞必止善於致知誠意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

友之教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無以貴軋賤無以衆暴寡尊君親上無有二心其於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得矣非忠於事君之義乎夫學莫先於忠孝而忠孝者百行之冠冕萬善之喉衿也果能此道矣敬足以直内誠足以賛化育而參天地豈特大小學之利而已哉將見推而達之四方非獨華亭一邑而已施君以縣最聞於朝吾黨與有榮焉盍書之堅珉以爲教者學者之規是以爲記淳祐六年端午日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食邑九百户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并書端明殿學士宣奉

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高定子篆蓋通直郎特差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措視銅錢下海出界專一點檢圍田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借緋施退翁立石

雲間志續終

